珍本
Rare bks

PL 2470 Z6L8 1664

Lu, Tsu-ch'ien
Shan hsiao ko ch'ung ting Tung-lai po i

East Asia

東萊博議 卷一二

彙選名評

西吳孫執升論定

山曉閣重訂
東萊博議

金閶天祿閣原板

PL
2470
Z6L8
1664

LIBRARY
JUL 28 1972
UNIVERSITY OF TORONTO

重訂東萊博議序

孫琮執升撰

左氏博議東萊先生持世
之書也余幼喜讀之丹鉛
塗鴉楮帙漶漫同人且惜

其無善本而流傳未廣今既付剞劂爲此書重開生面而於是乎竊有感焉文者行乎百世者也不能不因乎一時也古之人著書

者將以明道訓俗正人心爲已任上追千古下垂百世其用心可謂勤矣千百年間治亂遞乘顯晦不一而一段深心隱意自烱〻

於殘編蠹簡之中益若有
所俟焉以彰則豈非文章
與治道相關乎先生〻於
百家之後而特借左氏傳
介夢寐於數千年以前求

當乎聖人筆削之意夫左
氏親見聖人後人乃譏其
失於誣且謂釋經則不如
公穀若先生於遥遥數代
之後一出一入貫通冥冥

之中陳言宿說披剝無餘
興義微言往〻獨出誠足
以證明往聖昭迪來茲左
氏爲尼山功臣東萊又爲
左氏功臣洵乎爲百世作

不爲一時作也先生之前輩爲康侯胡氏所著春秋傳爲制義津梁而家誦戶說三百年不衰未免循於訓詁義例若乃漢晉以來

拘牽迂曲紛〻聚訟說經
而經亾又不足言矣今
聖主右文黜浮詞而崇實學
操觚家倘經學未明敷辭
無根經世何術兹編具在

古學卽今學也至其淵源
深厚筆力雄健有體有要
誠文家鴛鴦譜明〻金針
渡人先生自序謂課試而
作猶爲寓言其憂世若心

尊君討亂闢邪說正人心爲已任凜〻不可犯矣余不揣再加考訂集百腋之精附續貂之識不足羽翼先哲聊以呫嗶自課而獨

念遭遇
盛世則斯編之幸也文章
顯晦豈不以時乎哉
旹
康熙三年清和望後書於山

曉閣中

東萊博議自序

左氏博議者爲諸生課試之作也始予屏處東陽之武川仰林俯埜出戶而望因盡無來人居半歲里中稍稍披蓬藋從予遊談餘語隙波及課試之文予思有以佐其筆端乃取左氏書理亂得失之蹟疏其說於下旬儲月積浸就編帙諸生歲時沐浴必抄寘楮中觧其歸裝無虛者並舍淵黨復從而廣之曼衍四出漫不可收客或咎予之易其言予徐應之曰子亦聞鄉鄰之求醫者乎深痼隱疾人所羞道而諱稱者揭之大塗惟恐行者不聞聞者不播彼豈醜然忘恥哉德欲蓄而病欲彰也予離群而索居有年矣過而

莫予輔也䟒而莫予援也心術之差見聞之誤而莫予正也幸因是書而胸中所存所操所識所習毫絲髮謬隨筆呈露舉無留藏又幸而假課試以爲媒借逢掖以爲郵徧致於諸公長者之側或矜而鐫或愠而讁或侮而譙一語聞則一病瘳其獲不既豐矣乎傳愈博而病愈白益愈衆於予也奚裨遂次第其語以驗觀者凡春秋經旨槩不敢僭論而枝辭贅喻則衆子所以資課試者也東萊呂祖謙伯恭序

東萊先生傳畧

呂祖謙字伯恭好問之孫自其祖始居婺州祖謙學本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與張栻朱熹友講索益精初蔭補後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歷太學博士兼史職輪對勉孝宗以聖學且言恢復規模當定方略當審召試館職先是試者前期從學士院求問目獨祖謙不然而文特典美嘗讀陸九淵文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九淵人服其精鑑父喪除奉祠越三年除秘書郎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重修徽宗實錄書成進秩嘗面對言曰願

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
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徧察勿詳於小而忘遠大
之計勿忽於近而忘壅蔽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
視前代為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
俗此所謂過遠前代者也故於俶擾艱危之後駐蹕東南踰五十
年無纖毫之虞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
勝相望而幹略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
難范韓皆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競從可知矣臣
謂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

免護而扶持還著作郎以疾請祠歸先是書肆有書曰聖宋文海周必大言去取差謬委館職銓擇孝宗以命祖謙遂斷自中興以前崇雅黜浮類為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詔除直秘閣尋主管沖祐觀明年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卒年四十五謚曰成祖謙學以關洛為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少卞急一日誦孔子躬自厚而薄於人忽覺平時忿懥渙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既卧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為後世法修讀詩記大事記皆未成考定古周易

書說閫範官箴辨志錄歐陽公本末皆行於世晚年會友之地曰
麗澤書院在金華城中旣沒郡人即而祠之

例言

一是集向有二刻一四卷共四十七篇一六卷共八十六篇昔人以四卷者為原本餘屬贋入安知四卷者非選本與今觀其文是出一手應難為捉刀人也鼇為四卷而不敢妄删

一是集先生因讀左氏而作非議經也故其題止檃括大意或只標人名近刻有易以經文為題殊乖原旨今俱從本集不敢擅改

一舊本有音釋考證冗雜多誤今一槪刪去

一舊本題目下有出處一段復有主意一段原題自不可缺須檃括三傳務從明簡存於篇尾若文中詞意本自曉暢主意甚爲蛇足兹亦不録

一是集素重藝林先輩評語甚多今擇其當於文者餘亦不録

一舊刻於每句之下爲註解行墨斷續文氣齟齬失其波瀾洄洑之妙兹一槩削之使覽者一快

其目

一集中文貫串古今綜覈理亂堪與經傳並垂為千古不磨之書初學熟此足以助才情益神智故效顰近集將段落處一一鈎勒若謂與制舉相近止以資襲取則淺乎觀是書矣余亦不勝任罪

一先賢著作炳如日星後學猥陋豈敢僭加評品然誦讀之暇援古証今會心不遠或就本題本

文自贅數言以便檢點浮詞迂語不使玷污篇
牘凡吾同人幸指其謬而教之

重訂東萊博議目次

西吴孫琮執升評定

卷一

鄭伯克段于鄢
周鄭交惡
宋穆公立殤公
臧僖伯諫觀魚
用兵

隱公問羽數

鄭伯侵陳

盟會聘享失禮

穎考叔爭車

齊魯鄭入許

息侯伐鄭

羽父弑隱公

臧哀伯諫郜鼎

晉封曲沃曲沃併晉

齊鄭衛戰于郎
鄭忽辭昏
詹父以王師伐虢
虞叔伐虞公
楚莫敖屈瑕
祭仲殺雍糾楚殺子南
盜殺伋壽
威公文姜如齊
楚武王心蕩

卷二

鄧三甥請殺楚子
魯莊公圍郕
妖祥
齊魯戰長勺
宋萬弒閔公
鄭厲公殺傅瑕原繁
王賜虢公晉侯玉馬
鬻拳兵諫

卜筮
曹劌諫觀社
晉殺其世子申生
齊侯救邢封衛
管仲言晏安
齊仲孫湫觀政
晉里克
衛懿公好鶴
齊寺人貂漏師

鄭孔叔申侯
齊伐楚
楚滅弦黃
楚文王寵申侯
齊威公辭太子華
卷三
葵丘之會
衛侯遜位激民
梁亡

用人祀神

宋人圍曹

隨叛楚

宋公楚人戰于泓

魯饑而不害

成風請封須句

秦晉遷陸渾

子圉逃歸

魯卑邾不設備

成得臣郤獻子
晉懷公殺狐突
賦詩
衛禮至為銘
周與晉陽樊溫欑茅之田
鄭子臧好聚鷸冠
楚滅夔
臧文仲分曹田

穆伯襄仲
先軫死師
相衛
晉侯朝王伐衛
宋蕩意諸
楚范山請圖北方
楚文無畏戮宋公僕
長逖
周公王孫蘇訟于晉

狼瞫死秦師

楚人滅江

楊處父

宋華耦辭宴

季文子出莒僕

宋昭公子武氏族

宋華元羊斟

楚鬭椒

楚子問鼎

楚箴尹克黃

荀林父伯宗

公孫歸父言魯樂

楚辭義目次畢

重訂東萊博議卷一

西吳孫　琮執升評定

鄭伯克段於鄢

（冒語名責，即伏陰字）

釣者負魚，魚何負於釣？獵者負獸，獸何負於獵？莊公負叔段，叔段何負於莊公？（指出負字，使陰）（忌者寒心）且為鉤餌以誘魚者，釣也；為陷阱以誘獸者，獵也；不責釣者而責魚之貪餌，不責獵者而責獸之投阱，天下寧有是耶？（反某以足上意，文情矣宕）

莊公雄猜陰狠，（四字陰字之影）視同氣如寇讎，而欲必致之死，故匿其機而使之狎，縱其欲而使之放，養其惡而使之成，甲兵之強，卒乘之富，莊公（即喻點綴，更覺）

之鈎餌也（烟波無限）百雉之城兩鄙之地莊公之陷阱也彼叔段之寘頑不靈魚爾獸爾豈有見鈎餌而不吞（說得叔段可憐）過陷阱而不投者哉導之以逆而反誅其逆教之以叛而反討其叛（誅心之法）莊公之用心亦險矣（只一陰字亦文章一大血脈）莊公之心以謂亟治之則其惡未顯人必不服緩治之則其惡已暴人必（寔寫陰字親前匿其機縱其欲養其惡數語可盡文家淺深之）無（法）辭其始不問者蓋將多叔段之罪而斃之也（伏下自吞自陷）殊不知叔段之惡日長而莊公之惡與之俱長叔段之罪日深而莊公之罪與之俱深人徒見莊公欲殺一叔段而已吾獨以為封京之後伐鄢之前其處心積慮曷嘗須臾而忘叔段哉（讀至此莊公罪不勝誅使人）苟興一念是殺一弟也苟興百念是殺百弟也（只不忍出目不忍入）莊公之罪顧不大於叔段耶吾嘗反覆考之（又推說莊公之）然

後知莊公之心天下之至險也祭仲之徒不識其機反諫其都城過制不知莊公正欲其過制諫其厚將得衆不知莊公正欲其得衆（舉國莫知其險）是舉朝之卿大夫皆墮其計中矣鄭之詩人不識其機反刺其不勝其母以害其弟不知莊公正欲得不勝其母之名刺其小不忍以致大亂不知莊公正欲得小不忍之名（舉國莫知其險）是舉國之人皆墮其計中矣（大盡一語又心亦自險刻）莊公之機心猶未已也魯隱之十一年莊公封許叔而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糊其口於四方况其久有許乎其為此言是莊公欲以欺天下也（天下莫知其險）魯莊之十六年鄭公父定叔（叔段之孫）出奔衛三年而後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則共叔有後于鄭舊矣段之

有後是莊公欲以欺後世也防欺其朝又欺其國又欺天下又欺
後世噫嘻岌岌乎險哉莊公之心歟將欲欺人必先欺其心莊公
徒喜人之受吾欺者多而不知吾自欺其心者亦多受欺之害身
害也欺人之害心害也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亦次之受欺者身
雖害而心自若彼欺人者身雖得志其心固已斷喪無餘矣在彼
者所喪甚輕在此者所喪甚重是釣者之自吞鉤餌獵者之自投
陷阱也非天下之至拙者詎至此乎故吾始以莊公為天下之至
險終以莊公為天下之至拙

公元年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

生。驚姜氏。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請於武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佗邑惟命。請京。使居之。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羣臣曰。姜氏何厭之有。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既而太叔命西鄙貳于已。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若之何。公曰。無庸。將自及。太叔又收貳為已邑。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共叔將襲鄭。公命子封帥車伐京。京叛。叔段入于鄢。公伐鄢。太叔出奔共。

唐荊川曰。以漁獵影出莊公之至險。真擒于手。

茅鹿門曰。字字誅心。

王鳳洲曰到結翻出至拙不獨文章奇幻立義實嚴古今險毒人必自說為至巧穿吾負人無使人負吾不難欺天下欺後世得計之極忽然以至拙命之未有不爽然自失悔其術之枉用也篇中一步緊一步步真得春秋誅心之法末段洗出根苗在一欺字以老吏斷獄之手發大儒誠正之議的為一代鴻碩之筆

孫執升

周鄭交惡

天子之視諸侯猶諸侯之視大夫也季氏于魯如二君矣而世不（正名定分開口嚴毅）並稱之曰魯季陳氏于齊如二君矣而世不並稱之曰齊陳蓋季（引證二國大夫暗責左氏不辨名分）陳雖強猶齊魯之臣也烏可以君臣並稱而亂其分乎周天子也鄭諸侯也左氏叙平王莊公之事始以為周鄭交質終以為周鄭（責左氏正所以重責周王）交惡並稱周鄭無尊卑之辨不責鄭之叛周而責周之欺鄭左氏之罪亦大矣（轉入有勢）吾以為左氏信有罪周亦不能無罪焉周之東遷也鄭伯入為卿士君臣之分猶在也君之于臣賢則用之不賢則去（步步敲擊）之復何所隱哉平王欲退鄭伯而不敢退欲進虢公而不敢進異

懦暗弱反為虛言以欺其民（正之敢擊）周已失天子之體矣又其甚至于與
鄭交質交質隣國之事也今周降其尊而下質于鄭鄭忘其卑而
上質于周勢均體敵尊卑之分蕩然矣未交質之前周為天子鄭
為諸侯既交質之後周鄭等耳亦何所憚哉溫之麥洛之禾宜其
（以下反覆推究說滑平王無置身地）
稇載而不顧也向若平王始惡鄭伯而亟黜之鄭雖跋扈（伏當）不過一
（使伐諸侯）（侯不以天子自處）
叛臣耳天子之尊猶自若也苟與之質是自處以列國而不敢以
（指取禾麥）
天子自處矣歲改月化豈知周之為君哉一旦用兵而不忌非諸
侯之叛天子也是諸侯之攻諸侯也使周素以天子自處至尊至
嚴之分鄭遽敢犯乎惟周以列國自處故鄭以列國待之天下亦

以列國待之左氏亦以列國待之周不自伐鄭未必敢伐之也無

遂收上二意

王之罪左氏周不得辭周亦分受其責可也雖然左氏所載君子

之言周出于左氏之筆然亦推本當時君子之論也其論周鄭槩

雖似餘波慨天下無人知有王室正所以

謂之二國而靡所輕重是當時之所謂君子者舉不知有王室矣

重責周平

戎狄不知有王未足憂也諸侯不知有王未足憂也至于名為君

子者亦不知有王則普天之下知有王室者其誰乎此孔子所以

到底不放鬆一步

憂也此春秋所以作也此春秋所以始于平王也

隱公三年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

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鄭師取溫之麥又

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

鍾伯敬曰○末○一○段○有○無○限○感○慨○正○名○分○是○一○篇○大○主○意○齊○魯○之○君○尚○不○下○移○於○大○夫○況○周○天○子○乎○一起斷案嚴確○春○秋○大○旨○非○止○引○此○作○客○也○周王自失君臣之分○左氏即以周鄭並稱○何貴乎史筆○中篇段段窮究○使平王○無○繇○明○處○末○說○當○時○君○子○不○知○有○王○室○蓋○以○一○時○之○下○移○責周○王○然○春○秋○始○於○平○王○是○萬○古○名○分○所○繫○左○氏○當○時○遂○失○其○意○他○日○作○國○語○亦○列○周○于○諸○國○然○則○無○王○之○罪○又○豈○得○從○末○減○乎○此伯敬先生所謂感慨無限○

孫執升

○○○宋穆公立殤公

有國者傳之子常道也中道也宋宣公必傳于弟以為奇為高焉（開門見山）（奇高二字一）

一傳穆公而使之逐其子再傳殤公而使之殺其身公羊氏以為（篇首子）（推出其好）

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也其說既無以加矣吾嘗推宣公（奇好高之由）（常道中道為衆人設又推出好）

之意必以為聖人建國使父子之相繼者為衆人設也堯何人哉（奇好高之原）

不傳之子而傳之舜舜何人哉不傳之子而傳之禹吾何以為衆（以常中二字斷倒）

人自處而不慕堯舜至奇至高之行乎殊不知道無不常亦無不（高奇）（堯舜尽非高奇）

中傳賢之事自衆人視之則以為奇以為高自堯舜視之則見其（宣公猶是衆人見何等自以為高奇）（即就高奇設二喻一）

常而不見其奇也見其中而不見其高也扛萬鈞之鼎烏獲以為

（決便收含意無窮）

常而他人以為勇遊千仞之淵○津人以為常○而他人以為神未至堯舜而竊效焉是懦夫而舉烏獲之鼎稚子而入（文情繚繞）津人之淵也何往而不敗哉

公羊傳○隱公三年○宋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為社稷宗廟主○盡終為君矣○宣公死○繆公立○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朝○與夷復曰○先君之所為不與臣國○而納國於君者○以君可為社稷宗廟主也○今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先君之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繆公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吾立乎此攝也○終致國乎與夷○莊公馮弒與

矣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也

唐荊川曰要言不煩

起處一案一斷確然不易中間說傳賢之事聖人見常而不見

奇見中而不見萬真是折得倒筆更簡老可思　孫執升

臧僖伯諫觀魚

進諫之道使人君畏吾之言不若使人君信吾之言使人君信吾
（先說責使君樂乎推說悟之以心爲層遞入深有法）
之言不若使人君樂吾之言戒之以禍者所以使人君之畏也諭
（三篇主意）
之以理者所以使人君之信也悟之以心者所以使人君之樂也
擧天寶之亂而不能輟於宗驪山之行擧臺城之圍而不能解憲
張權輿
韓愈
宗佛骨之惑豈非徒以禍戒之而未嘗以理諭之耶諭朝會之禮
（不若使君信）
曹劌
而不能止莊公之觀社論呂律之本而不能雖景王之鑄鐘豈非
泠州鳩
（不若使君樂）
（又入深一層方是僖伯未嘗）
徒以理諭之而未嘗以心悟之耶蓋禍固可使人畏然過驕慢而
（以心悟之文法有力有味）
不畏者則吾說窮矣理固可使人信然遇昏惑而不信者則吾說

窮矣臧僖伯之諫隱公先之以不軌不物之禍次之以蒐狩治兵
之理其言深切著明可使人畏可使人信然竟不能回隱公觀魚
之轍者殆未嘗以心悟之也彼隱公之心方溺於觀水之樂雖有
顓禍將不暇顧雖有至理將不暇信僖伯無以開其心而徒欲奪
其樂亦疏矣為僖伯者誠能以吾道之樂易觀魚之樂使隱公之
心怡然自得睟于面盎于背暢于四肢則將視犬馬聲色珠玉文
繡曾土芥瓦礫之不如矣雖與之觀天池之鯤龍門之鯉氣飜雲
而鱗橫海者猶不足以易吾之真樂況一勺之崇水乎吾嘗論之
人君之遊宴畏人之言而止者是特不敢為而未知其不當為也

題即在議論中

字字照應神脉緊湊

應句即是正句

正講題意一番

大儒之言

信人之言而止者知其不當為而未知其不足為也惟繹然心悟（使人悠然以遠與盤以深）（虛以諫字結）
然後知其不足為難勸之而亦不肯為矣況諫之者乎

隱公五年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君將納民于軌物者也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急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冬狩皆以農隙以講事也公曰吾將畧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

孫月峯曰雖行議論文章何嘗不工

章法議論轉折圓映深淺合度不落諫法套話吾道之樂雖不足以語魯國君臣然儒者進君必以正誠得其道臨觀之樂何莫非怡心之樂若夫用筆窈渺縱橫情似莊生濠上文亦逍遙

○○○齊物矣 孫執升

用兵

並一誠字作骨以下五段備斷誠字便見非宋襄

君子之用兵無所不用其誠世未有誠而輕者敵雖欲誘之烏得而誘之世未有誠而貪者敵雖欲餌之烏得而餌之世未有誠而擾者敵雖欲亂之烏得而亂之用是誠以撫御則眾皆不疑非反間之所能惑也用是誠以備禦則眾皆不怠非詭謀之所能誤也彼向之所以取勝者因其輕而入焉因其貪而入焉因其疑而入焉因其擾而入焉因其怠而入焉一誠既立五患悉除雖古之知兵者環而攻之極其詐計千[illegible]日[illegible]萬君子待之一于誠而已矣彼之詐極其萬而不足我之誠守其一而有餘彼常勞而我常逸

彼嘗動而我常靜以逸制勞以靜制動豈非天下常勝之道乎然〔君子常勝之術〕則論天下用兵之善者固無出於君子矣然自古書帝籍而勒景鍾者纍纍相望而宋襄陳餘之流每為天下笑抑又何也〔宋襄輩無常勝之道取僥倖於一時故歸重於盡君子之道〕蓋盡小人之術者方無愧於小人之名盡君子之道者方無愧於君子之名以偽君子對真小人持一日之誠而欲破百年之詐安得而不敗哉以一杯之水而救一車薪之火不能息焉謂水之微則可謂火勝水則不可也安得以宋襄輩遂疑君子之短于兵哉〔常勝之道豈為偽者所詭〕

春秋時用兵以奇計取勝者凡十餘事今以文多不録

鍾伯敬曰觀後數語足見孫子所謂詭道者非至言也

古来兵法從未有主誠者伯恭特提出一誠字似為儒者畫餅
之言至說到盡君子之道方無愧於君子之名乃知君子之所
守不獨見於用兵一端豈至以一日之誠等于僞君子貽笑于
宋襄之流蘇氏之文議者謂為押闔縱橫戰國之遺風讀此知
為儒者之文　孫執升

隱公問羽數

凡謂之問者，非有所未知，必有所未安也（客主）。（未安是一篇眼目）心知之，身安之，又何待于問耶？隱公生於魯，長於魯，君於魯，其視魯之舞樂，用於禘祠蒸嘗，不知其幾祭也；動於屈伸綴兆，不知其幾成也。至于考仲子之宮，始問羽數於衆仲，豈真不知耶？（點出主意）是必有大不安也。（顯然者不可安處）自成王以天子之禮樂祀周公，至隱公蓋數百年矣。以成王之賢而賜之，以伯禽之賢而受之，舉世莫知其非也。其後因而用之群公之廟，舉國亦莫知其非也。隱公生于數百載之後，獨能疑數百載之非，戚然不安，發于問焉，其天資亦高矣。衆仲告之以先王之正禮，使六羽

之獻復見于仲子之廟不可謂無補也然隱公之問豈止為仲子一廟而止哉特因仲子之廟而發耳為衆仲者盍申告之曰周公制禮作樂以致太平天子八佾諸侯六佾是乃周公所作之樂也周公制是樂舞之數蓋欲行之天下傳之萬世也周公在諸侯之位而薦天子之樂豈非欲尊周公之身而褻周公之樂耶周公欲行之天下而子孫已亂之欲傳之萬世而身沒已違之使周公而有知吾知其不享魯祭矣君盍因是舉正禮樂之僭復諸侯之舊請于天子之朝告于周公之廟使天下再見周公之禮樂是魯有二周公也今猶用六佾於仲子之廟是以禮處仲子而不以禮處周

公何其待仲子之厚而待周公之薄耶雖然此非所以責衆仲也（抑揚有法）
當成王祀周公以天子禮樂雖召公畢公之賢未嘗開爭至孔子
始慨然而有言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蓋必入聖人之
域然後知聖人之心降聖人一等雖召公畢公猶不能盡知況衆（非覺衆）
（仲正罪其失機　機君以不安處）
仲乎惟衆仲一失其機於末流之弊至以陪臣而舞八佾重形夫
子之嘆嗚呼隱公之問在于三家未興之前夫子之嘆在於三家
（處衆仲之時是作孔子所謂於也）
既盛之後防于未興之前者衆人之所易禁于既盛之後者聖人
之所難吾是以益為隱公惜之（甚有餘情）

隱公五年考仲子之宮將成隱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

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

孫月峯曰文章錯落

經書初獻六羽穀梁曰始僭樂矣尸子曰始厲樂矣厲減也使知初獻為減即自知初獻之為僭矣再見周公之禮樂不足以責衆仲惟衆仲失其機而不救漸成三家之僭一敗而不可收此古今人心大不安處深可嘆憾也行文低徊頓挫婉曲盡致歐蘇以往此為僅見矣　孫執升

鄭伯侵陳

天下之事勝於懼而敗於忽懼者福之原忽者禍之門也陳侯以宋衛之強而懼之以鄭之弱而忽之遂以為鄭何能為而不許其成及兵連禍結不發於所懼之宋衛而發於所忽之鄭則忽者豈非禍之門耶然則推鄭何能為以一語實國敗家亡之本古人所謂一言而喪邦者也秦禍百姓而備匈奴豈非懼匈奴之勢強而謂百姓何能為乎然亡秦者非匈奴也漢抑宗室而任外戚豈非懼宗室之勢強而謂外戚何能為乎然亡漢者非宗室也晉武帝以戎狄何能為而不徙然卒亡于戎狄隋煬帝以盜賊何能為而

不戒故卒亡于盜賊是則何能為之一語安得不力詆之人君必謂民怨何能為故致暴虐必謂財匱何能為故敢淫侈必謂諍臣何能為故敢拒諫必謂窮兵何能為故敢黷武是則何能為者萬惡之所從生也苟不探其本則何能為之一言雖有致亂之端而未有致亂之形雖有可畏之實而未有可畏之迹非知幾之君子孰能遏滔天之浪於涓〻之始乎

又推廣之

狀狂全意不採其本則二言最易怨眾人豈能見微知

若次知幾者消禍于未萌此進一步語全篇之理至此方足

隱公六年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于陳〻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陳侯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為

唐荊川曰首三語已括盡一篇大意

懼忽二字包得千古興亡之理其機甚微非待事後談禍福人主忽於一言之輕故欲探其本使圖于禍福未分之先與篇首懼字擊應甚妙有望于知幾君子即陳侯又未足責也

孫執升

盟會聘享失禮

觀人之術在隱不在顯在晦不在明顯與明人之所畏也隱與晦

（三語為一篇眼目）

人之所忽也人之所畏雖小人猶知自飾人之所忽雖君子不能

（申言顯明易好隱晦難修情事透露）

無疵莅衆之容必肅於閒燕之日對賓之語必嚴于私昵之時又

（遥映下勉強須臾）

況盟會聘享之際金石在庭籩豆在席儐相在前三揖在下旦失

（後語危語讀之鮮順）

色于堂暮傳笑于國片言之誤可以起萬口之譏人情好勝而惡

（先言可以）

（勉強擊出下文暗室屋漏）

辱豈不能勉強於須臾耶今考左氏所載其周旋揖遜可嗔可指

（一句轉）

者相望于冊此理之不可曉者也嗚呼吾得之矣凡人情欲欺世

（闌出不能掩根源）

而售其姦者每為善於人之所見為惡於人之所不見胡不反觀

一身以近取譬乎肝受病則目不能視腎受病則耳不能聽脾受病則口不能食心受病則舌不能言受病于人之所不見則其病必發於人之所見矣是故隱顯晦明本無二理隱之所藏待顯而露晦之所蓄待明而彰彼春秋之公侯卿大夫未嘗致力於暗室屋漏之學及盟會聘享之際雖欲勉强修飾終有時而不能掩歃血而忘者不自知其忘也受玉而惰者不自知其惰也奏樂而歎者不自知其歎也相語而泣者不自知其泣也方正冠鳴珮儼然肅然自謂中禮而不知人已議其後矣平居暇日暗室屋漏之所為至於此時無不發見吾以是知顯者隱之影明者晦之響也君

（妙喻）（為惡于不見者惟不識）（此理）（申明受病必發）（入題緊切）（四箇不自知正是不能掩）（受病必發可畏可悲）（至此方正說影響至理作束）

(語意警切)子欲無得罪于衆必先無得罪於獨苟徒以一日之敬而蓋終身(亦是無根源況不可假)(餘意)之耶是獨其源而揚其流斧其根而溉其葉也雖然春秋之時旁觀竊議者特為贅史之學者耳而愆失繆戾已不能逃其目使有(以冷語作結含情無限)知道者立於其側又將若之何

春秋時君臣盟會聘享始于失禮終至危亡者凡二十餘條如篇中所引只四條隱公七年陳五父如鄭涖盟歃而忘桓公九年曹太子朝魯奏樂而歎僖公十一年天王使賜晉侯命受玉惰昭公二十五年宋公與叔孫婼子坐語相泣也

袁中郎曰語着痛癢

吉凶影響聖訓洋洋又觀出隱顯明晦四字分說合說覺暗室獨居凛凛然不敢起一念豈特防他人譏議而已乎肝腎脾心數語淋漓也受病處自發露於容貌辭氣之間正冠珮玉可假爲於一日世上皆聖賢矣篇末以知道者作結淡語最是醒人

孫執升

潁考叔爭車

（發論似迂寬有至理望而知爲學道之文）

理之在天下猶元氣之在萬物也一氣之春播於品物根莖枝葉華色芬臭雖有萬不同然曷嘗有二氣哉理在天下遇親則爲孝遇君則爲忠遇兄弟則爲友遇朋友則爲文遇宗廟則爲敬遇軍旅則爲肅隨一事而得一名名雖千萬而理未嘗不一也氣無二（不能推是一篇主意紆徐轉出）氣理無二理然物得氣之偏故其理亦偏人得氣之全故其理亦全物得其偏非物之罪也氣之偏也至于人則全受天地之氣全得天地之理今守一理而不能推豈非人之罪哉（考叔罪案）（提出孝）潁考叔以孝聞於鄭（守一立論）一言而回莊公念母之心固可嘉矣使能推而極之則塞乎（能推方可爲孝）

天地横乎四海凡天下之理未有出乎孝之外者奈何伐許之役反争一車而殺其身惜哉其與荘公問答之際温良樂易何其和（仰頓挫推勘到底）也其與子都鬬争之際忿戾攘奪何其暴也一人之身前後如此當賜食之時則思其親至受兵之際獨不思其親乎當舍肉之時則思其親至挾輈之際獨不思其親乎前則思之後則忘之是見（再發推不推反覆窮詰）親於羹而不見親於車也苟考叔推事親之敬為宗廟之敬必不致争車于大宮矣推事親之肅為軍旅之肅必不致扶輈於大逵矣惟其不能推故始得純孝之名而終不免聞很危父母之戚也（又生一波随作斷制）（孝不孝）

或曰考叔之伐許軽身以先登豈亦不能推其孝乎曰争車者私

力不孝也○先登者公也○孝也○愛其身者○事親之孝○忘其身者○事君

（豈可以全孝）

之忠○孝豈有二道乎○曾子以戰陳無勇為非孝○則考叔之勇○正

曾子之所謂孝也○然不死於先登之傷○而死於子都之射○死于私○

（應前公私結不能推）

不死於公○此吾所以深惜其不能推也○昔左氏嘗舉孝子不匱永

（引詩作駁餘音）

錫爾類之詩○以美考叔○自今觀之○能舍肉而不能舍車○則其孝有○

時○而匱矣○能化莊公而不能化子都○則其類有時而不能錫矣○考

叔○三復是詩○能無慨乎

隱公十一年○鄭伯將伐許○授兵于大宮○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

考叔挾輈以走○子都拔戟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公會齊

侯鄭伯傳于許○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射之顛○

薛方山曰○褒○貶○揚○抑○夫○有○操○縱○

天下豈有孝子而輕其身以取禍者○考叔以孝聞於鄭○只舉其一言而回莊公之心○此○際○即○有○微○詞○故將二事○兩下對勘○已自分明○後曰爭車○私也○不孝也○凜○然○斷○案○不○待○推○之○而○後○論○能○不○能○也○可○謂○詞○嚴○筆○老○

孫執升

齊魯鄭入許

共患易共利難患者人之所同畏也利者人之所同欲也同有畏心其勢必合同有欲心其勢必爭自古及今變親為疎變恩為怨鮮不以共利者呼亦難矣吾觀三國之克許何其善處功利之間也當伐許之際先登者鄭之大夫而齊魯之大夫無與焉畢登者鄭之師而齊魯之師無與焉是則克許之功獨出于鄭以許歸鄭固其所也然恒人之情戰則避患而居後勝則爭利而居前不懟已之無功反不容人之有功昔鄧艾鍾會同伐蜀艾平蜀而會殺之王濬王渾伐吳濬平吳而渾劾之使齊魯之君亦如鍾會王渾

（為語情理透徹）

（立新後論）

（撥理實勢提明一語方見鄭之）

（善處）

（人情共利之難明知其應得而必爭方見齊魯之）

（善處）

則三國禍矣。許地雖偏，亦古之建國也。一兔在野，百人逐之。一金

或引事作証，或借物作喻，文清雋永。

在野，百人競之，況一國之利乎？今舉以與齊，而齊不敢受；舉以與

字法妙

魯，而魯不敢受；卒歸之鄭，而鄭伯猶不敢絕許之祀，縣許之疆焉。

噫！孰謂春秋爭奪之世，而復見羣后德遜之風乎？齊魯無功而不

敢攘人之功，鄭雖有功而不敢恃己之功。是善處無功者莫如齊

結繳明淨

魯，善處有功者莫若鄭也。是心也，豈特可用之陣戰之間哉？大而

論事極推而論極至法

是縈二步法妙

共政，小而共財，推是心而居之，將無入而不自得矣。

隱公十一年，公會齊鄭伐許。潁考叔先登，鄭師畢登，遂入許。許

莊公奔衛。齊以許讓公，公不受，乃與鄭。鄭使許大夫奉許叔

以處許東偏○使公孫獲處許西偏○

○汪伯玉曰○立論不磨○

有起伏有揚抑有波瀾有斷制有餘音節短而意長先生文俱有脈絡可循○議論可據○最利後學○

孫執升

息侯伐鄭

居賤惡勞，居貧惡困，居難惡辱，皆禍之招也。（名言可佩）天下之理，賤不與勞（承言勞困辱不可）期而勞自至，貧不與困期而困自至，難不與辱期而辱自至。（厭之則招禍）（不期自至，即伏下常字意）不知其不可離而欲離之，此自投於禍也。君子以為勞者賤之常，困者貧之常，辱者難之常。彼其所以冒於禍者，特不能處其常而已。（括其常字常）自處於勞，則在賤而安矣；自處于困，則在貧而安矣；自處于辱，則在難而安矣。（返處之能安而遠禍）處小國之道亦猶是也。（二句轉入渾然無痕）息之為息至微也，介乎大國之間，祗栗危懼，猶恐不保，況敢與人爭較哉？當其與鄭違言之際，能自處于小國之常，（處常是關紐）則鄭必不能自達于息，息亦未必取敗于鄭。今乃（招反加矣）

不勝一朝之忿忘小而犯大宜其自取覆敗而五不韙之責皆萃其身也然鄭息有違言鄭不加兵於息息反先加兵於鄭何耶蓋（只二語說透小國不處其常興兵取禍之由）小國之心常疑人之陵我故忿心易生此息師所以先動也是心也（揭開為古今人說法）非特息侯為然凡人之處困阨其最不平者莫甚於人之陵吾（看破世情雖翻雲覆雨變幻萬狀亦只是其常耳）將有以曉之當貴盛之時人之奉我者非奉我也奉貴者也當貧（自是達人之言自負是有道之言）賤之時人之陵我者非陵我也陵賤者也奚以知其然耶使我先（此我字即孟子萬鍾于我何加之我即論語富貴於）貴而後賤我之為我自若也而奉我者遽變而見陵則回視前日（我如浮雲之我）之奉我者豈真奉我乎使我先賤而後貴而陵我者遽變而見奉（無人無我）則回視前日之陵我者豈真陵我乎彼自奉貴耳彼何為而喜彼

自陵賤耳我何為而怒心者我之心固將治我之事也何暇助責
者之喜助賤者之怒哉

隱公十一年鄭息有違言息侯伐鄭大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息
之將亡也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不徵詞不察有罪犯五不韙
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

李本寧曰立論感慨宋儒絶妙文字

前拈常字隨處而安即素位而行無入不得境界末標治心一
着提出一我字是儒者大本領民胞物與求仁强恕之功特借
小國之事作一談柄耳文情高曠無飾于東萊又進一格
孫執升

○○○羽父弒隱公

嗚呼敗天下為義之心者隱公之弒也（不另作冒將反跌振起極有筆力）利者人之所趨義者人之所憚使為義而無禍人猶且不肯為況重之以禍乎隱公輕千乘之國而推之威公威公反不亮其心而弒之有甚高之節而罹甚酷之禍世將指隱公為戒而諱言義矣吾之所聞則異于是焉人皆以為隱公之弒敗天下為義之心吾獨以為可以勉天下為義之心（敗與勉非有二理只在一轉念）是何耶隱公之弒非坐為義也乃坐為義不盡耳（此段先說隱公之為義甚正）（信也取禍之由此正當勉者）隱公遜國之節心甚明迹甚顯當威公幼弱之時隱公苟有他志微用其柔立可虀粉威公在隱公之掌握十有一年不惟無介然之隙又且

長育而輔翼之上有天下有地其心迹不可誣也所可恨者將為
（隱公為義不能盡）（此段轉下說）
義不盡貪數年之權而去位不遽耳惟其去位不遽故貪慕顧惜
（此等語何以還入吾耳尚可曰心明迹顯而不傾乎）
之形見於外羽公因得入殺威公之謀焉使隱公勇退高蹈之風
凜然在人則不仁者不敢至其墻不義者不敢至其廬況敢以戕
（一反振意愈明快）
殺之謀狗彘之行浼我乎今羽公敢對隱公明發戕賊之言而不
（召此言即召世禍）
忌是必隱公貪慕顧惜之形有以召之也隱公尚不自警方且告
羽父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將之一字
（以將字誅）
是隱公貪慕顧惜之心形於言者也當授即授何謂將授當營即
（隱公之心極妙）
營何謂將營投機之會間不容髮豈容有所謂將耶此所以招羽
（起羽父之）

父之悔杞威公之疑而卒至于殺其身也噫隱公遜國之義心如此之明遠如此之顯秋毫不盡處授大禍況心迹不如隱公之可見者其敢不自勉乎然則君子之為義夜以繼日不敢不用其極

避禍非為義者之每心特為世情激發　無利于前有

者非特就義亦所以避禍也向無隱公之禍迫之則為義者立一

禍于後何得不勉其盡　以應作結法意高古

善修一行沾沾自足然而不復前矣故曰勉天下為義之心者隱公之弑也

隱公十一年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於桓公而請弑之遂弑隱公於蔿氏而立桓公

汪伯玉曰○殺身成仁義何嘗不禍哉○然責備息公處○議論殊快人意○

羽父請隱殺桓○即可謀桓弒隱○其○勢甚○明○隱公為義而猶不自覺○義非取禍之方○義不盡○則取禍之方也○義○非○避○禍○而○為○之○義而○盡即○可○避○禍也○下一呂字○危疑○之○極○下一勉字○光明○之○極義盡○則小人自無容其謀○立議深切○着筆却復辣快○ 孫執升

臧哀伯諫郜鼎

（妙論泠然而來）

隣國之賢敵國之讐也權門之良公門之蠹也蕭何韓信之徒高祖視之則為忠項羽視之則為賊杜欽谷永之徒王鳳視之則為忠漢室視之則為賊然則篡君之忠臣庸非治世之賊臣耶臧哀（此段說哀）伯之諫郜鼎其言則（明眼確論）是其所與言者則非也臣弒君凡在官者殺無赦（伯不應事桓公）子弒父凡在官者殺無赦威公以弟弒兄以臣弒君凡在魯國者雖牧圉廝養之賤皆可劓刃以戮之況哀伯魯之世卿有祿于國有賦于軍有職于祭寧忍坐視而不救乎力能討則誅之可也力不能討則去之可也今乃低首下心日趨于朝又餧忠言以

補其闕其於威公信無負矣獨不負於隱公耶(兩意絕不相蒙過接處最無)斬關之盜人不責
其穿窬殺人之罔(痕跡)人不責其闘毆(此駁說桓公不可諫之以德)以斬關而槩穿窬餘事也以殺
人而槩闘毆微罪也彼威公親爲弑逆而不忌況可責其取亂人
之一辭乎(謂不應責桓)宜其說之不納也由前言之則不忠(謂不應諫以德)由後言之則不智
一進說而二失具焉(隻承作皆鎖住有力)人謂哀伯爲賢吾不信也嗚呼嚴尤以奴之
(引證殊確皆所謂與言者非也)
策奇策也然君子不謂之奇以其所善者王莽耳陳子昂明堂之
議正議也然君子不謂之正以其所告者武后耳臧哀伯郜鼎之
諫忠諫也然君子不謂之忠以其所告者威公耳觀人之言當先
考其所處之地然後聽其所發之言苟失身(應篇首意)于篡逆之區雖有忠

言嘉猷未免為助亂也向若威公用哀伯之言動遵法義自附於〇逆取順守之說則終無彭生之禍而隱公之目永不瞑于地下矣〇

說之不納又進一層

哀伯之罪頗不大耶吾嘗謂羽父之請為威公晝篡國之謀哀伯之諫為威公建保國之策始亂者羽父也成亂者哀伯也正名定罪不當置哀伯於羽父之下

借羽父以甚哀伯

春秋筆法

桓公二年宋督弒殤公召莊公於鄭而立之以郜大鼎賂公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太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云云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于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丘瓊山曰大義凜然哀伯寔無詞以對

桓公弒兄而奪其位○魯之賊也○哀伯不能討賊○已負隱公矣○又
進空言于桓公○不能使其說之見從○遂○可○謂○無○負○于○桓○公○乎○東
萊言使桓用哀伯之言○則哀伯之罪愈大○乃○虛○揣○情○事○曲○為○立○
說○以○甚○其○罪○若歷引漢唐諸人○案証精明○淋漓痛快○
孫執升

○○○晉侯曲沃曲沃併晉

譯提天字作主非謂聖人可不畏所以尊天也尊天不

嫡庶長幼天之所生而非人之所爲也聖人制爲定分有國家者

得不尊聖人

傳於長嫡爲支子者咸知其出於天而不出于人由開闢以來共

此數人畏天者也

守是分而不敢變非專畏聖人也畏天也是故微子不敢伐紂目

後人何可不畏此數人

夷不敢代襄公子西不敢代昭王季札不敢代諸樊以數子之賢

苟承祀繼統可以大前人之業可以啟無窮之基然終逡巡却避

者豈非不忍以一國私欲之利害而啟千萬世爭奪之禍乎嫡庶

長幼之定分古今聖賢不敢輕變晉穆侯何人也乃啟首亂之溺

于私愛命名之際妄有輕重馴致曲沃之禍卒覆宗國爲周王者

又從而寵秩也自古聖人所恃以塞千萬世之爭端者至是皆壞（不知天可長及致以人勝之遂啓禍亂）後王始知人可勝天庶可奪嫡幼可凌長簒奪之禍史冊相望納中國於蠻貊之域者未必非晉與周啓之也噫至貴之無敵至富之無倫染指垂涎者至衆也使勇者守之遇勇之信者則奪之矣使智者守之遇智之尤者則奪之矣守以盟誓則有時而渝守以法度則有時而廢守以城郭則有時而隳守以甲兵則有時而斂惟守之以天然後人莫敢與之較是則嫡庶長幼定分之出於天（勇智等供人也人不能守而天為守之故天不惟可長而可恃）者乃有國者之所恃也無故而亂天下之定分是自伐其恃也烏呼殆哉

威公一年初晉穆侯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illegible]弟以千畝
之戰生命之曰成師：服曰異哉君子之名[illegible]患之二
十四年晉封桓叔于曲沃隱五年曲沃莊伯伐翼：侯奔隨其
年王立哀侯于翼桓三年曲沃武公伐翼獲翼侯七年曲沃伯
殺小子侯莊十六年王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
王鳳洲曰嫡庶長幼歸之於天令人恨不得急不得爭不得自
是文章得大主腦處末一段精采陸離更見力厚
惟聖人畏天世人不知天但畏聖人聖人其末世之天乎故聖
人必尊天以服天下況嫡庶長幼之際又國家治亂根本此等

文爲意甚遠着眼甚高　孫執升

齊鄭衛戰于郎

天下之事曰是曰非曰正曰善皆所當爲也曰非曰邪曰惡皆所不當爲也事雖有萬不同豈有出此兩端之外哉古今以驕矜爲通患抑未之思也盍反觀吾之所行果不當爲耶（以當爲不當爲兩下自勘何暇）方且愧惧之不暇何（更生誇心）敢誇人果當爲耶則亦饑食渴飲之類耳何足誇人雖舜之孝禹之功皐陶之謨稷契之忠夷齊之清孔孟之學冠萬世而絕出者（聖人亦不過爲所當爲且人不能盡何處更著誇心字字針砭）其實皆人之所當爲也世之人僅有一善遽以爲過人亦惑矣人之爲人非聖人莫能盡今受人之形而反自謂過人豈將翼而飛鬣鼠而馳耶甚矣其惑也鄭忽救齊雖曰有功然棘災恤隣亦諸（點睛）侯

之所當為耳遽軒然伐其功輕周室之爵祿而欲蹊之又從而加兵于魯嗚呼使小國有功而可蹊大國之上則臣有功可陵其君子有功可傲其父矣吾嘗觀鄭忽始敗戎師之時因二許陳俘馘振旅以獻於齊氣吞諸侯邈視王爵饋餼之際暫為人所先亟連三國之兵而伐之何其壯也及其嗣位微弱不振其出奔其復歸斥其名而赴諸侯甚而詆以狡童曾不以君視之受侮至此前目之壯氣安在耶蓋忽之為人得志則氣盈而自視其身不勝其大人少慢之已不能平失志則氣涸而自視其身不勝其小人其賤之反不能較其中初無所主視外物以為輕重隨物而盈虛

物而涸○隨物而大○隨物而小○作驕作沮○作勇作怯○已亦不能自知
也○一○身○不○能○自○主○況○欲○主○人○之○國○哉○

收○浮○抑○揚○

桓公六年○北戎伐齊○鄭太子忽○師師救齊○大敗戎師○于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為其班○後鄭○鄭以其為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十年○齊衛鄭來戰于郎○鄭請師于齊○齊以衛師助之○

王齊之曰○議論博大○自能服人○

鍾伯敬曰○刻劃處○鬚眉俱動○鄭忽矜功意甚悍赫却以當為二字淡之○其實人生當為之事○

雖聖人亦未易盡○鄭忽不過一微弱之人○不足有為○稍一失志○即不復自振○蓋其中初無所主○則一身尚不能自主○又何功之可稱○一篇大意如此○其文詳畧開闔模寫斷續筆〻不可捉模

孫執升

鄭忽辭昏

為國者不可不自立故以依人必窮起論定一篇之局

為國者當使人依已不當使已依人已不能自立而依人以為重

以下三段一層轉入一層第一段言所依之國盛衰不可常恃

未有不窮者也所依者不能常盛有時而衰不能常存有時而亡

第二段言雖常盛之國亦不足依

一旦驟失所依將何所恃乎嗚呼此恃論依之不可常耳抑有甚者焉使所依者常盛常存可矣猶未足恃也晉方主盟諸夏宋謹事之想其心自以為得所依矣及阨于楚師析骸易子晉迫于狄坐視而莫能救也當時諸侯之強盛者宜莫如晉晉猶不可依況

第三段言不獨所依之國不可恃以為安且因之滑禍

其他乎嗚呼此特論人之不足依耳抑又有甚焉者魏孝武脅於高歡所恃者宇文泰耳一旦脫身虎口杖策入關捨所畏而滑所

依天下之樂有過於是乎然孝武之禍不在于所畏之髙歡乃在于所依之宇文泰以是論之非惟人之不可依而禍寔生于所依

此段言辭昏不可為忽咎辭昏即辭禍矣其失在于微弱而

也外物之變不可勝窮恃外以為安者其患夫豈一端耶皆咎鄭

依人耳以結依人之窮通篇大意

忽之辭昏不能依大國以為圖始非也使忽不辭則彭生之禍不

名言

在魯而在鄭矣豈有禍魯而福鄭者哉然則忽之辭昏固亦未可厚非也後世徒見其以微弱致禍遂并以辭昏譏之殊不知忽得之於辭昏而失之於微弱一是一非兩不相揜烏得以後之非廢

本段即忽之言責其有自言之言無自言之實乎哉

前之是哉忽之言曰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信斯言也吾

依人詩禍情真透快

今之篤論也在我之福以責為父而不能與丹朱以周公為君而

不能與管蔡以（造語新從）周宣為子而不能與厲王彼大國亦何有于我哉

苟忽能充是言則洪範之五福周雅之百祿皆我有也尚何微弱之足患乎論者不識忽之不能踐其言而反譏其言之失亦惑矣

後之君子苟不以人廢言釋然開悟則天下之福無在我之外者（以詠嘆作結寄慨無盡）豈曰小補之哉

桓公六年初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忽辭人問其故曰齊大非吾偶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不從十一年鄭莊公卒祭仲立忽宋人誘

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祭仲以突歸而立之忽奔衛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忽復歸于鄭十七年鄭弒昭公忽

孫月峯曰攻擊辯駁愈精愈徹

辭旨似乎能自立矣然言齊大非我偶其心怯甚故得免于彭生之禍者幸耳卒以依人得禍今篇首以不能自立立論而末就其求福在我之語譏其不充自發篇法極妙而論人亦最得情孫執升

○○○詹父以王師伐虢

○○理○分○不○可○屈○信○建○論○精○阜○

屈天下之理以信天下之分非善持名分者也世之持名分者皆曰分可勝理理不可勝分不幸而聽上下交爭之訟寧使下受抑分使上受陵所屈者一夫之理所信者萬世之分亦何為而不可哉

○不○可○信○理○以○屈○分○亦○豈○可○信○分○以○屈○理○

嗚呼分固不可屈也理其可屈乎宜人之滋不服也虢公譖其大夫詹父於王詹父有辭王為之伐虢而出虢公以臣逐君固可罪矣然人之咎是者不過曰虢公雖曲君也詹父雖直臣也威王不當以曲直之理而廢上下之分耳其罪威王則是也其所以罪

○虐○桒○

威王則非也數傳而至於襄王晉文公以元咺執衛侯而請殺之

襄王曰夫君臣無獄今元咺雖直不可聽也爲臣殺其君將安庸
刑襄王之意豈非以矯威王之失乎所謂君臣無獄者固可以爲
萬世訓至若元咺雖直之一語猶未免隨世俗之見也苟如襄王（引元咺）
（恰是對照如鏡取影）
之說是元咺之理未嘗不直所以不可聽者恐亂君臣之分焉耳（分與理不可分）
有所謂理又有所謂分是理與分判然二物也君子言分必及理（分即理也豈有犯分不犯理）
言理必及分分不獨立理不虛行得則俱得失則俱失豈有既犯（字字精確）（引證明白曉暢）
分而不犯理者乎子之證父若先有證父之曲不必復問其所證
之事也弟之訟兄若先有訟兄之曲不必復問其所訟之事也臣
之訴君者先得訴君之曲不必復問其所訴之辭也當詹父元咺

未許君之時，其理固直。既啟許君之口，則已陷于諂天下之惡矣。（疏剖甚明）
是詹父之直，因許虢公而曲也。元咺之直，因許衛侯而曲也。周人
苟以是正其罪，則二人者釋然內省其理之曲，沒齒無憾矣。又推
而上之，則知君臣之際，本非較曲直之地。臣之理雖直，其敢自謂（意）（宛然都俞氣象）（善稱君過歸己即毋）
直以加吾君乎。蚤朝晏退，戰戰兢兢，上不知君之曲，下不知我之
直，所知者盡臣道而已，安得有犯上之釁耶。惜夫威王詩之而不
知，襄王知之而不盡。此分與理所以終離而不可復合也。後之為（結一篇大意可嘆可悲）
治者，非合分與理為一，亦安誅洗犯上之習而還于古哉。
桓公十年，虢仲譖其大夫詹父于王。詹父有辭，以王師伐虢。三

公出奔虞

孫月峯曰邪謂分者理之分也紀分即紀理字〻名言理分二字世人惑於時勢遇難處之事便意為輕重只是理上不明耳此文義炳日星詞嚴斧鉞以晉人之筆寫宋儒之理絕無沾滯只由看得明晰以說得透此東萊衛道之文此東萊干城名教之文讀者莫作文字觀可也

孫執升

虞叔伐虞公

（不立冒頭竟作斷案）

（貪吝皆由嗜貨）

虞公以貪失國虞叔以吝逐君貪吝非二法也名雖不一而同出

（點破俗情）

于嗜貨焉使虞公思吾求劍之心即虞叔守劍之心必不至于貪

（去其嗜貨之念推心平氣貪吝自然消盡）

矣使虞叔思吾守劍之心即虞公求劍之心亦必不至于吝矣惟

其不能交相恕而反相責此其所以釀莫大之禍也然則如之何

（精義）

曰不過以貪治貪以吝治吝而已至理之中無一物之可廢人心

之中無一念之可除貪吝之念苟本無邪安從而有苟本有邪安

（說理之文胸中筆下無一痕渣滓）

得而無是貪吝固不可強使之無亦不必使之無也吾心一旦渙

（即是真）

然冰釋則曰貪曰吝孰非至理哉蓋事有善惡而念無善惡是念

加于事之善者則名善念加于事之惡者則名惡念所謂念者初
無二之念何

無二也世所以指虞公為貪者以求財不厭耳苟用是念以求道
用是念以求道守道即西

謂念八者皆在理引被點化處與孟子好色好貨章參看

立而不已必求與權貨而不已必求為聖則與夫子學而不厭何

異世所以指虞叔為吝者以其守財欲不失耳苟用是念以守道

與生俱生欲不能遷與死俱死威不能奪則與顏子服膺弗失何

還復上意作收

異向之惡今之善特因物而改其名耳曷嘗有二念哉下

桓公十年初虞叔有玉虞公求之弗獻既而悔之曰匹夫無罪

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

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

王守溪曰洗發名理淵然

陶稺圭曰題意易了必翻入求道方見文章奧竅處

念分善惡由事有善惡故念無善惡由貪吝皆至理故貪吝之念可用入道由性善故說理處圓融無碍誰謂陸子靜獨近禪理耶　孫執升

楚莫敖屈瑕

設喻精確處處點睛

楚人有習操舟者其始祈旋疾徐惟舟師之是聽開帆擊楫雲飛鳥逝一息千里於是小試于洲渚之間平瀾淺瀨水波不興投之所向無不如意不知適有天幸遂以為盡操舟之術矣遽謝遣舟師傲然自得

頓筆法

文瀾層疊興趣横溢擬之古人詩者梓人同一机杼

治視濱渤而杯視江湖推鼓徑進亟犯太險吞天沃日之濤排山倒海之風轟豗澎湃奔鯨駭蚪乃徬徨回顧膽落神泣墮槳失柁身膏魚鼈之腹為世大戒然則今日之危者豈非前日之幸乎

忽作一宕情理躍然

使其自試之時已遇風濤之變則將知難而悔終身不敢言舟楫矣

入題便捷

屈瑕之禍不幸類是當屈瑕與鄖師相距于蒲騷

自知將畧非良委計鬪廉數以次郢禦四邑者鬪廉也敖以銳師宵加于鄖者鬪廉也敖以師不在衆不疑何卜者又鬪廉也無小無大惟鬪廉之謀是從以成厥功豈不猶操舟者其始惟舟師之是聽乎屈瑕徒見用奇之功而欲竊效焉伐絞之役是身試于淵渚之時也幸而絞人偶入其計志滿氣揚自謂筭無遺策凡天下之言兵者無出我之右矣彼區區之羅人政須折箠笞之耳削趣破竹任意直前夷出不圖軍債身殲其得禍蓋與操舟者無以異鄧曼推其禍端歸之蒲騷之役吾以為成屈瑕之禍者在絞而不在蒲騷方伐絞之初屈瑕雖欲自用尚未敢自信也苟久挫于絞

人及思昔以用人言而勝，今以自用而敗，將益求其所未至，不敢以兵為戲矣。彼既見其謀之驗，忘其幸而矜其能，心口相語，嚋昔蒲騷之勝，借曰鬬廉之謀，今採樵誘敵之策，豈亦鬬廉教我乎？（意中之言）此所以堅其自用之意，而趣其荒谷之縊也。屈瑕之死生在于伐絞之勝敗，驕之于先而陷之于後，（收禍在絞案）慮非天欲斃之乎？苻堅之治秦，一則王猛，二則王猛，猛之死，下詔以新失丞相，置觀以聽諫，其辭至兢兢也。繼踵而張掖西域之捷交至，（招致人之勝）其心始縱，謂天下之事止此耳。猛雖亡，吾豈不能獨辦乎？迄自用而致淝水之辱。（照羅之形）觸若猛死之後，（東萊大每）其鋒嘗小挫，必不敢遽輕天下。（予處容虐得又）堅之喪國，即屈瑕之喪師也。（收國更復也）由

天子至于庶人免于師傅之嚴而驟欲獨行其志遇事之易者未

名言格論字字可佩屈瑕何足聞此古今君子當敬聽之

足喜遇事之難者未足憂蓋先遇其易則以易為常是禍之源也

先遇其難則以難為常是福之基也世固有以一勝累一國以一

能敗一身者矣豈不甚可畏耶

桓公十一年楚屈瑕將盟貳軫鄖人軍于蒲騷莫敖患之閗廉

曰君次于郊郢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于鄖若敗鄖師四邑

必離屈瑕曰盍請濟師于王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又何濟焉

曰卜之對曰不疑何卜遂敗鄖師于蒲騷十二年楚伐絞屈瑕

曰絞輕而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遂大敗之十三年

楚屈瑕伐羅〇鬬伯比見楚子曰〇必濟師〇楚子入告鄧曼〇鄧曼曰
莫敖狃于蒲騷之役〇將自用也〇羅與盧戎兩軍〇至大敗之〇莫敖
縊於荒谷〇

鍾伯敬曰〇前借操舟為喻論定〇未以天子庶人一段〇繳結〇大有
關〇係〇且〇文〇氣〇波〇瀾〇洋〇溢〇
眼〇必〇高〇一〇步〇意〇必〇深〇一〇步〇用〇筆〇必〇寬〇一〇步〇描情寫景〇詮理料事〇
極〇曲〇折〇之〇致〇極〇痛〇快〇之〇談〇每〇有〇虛〇神〇宕〇漾〇使〇人〇尋〇味〇無〇窮〇前半
鋪揚處〇光藻迷離〇後幅名言至理〇疊疊不倦洋洋大篇〇首尾甚
稱〇孫執升

祭仲殺雍糾楚殺子南

雍糾將殺祭仲而謀于其女楚子將殺子南而告于其子為其女
為其子者將若之何父也君也夫也鼎立為三綱而世未有能輕
重之也全彼則害此全此則害彼豈非天下之至難處而君子所
當先講乎曰是不必講也有是事則有是理無是事則無是理若
雍姬棄疾之事君子之所必不遇也彼國不問仁人對孝子而公
言將殺其親世之所無也君子之深愛婉容望者消難微諷
其親猶忸怩而不能出口矧曰殺之云乎聞君子[illegible]之難矣不
聞人敢以殺其親之謀告君子也里閭之相毀譽者遇其所厚在

庶必為之止父子夫婦閭豈朋友比哉雍糾不以雍姬為可忌而
謀之楚子不以棄疾為可憚而告之固可占知二人之為人矣乎（是大闕頭急須講究）
居暇日誠不足以動人禍已至此告者殺夫不告者殺父左右皆
坑谷也果君子則必不至聞此言果聞此言者則必非君子兩者
烏可並立耶吾之所處者不能（所講者此耳）造君子之域耳未有既為君子而
復遇此變者也（尤不遇）今幾于為君子而急于講二人之得失不欲消此
變而欲當此變抑末矣故曰雍糾棄疾之事非君子所當講也
桓公十五年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婿雍糾殺之雍姬知之謂
其母曰遂告祭仲祭仲殺雍糾公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棄

王二十二年○楚觀起有寵于令尹○子南○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
疾為王御士○王見之每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罪○王曰○
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
焉用之○王殺子南○棄疾縊死○
○李九我曰○始終只言君子不遇○而○二○事○為○小○人○亂○倫○隱○然○言○外○
矣○
必○不○遇○則○不○必○講○不○能○預○杜○此○禍○禍○至○而○講○兩○全○之○策○必○不○得○
矣○此等事○君子豈忍出之口○豈忍入之耳○曰必不遇○而○古來○忠○
臣○孝○子○或○遭○不○幸○曰不必講○而○古○來○聖○賢○必○有○善○全○之○道○故首

先言三綱不能輕重以立其業是識見高處是文章家避難處

含蓄處係執升

○○○盜殺伋壽

○通篇論理○主○以○氣○說○起○氣○在○理○內○

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二氣之相應猶桴鼓也一物之祥不如人之祥○故國家以聖賢之出為祥而景星慶雲神爵甘露之祥次之物之異不如人之異故國家以邪佞之出為異而彗孛飛流龜孽牛禍之異次之是以王季文王迭出于古公之裔武庚祿父賓育于商紂之門亦各從其彙也○了○相○應○意○衛宣公之無禮昏縱悖亂腥聞于天乖戾之氣所召者宜其為凶為逆為奸為惡而伋壽二子並生其家然○善○讀○天○理○則天理有時而絕乎曰是所以為天理也世皆以人欲滅天理而天理不可滅際接彼衛公之家三綱壞矣五典亂矣凡生民之常性皆

剝喪而無餘矣而二子之賢忽生于至醜至圬之地焉是知上帝之降衷雖在昏縱悖亂之中未嘗不存也二子自幼而長所見聞者何事而介然自守習不能移豈得之于人乎是天以二子彰此理之未嘗亡也嗚呼天理固然矣在宣公之無道天反以賢子孫遺之亦有乖氣而或致祥者乎曰二子之賢君子之所謂祥而衛國之所謂妖也彼以其邪我以其正彼以其濁我以其清自淫朋惡黨視之豈不猶妖孽哉讒譖交作致二子之死又致惠公之逐又致黔牟之放又致左右公子之誅其為變孰大焉吾是以知天道之不誣乖氣之果致異也天雖降祥人無以承之則祥變而為

常存悖逆中者天意也

設一難中明

是不可滅意

乖氣致異

文字奇絕

異○使○宣○公○因○二○子○之○賢○一○念○悔○悟○而○復○于○正○〻○宮○闈○以○正○朝○廷○正○
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風○驅○雷○動○萬○惡○皆○消○固○可○以○移○
匏○葉○桑○中○之○詩○而○為○漢○廣○行○露○之○章○矣○此○豈○宣○公○之○所○及○哉○宣公
又轉出一意文○境不窮題理無漏
固不足責○以二子之賢○受之于天者如此反不能已衛國之亂者
何歟○曰黍稷穜稑之種○受于天也○如是而播○如是而植○如是而耘○
言當○以人○承天盡充○拓廣大之功
如是而獲者人也鹵莽滅裂而坐待倉箱之盈可乎○二子之受于
天者○大舜之資也○其處頑父嚚母之閭○終至格姦○雖守區〻之介○
死于無名○成父母之惡者○無他○而所以克養而廣大之者○不如舜
枝葉榛從有法有力
「耳○觀○二○子○之○生○則○知○天○理○之○不○可○滅○觀○二○子○之○死○則○知○天○資○之○不○

可○恃○是○道○也○非○洞○天○人○之○際○達○性○命○之○原○何○足○以○知○之○

桓公十六年○衛宣公烝夷姜○生伋子○屬諸右公子○為之娶于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于左公子○夷姜縊○宣姜與朔構伋子○公使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壽子載旌以先○盜殺之○伋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又殺之○

瞿昆湖曰○前後有檢有縱○有結有伏○甚○有○理○趣○

和氣致祥○乖氣致異○聽○于○氣○者○也○衛雖有二子○不能弭國之亂○故天資不可恃○惟○君○子○存○不○可○臧○之○天○理○自○然○變○妖○為○祥○轉○禍○為○福○

洞天人○達性命○言之鑿鑿○奇○據○文○章○有○此○地○步○已○在○百○尺○樓○頭○

升執

威公文姜如齊

設喻奇險如潑水濃背

天下同知畏有形之寇而不知畏無形之寇欲之寇人甚於兵革

承上禮字一篇主腦

禮之衛人甚于城郭而人每不能守禮者特以欲之寇人無形可

此段將冒語細細說明歸重禮字上讀俱激切

見故狎而翫之耳殊不知有形之寇其來有方猶可禦也至于無

形之寇遊宴之中有陷阱焉談笑之中有戈矛焉堂奧之中有虎

豹焉鄉鄰之中有戎焉藏於杳然寘然之間而發于卒然忽然

入題先提明禮字

之際非聖人以禮為之防則人之類滅久矣國君夫人父母沒則

作案

使大夫寧于兄弟禮也姑姊妹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亦禮也

語淡意遠筆有頓挫

是二禮者人不過以為別嫌明微耳亦未知其為甚急也及魯威

文姜犯是禮以如齊轉眄而罹拉幹之禍身死異國為天下笑一
（將去禮游禍亡二語斷定題面）
出乎禮而禍遽至此人其可以斯須去禮耶君子視欲如寇視禮
（急）（此段言守禮不可）
如城彼其左右前後伺吾之安守而將肆其吞噬者不可勝數稍
怠則墜其守矣吾之所以孤立于爭奪陵犯之場得保其生者恃
（惟君子宗禮以安身正論已足）
禮而已無此禮則無此身陞降俯仰之煩豈不勝於屠戮戕殺之
酷弁冕環珮之拘豈不勝于刀鋸斧鉞之加人徒見君子常處至
（又提出世俗不知其）
勞之地而不知君子常處于至安之地也世俗所以厭其煩而惡
（害將篇首辟喻又進一步委曲騰發歸到礼字作結文情旁化神）
其拘者亦未見其害耳誠之園于寇者樓櫓雖密猶恐其隙隍塹
（力量百倍）
雖險猶恐其夷豈有厭樓櫓之太密惡隍塹之太險者哉苟人果

能真見無形之惡則終日百拜猶恐其逸曲禮三千猶恐其簡也
況敢厭其煩與拘耶

成公十八年公與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
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

鍾退谷曰以城寇為喻立意高而格局奇
提禮字作一篇主意虛神幻筆不迂不腐變化千端可為時文
堆垛之藥　孫執升

重訂詩經新詮　卷一

[illegible]

楚武王心蕩

以斷為冒最得虛勢

氣聽命於心者聖賢也心聽命于氣者衆人也凡氣之在人逸則肆勞則怠樂則驕憂則懾生則盈死則涸氣變則心為之變有不能自覺焉志者氣之帥也今心隨氣變而氣反為志之帥矣氣反為志之帥而吾心志之盛衰惟氣之為聽則心者氣之役也聖賢君子以心御氣而不為氣所御以心移氣而不為氣所移歷山之耕南風之琴勞逸變於前而舜之心未嘗變也羑里之囚虞芮之朝憂樂變於前而文之心未嘗變也避席之時易簀之際生死變于前而曾子之心未嘗變也楚武王憑陵諸夏臨敵多矣迨其季

承言氣不□

虛含本題

正論氣聽命于心文勢矯健

此段言楚武以氣用事無治心之

年伐蕢爾之隨而心蕩焉彼初未知治心之理所恃者血氣之剛
（理故隨氣而蕩）
耳平時臨敵非真能不動也氣方剛也死期將至血氣既蕩心安
能不隨之而蕩乎彼鄧曼者方且歸之天而又歸之鬼神抑不知
（精透）
心即天也未嘗有心外之天心即神也未嘗有心外之神焉可捨
此而他求哉心由氣而蕩氣由心而出蠹生于稼而害稼者蠹也
蚋生于醯而敗醯者蚋也氣生于心而蕩心者氣也使楚武而悟
則賊吾心者豈他人耶將不得而遁矣賊既不得而遁盍亦鋤治
（不養為血氣養則為）
是氣絕其本根以去心之賊乎吁又非也浩然之氣與血氣初無
（浩然洞見本原）
異體由養與不養二其名爾苟失其養則為心之賊苟得其養則

氣爲心之輔亦何嘗之有哉憒亂敗越臨死生而失其正者是氣也氣定精明臨死生而得其正者亦是氣也（氣耶心耶）凌煙圖繪之功臣誰（臨敵不動終始如一）非前日之勍敵耶

莊公四年楚武王伐隨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嘆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王遂行卒于樠木之下

鍾伯敬曰論治心養氣精微透徹深得天人合一之旨然鄧曼一婦人既前知莫敖之必敗今又知王祿之且盡其慧心明眼自不可掩

李本寧曰名理淵然

東萊先生學道之文脫盡學道蹊徑心即天心即神浩然之氣與血氣初無異體世間文士豈能說得來前篇說理此篇說氣俱是大關頭大源委卻每于弄筆處有嬝々婷々之致江上峯青秋波臨去使吾低回不能已々

孫執升

重訂東萊博議一卷終

重訂東萊博議卷二

西吳孫　琮執升評定

鄧三甥請殺楚子

（每一設喻剴切動人）

陰陽風雨晦明，天之六氣也。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手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有醫語之記。六氣者，致疾之原，必使無（疾可除六氣）（不可除之）陰陽風雨晦明而疾可除，（疾不在除六氣）世寧有是理耶？不答人而答天，此天下之拙醫也。守身在我，而疾不在於六氣；守國在我，而患不在於四（經國名言）隣。端汝視履，嗇汝精神，時汝飲食，審汝藥石，六氣雖沴，於汝身何

有哉。豈汝德澤明汝政刑固汝封疆訓汝師旅。四隣雖暴於汝國。
何有哉。鄧之三甥（入題數語跌宕）不知國之存亡繫於我之治亂。反謂繫於楚子
之死生。汲汲然欲殺之。何其昧也。（小頓以起下）抑不知亡鄧之原。固嘗專在於
楚乎。環楚而國者如陳如蔡如鄭如許。下至於江黃道伯之屬。不（叅伍文法言楚必滅鄧）
可一二數也。（一轉最醒目）楚不先加兵。而唯急於滅鄧者。豈非見鄧有可乘之（言楚不必殺）
釁乎。吾國有可乘之釁。置而不憂。顧以降敵為憂。雖楚子可滑而（文祕周至）
殺。猶有楚國存焉。雖楚國可滑而滅。猶有諸侯存焉。為吾憂者。未
始有極也。當是時。強凌弱。衆暴寡。滅國之事。相望於策。使鄧有釁（又二段意）
可乘。諸侯將爭欲滅之。豈獨一楚哉。必若三甥之計。非盡吞四隣（即從上段幹入一層意）

不可亦迂矣嗚呼四隣固不可盡吞縱盡吞之亦未可恃以為安（快絕快絕）

也秦不亡於六國未滅之前而亡於六國既滅之後隋不亡於南

北未一之前而亡於南北既一之後亡國之釁夫豈在於隣敵耶

（世上皆三甥也尤深）

三甥之言謬戾明甚而世猶有追憾鄧侯不用其言者蓋小人之

情咎人而不咎己也用此心以觀古人宜其咎楚而不咎鄧也桀（感慨）

既放於南巢語人曰吾悔不殺湯於夏臺吁桀雖偶能殺湯天下

豈無放桀者耶桀為萬惡僅有不殺湯之善輒反自悔以為失是

（哀桀以哀三甥哀桀之多也）

恥一善之尚存欲萬惡之皆備也哀哉

莊公六年楚文王伐申過鄧鄧侯止而享之騅聃養三甥請殺

楚子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鄧侯弗從○還年○楚子伐鄧○十六年○
滅之○
殺隣以存國○於情甚歉○於理甚悖○首以六氣致疾爲譬○近取諸○
身○雖愚易曉○且隣國不獨一楚○豈可盡殺○縱可盡殺○秦隋又爲
殷鑒○如醫者不教人養生○而欲除六氣○豈理哉○侃侃正論○末引
桀悔不殺湯○尤爲痛哭之談○　孫執升

魯莊公圍郕

（奇論驚人）

事之相反者莫如勇怯而相近者亦莫如勇怯奮然勁悍與法相反者小勇也退然溫克與怯相近者大勇也以謂小勇勝小敵者是已以謂大勇勝大敵者是已寇敵之來雖多至於百萬知兵者談笑而麾之猶摧枯根槁然豈足為大敵哉大莫大於心敵忿欲之興鬱勃熾烈內焚肺腑劍不能擊戟不能撞車不能衝騎不能突自古賁育韓白之徒戰必勝攻必取者未嘗不受屈於是敵也賁育韓白冠古今之勇者也今勝賁育韓白之所不能勝得不謂之大勇乎然非有攻城畧地之可紀也非有伏尸流血之可駭也

（承出小勇大勇）（大勇出大敵）（由大敵出心敵）（形容心敵何等鎮靜）（轉下說大勇似怯）

非有獻俘奏凱之可誇也內克大敵犯而不校與怯者相去不能以寸世又將以怯名之矣此勇怯相近而難辨者也（結起語）齊魯同伐郕而齊專有其功人情之所必校也（入題紆徐有度）莊公歛兵不校罪已而不罪齊抑不知莊公勇者歟怯者歟吾斷之曰莊公蓋怯者也（說明主意）大勇不校（不是）大怯亦不校勇者不校是不欲校也怯者不校是不能校也勇者以義不當校故勝其私心而不校使遇義所當校者出其餘勇天（一味不校立義字作骨）下已不能當矣彼魯莊之視齊襄乃君父不戴天之讐義所必校（說莊公）者也（當勇）反畏怯而俛首為讐人之役坐視其取郕而不校者特畏其強而不敢校耳姑託罪已修德之辭以自解於衆豈其本心哉莊

公之不校與勇者正相反烏得比而同之耶或曰世固有以弱犯
（非量力寔是不敢校為真怯）
強以小犯大不量力而取斃者莊公雖不得為勇亦庶幾善量力
（精語不煩）
者也曰論義者不論力君父之難義所必討不幸而力不勝死於
讐敵亦足以自獻於先王矣以仇牧之怯豈能勝南宮萬之勇哉
閔公之難忽怯而直前雖斃於南宮萬之手世未有以不量力罪
（又興一波結出莊公病根罪狀確是春秋之筆）
之者也若是則莊公當與齊爭歟曰莊公忘君父之讐而與齊通
又與之連兵而伐郕及不得郕而爭則是爭利之師而非復讐之
師也然則莊公之是役爭亦失不爭亦失々在於通齊之始耳一
失其始進退上下何往而非罪哉故曰君子作事謀始

莊公八年○師及齊師圍郕○郕〻降於齊○仲慶父請伐齊○公曰○我實不德○齊師何罪〻〻我之由○其務修德以待時乎○

茅鹿門曰○大凡貶題文字○須要反○復○下○難○使○他○分○疏○不○得○方○為○有○體○此文深得之○

勇怯○論其跡耳○篇中提心字○義字○為○窮○源○之○論○後言爭亦失○不爭亦失○則○是○怯○亦○失○勇○亦○失〻○在○不○能○謀○之○於○始○耳○故引易辭為結○立議極正極深○○勇者不欲校○怯者不能校○莊公不敢校○耳○讀之○發笑○兩段設難○層〻折倒○直令入地三尺○孫執升

妖祥

怪生於罕而止於習（只一句作案）暨赫然當空者謂之日杲然徧空者謂之星油

然布空者謂之雲隱然在空者謂之雷突然倚空者謂之山渺然

際空者謂之海使未識而驟見之豈不大可怪耶其所以舉世安（少見多怪俗情自古皆然）

之而不以爲異者習也甚焉悽慘之妖木石鱗羽之異世爭怪而

共傳之者以其罕接於人耳天下之理本無可怪吉有祥凶有祲（了習罕二字）（習罕二字只說俗情言本無怪方）

明有禮樂幽有鬼神是猶晝之必夜也何怪之有哉夫子之不語（見說理）（息多少發言）

怪非懼其惑衆也本無怪之可語也人不知道則所知者不出於

耳目之外耳目之所接者謂之常耳目之所不接者謂之怪怪則（仍將習罕字作翻頭）

（不能求于殼形之先所以見怪）

辯之常則輕之抑不知耳之所聞者殼爾而殼殼者初未嘗聞目
之所見者形爾而形形者卒未嘗見日星也雲雷也山海也皆世
俗飫聞而厭見者也至於日星何為而明雲雷何為而起山何為
而峙海何為而停是孰知其所以然者乎其次愈近其理愈遠其
迹愈顯其用愈藏人之所不怪者有深怪者存焉吾日用飲食之

（所謂殼之形之者原在行習之間不必遠求）

間行不著習不察尚莫知其端倪反欲窮其辯於荒忽詭昧之表
何其舛於先後也天下皆求其所聞而不求其所以聞皆求其所

（所以聞所以見只在飫聞厭見之中又何疑於怪）

見而不求其所以見使得味於飫聞厭見之中則彼不聞不見者亦將
釋然無疑矣子路學於夫子以事鬼神為問又以死為問子路之

心。盖以人者吾所自知。不知者鬼神而已。生者吾所自知。不知者死而已。吁（人鬼生死融徹無碍）至理無二。知則俱知。惑則俱惑。安有知此而不知彼者哉。果知人則必無鬼神之問。果知生則必無死之問。觀其鬼神之問。可以占知其未知人也。觀其死之問。可以占知其未知生也。夫（子路死于悟後）子荅之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子路深省於一言（他日夫子言不得其死猶為戲論）之下。故白刃在前。結纓正冠。不改其操。則人鬼生死之際。子路其自知之矣。在睽之歸妹曰。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易）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其象曰。遇雨則吉。羣疑亡也。幽明（直達本原如諜孫麦鷄犬不落孫註窠臼）實相表裏。幽隣於明。明〻隣於幽。初未嘗孤立也。是交居睽之孤子

然獨立睽幽明而為兩全睽生疑疑生怪故見塗之豕載車之鬼陰醜詭幻無所不至然至理之本同然者終不可睽疑則射解則止疑則寇解則婚向之疑以為怪者特未能合幽明而為一耳（和盤托出）猶陽之發見陰氣伏匿陽明陰幽常若不通及二氣和而為雨則陽中有陰陰中有陽孰見其異哉陰陽和則為雨則群物潤幽明合（說到一片空明境界用筆只如）而為一則群疑亡融通灌注和同無間平日所疑蕩滌而不復存矣子路之聞豈非遇雨而群疑亡者乎惜乎左氏不足以知此（說詭譎理之文此為最上乘）

左氏所載妖祥之事凡數十條今以文多不録

丘瓊山曰引睽之文以贊子路文字恍然惚然一似左氏一似

識得幽明合一本無可怪何論習何論罕何論飫聞鮮見何論

不聞不見揔只是這個後半圓言玉屑是引易以賛子路名是

引子路以詮易何必夜半前席詑為秘密　孫執升

歲得幾明今一本無下怪何論習何論字何論餘閒求見何論

齊魯戰長勺

就本事直入翻起是斬関奪幟手

魯莊公與齊戰於長勺兩軍相望此為何時而以聽訟用情對曹

徐徐說來緩急迴旋筆情宕

劌之問戰何其迂濶而遠於事情耶是言也特以語宋襄陳餘則

往

見許矣特以語孫武吳起則見侮矣彼曹劌遽以一戰許之意者

劌亦迂儒曲士之流歟觀其從莊公戰以我之盈乘彼之竭以我

之整逐彼之亂機權韜畧與孫武吳起並驅爭先初非宋襄陳餘

回顧

儕匹也使莊公之言誠迂濶而不切事情豈足以動劌之聽耶其

合蓄

所以深賞而亟許之者殆必有說也馬之不敢肆足者御轡束之

本將莊公

察獄以情為主意却前一步發論

也民之不敢肆意者法制束之也御轡敗然後見馬之真性法制

（先說民之真性在固結于法制之外）

弛然後見民之真性困之不敢怨詈之不敢叛者制之於法制耳大敵在前搶攘駭懼平日之所謂法制者至是皆渙然矣法制既散真情乃見食馬之恩羊羹之怨恩之怨之各以其情而報上苟

（情詞愷爽）（即說上文進一）

非豫暇之時深恩固結於法制之外亦危矣哉凡人之易感而難

（歷起叢引出子羔有情有脉）

忘者莫如窘辱怵迫之時子羔為衛政刖人之足衛亂子羔走郭門刖者守門曰於此有室子羔入追者罷子羔曰吾親刖子之足此乃子報怨之時也何故逃我刖者曰君之治臣也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臣以

（引二事必反覆盡致使情景透徹無一遺意而止）

所以脫君也夫人在縲絏之中錙銖之惠有若鈞石子羔特一有

司耳有哀矜之意無哀矜之實人猶報之若是況莊公君臨一國
小大之獄皆必以情人之恩報豈予美比耶獄死地也戰亦死地（論戰精）
也（語）昔居死地嘗受其賜今安得不赴死地以答其賜哉民既樂死
則陷堅却敵特餘事耳蓋嘗論之古人論戰與後人之言戰不同（得其心方能樂死）
蓋有論戰者有論所以戰者軍旅形勢者戰也民心者所以戰也（此所以得民心者）
昔晉士蔿嘗曰禮樂慈愛戰所蓄也當時之論兵者每如此柳宗（有此餘文題意才足）
元論長勺之役乃謂徒以斷獄為戰之具吾未之信歷舉將臣士
卒地形之屬宗元之所言皆所謂戰而非所以戰也烏是以知之
莊公十年齊既伐我公將戰曹劌入見問何以戰云云公曰小

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公與之乘○
戰於長勺○齊師敗績○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
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

茅鹿門曰○春○容○有○度○

戰○刑○之○大○者○也○折獄自可通於戰勝○無論宋陳○孫吳何足知之○
如○以○之○戰○王○道○存○焉○故○以○得○民○心○結○之○若曹劌論氣○再衰三竭○
猶○是○權○術○餘○唾○儒○者○所○勿○道○也○

孫執升

宋萬弑閔公

突起似破格而轉折變化神乎規矩

陸戢聲踝公孫述之待馬援也岸幘迎笑光武之待馬援也以述之蕭反取井蛙之譏光武之嫚而援委心焉然則樸遫小禮果非所以待豪傑耶英雄豪悍之士磊落軼蕩出於法度之外為君者亦當以度外待之破崖岸削邊福拊背握手以結其情箕踞盛衰以折其驕嘲誚調浪以盡其歡慷慨歌呼出肺肝相示然後足以得其死命是非樂放肆如待豪傑者法當如是也南宮萬之勇聞於諸侯宋閔公未嘗以法度之士遇之其靳侮之者豈非欲畧去細謹自謂得待豪傑之法耶然終召萬之怨至於見弑何也袒裼

筆法縱橫無不匠心有呼有應

入題有頓挫

設喻之切

縣虎必馮婦而後可怯夫試馮婦之術適足以劇虎牙耳古之嫚

特提出

漢高帝不特異乎公孫述乎異乎光武便立結構

侮者莫如漢高帝漢高之嫚侮豈徒然哉踞洗以挫黥布隨以王

者之供帳嫚罵以挫趙將隨以千戶之侯封用不測之辱施不測

之恩降霜霰於炎蒸之時轟雷霆於閉蟄之際顛倒豪傑莫知端

東高帝即東公孫述即東宋閔公文法嚴密化使人不測

倪此高帝所以能鼓舞一世也無鼓舞之術拘則為公孫述縱則

此段又就漢高轉入一

為宋閔公何從而不敗哉噫此不足論也若漢高之術可為至矣

層將鼓舞之術進以名教樂地而揆情度理曲折周至

猶有時而窮故嫚侮之患卒於末年此所以厭拔劍擊柱之爭而

俯就叔孫通之儀也高豈不欲早用叔孫通之儀哉彼見其所謂

儀者拘綴苛碎決非武夫悍將所能堪天下未定而遽行之必失

[illegible]之○致○字爲棄禮法而[illegible]之中自有[illegible]也豈

[illegible]捺筆、所能測哉○采薇出車東山之詩而雪寒蟲草木禽獸僕馬（更進一步寫出二字○因[illegible]）

衣○裳○室○家○婚○姻○曲○盡○人○情○昵々如○兒○女○語○文○武○周○公○之○待○將○帥○開（妝束周匝）（徼轉）

公○見誠○蓋如此○初○未○嘗○如○陋○儒○之○拘○亦○不○至○如○後○世○之○縱○也○漢○高（漢高有情）

明達最易告語○惜乎無以是詩曉之

莊公十一年○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歂孫生

搏之○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不敬子

矣○病之○十二年○宋萬弒閔公○

李本寧曰○落筆○操縱如意○

蘇家作文。自誇縱橫如意。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果是妙境。而談理處。往往排宕如此等大精警細密。一線不走。有老泉之嚴謹。無東坡之佚蕩。髯翁雖善謔。不得以道學先生易之也。通篇以鼓舞豪傑立論。以拘縱二字作骨子。此不過漢高輩以術籠絡天下。無為豪傑覷破。王者之槃將開心見誠之妙。猶未夢見。莫謂儒者之言迂濶不近事情。

孫執升

鄭厲公殺傅瑕原繁

開口即立斷案已款其罪二蓋只情形不惡而嚴冒語似徑

禍莫甚於內叛姦莫甚於中立二者之罪孰為大曰中立之罪為

此段言內叛之奸

峭而有層折

大是何也內叛之罪易見中立之罪難知人臣之叛君即讐者五

奸使人疑謂

尺童子皆知疾之雖所謂讐敵者資之以集事亦未嘗不賞其功

之愚亦可

而疑其心也今日為我所誘而叛君安知他日不為人所誘而叛

借之除之非為君者不可測此理也投發也

我乎吾位未定則借之以成功吾位既定則除之以防患此傅瑕

叛子儀而納厲公終不免於厲公之誅也乃若原繁之自為謀可

此段言中立之奸

謂密矣自莊公之世用事於朝歷忽亹儀突之變國四易主泯然

此奸人討便宜處

中立舉無所助入則事之出則舍之視君位如傳舍不置欣戚於

其間依阿取容優游卒歲既不為人所愛亦不為人所憎自古之
持祿保位者率用此術雖遇明主亦未易察其姦也屬公以私憾
殺之固非其正天其或者假手於屬公以大警為臣者歟觀繁對
屬公之辭曰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信如是說則苟據
君位者皆奉之無所擇簒亦君也僣亦君也盜亦君也讐亦君也
為臣者皆操此心則人君將安將恃乎甚矣繁之姦也嗚呼論人
臣之罪者至叛逆而極然事克則卿不克則烹成敗猶居其半也
至於中立者自謂無往而不滑志國有存亡君有廢興時有治亂
民有安危吾之爵秩常自如也彼何預於我哉其用心可謂姦之

尤者矣中立如原繁有時而工厲公之誅則世之取容者果可以長無禍乎吾固表原繁之誅以風中立之士云

莊公十四年鄭厲公自櫟侵鄭獲傅瑕傅瑕曰苟舍我請納君傅瑕殺鄭子而納厲公厲公入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既伏誅矣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

王鳳洲曰立儀正大吐辭雄渾有學之文也

二種之姦一也中立者使人不知而獨享其利其奸深一層其罪加一等國法難寬人情難恕即造物所不容耳肺肝如見面目如畫摹寫處即是斷案

孫執升

王賜虢公晉侯玉馬

（以天立誤甚高）

為天守名分者君也天未嘗以名分與人君天特寄人君俾守之耳與地廣輪之博版籍生齒之繁甲兵乘卒之雄皆君之有（天特寄之非君）獨名分者非君之有也（之有危言讜論）周惠王誤視為己物輕以假人當虢公晉侯之來朝等其玉馬之數不為之隆殺殊不知天秩有禮多寡不可亂也假天之秩以為私惠則天之所以寄我者亂矣（應寄字）人心無厭侯而可假公之禮則公亦思假王之禮（漸不可長）惠王既假晉侯以公禮矣後數十年而晉文有請隧之舉果欲假王之禮非惠王啟其僭心（設創數十年後何敢不謹其始）晉文遷敢爾耶聖人欲上全天子之尊必先下謹士庶人之分守（詞理醇粹）

其下所以衛其上也況公侯之近乎吾觀儒者之議論每力爭於毫釐尺寸之間非特較公侯璧馬之多寡也如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所爭者纔再重耳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之堂七尺所爭者纔二尺耳由庸人而觀天子諸侯之分豈再重之席二尺之堂所能抑揚何儒者之迂耶大隄雲橫屹如山嶽其視尺寸之土若不能爲隄之損益也然水潦暴至勢與隄平苟猶有尺寸之土未沒則瀕水之人可恃無恐當是時百萬生靈之命係於尺寸之土爲尺寸之土可以遏餘鑿之害尺寸之禮可以遏僭亂之源然則儒者力爭於毫釐尺寸之間非迂也勢也

〔世人每迂濶儒者之議不知其防微杜漸關係最大〕

〔條條明白〕

〔立論親切文勢滂沛若不可禦〕

〔關係在細不在鉅〕

〔何等關係〕

〔收得住〕

公晉侯朝王並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瑴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教不以禮假人

尚書曰天秩有禮天字非泛常冒頭泛常說天似迂說到俾君守之非君之有何等親切末以勢字收繳亦有筆力想當時儒者之迂為世非矣東萊屢及之有感而然耶孫執升

鬻拳兵諫

人臣之憂在於諫君之不從諫之道難矣哉誠之不至未善也理之不明未善也辭之不達未善也氣之不平未善也行之不足以取重於君未善也言之不足以取信於君未善也其所憂者惟恐吾未盡諫之之道亦何暇憂其從否乎不憂術之未精而徒憂病之難治天下之拙醫也不憂算之不多而徒憂敵之難勝天下之庸將也臣之納諫也苟尤君而不尤己不能導君使自從而欲強君使必從其流弊終至於鬻拳脅君而止耳鬻拳豈欲脅君哉告而不聽故出於強強而不聽故出於脅脅君愈不聽

而愈求之於君曾不知反求吾納諫之道盡歟否歟諫吾職也聽（不於己勞必至于强聒以見諫若非深文）非吾職也吾未能盡其職乃欲越其職以必君之聽可乎當其臨楚子以兵乃懼楚子不納也幸楚子不以爲悖耳苟楚子之不從（亂甚）吾不知鬻拳將何術以繼之乎不幸爲楚子所誅則陷於逆亂其（辨得明析）心迹終無以自見於世矣鬻拳亦知其不可繼故以刖足之心明（自處乎不可知之地雖以刖自明）吾兵諫之迹後世欲學吾之兵諫蓋學吾之刖足乎刖足不可學（晚矣）（只恐後人學兵諫不肯學刖足耳）則兵諫亦不可學也聖人之道欲後世之皆可學鬻拳之事欲後世之不可學何其與聖人異耶先之以稱兵後之以刖足壞於前（何還與聖人比）而修於後隨失隨救焦然不寧吾恐聖人之舉事不若是之煩且

勞也道有樞言有會樞移則舟轉輪運則車行夫豈在於用力耶（恍然見古大臣從容）古之人固有廣厦細旃之上從容片言基平治之原者固未嘗動（黑論極温厚和平之旨）聲色費辭說也牽裾折檻已為下策況動干戈於君側耶荀卿儒之陋者也其論諫諍輔拂乃曰自能率群臣百吏相與強君之雖不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患謂之輔拂之說即鬻拳之說皆欲以力強其君者也匹夫所恃以動萬乘者道存焉耳苟欲與之（真儒之言其有憂）較力是丐者與倚頓較富也危矣哉（患乎）

莊公十九年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不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

李衷一曰○閎微恬靜○望而有盎然之色○

人臣無將○脇君之原○在於先君刖足之刑○足以啟兵○君之罪乎○

豈可以是解免○先生曰○不幸為楚子所誅○則陷於逆亂○世雖揣

度之言○即先生之爰書○也○嚴而婉○

孫執升

○○○卜筮

物莫不然先礎先雨而潤鐘先霜而清灰先律而飛蟄先寒而閉（又一句唱播甚　物無心何以能先無心之心不在物在人）

蟻先潦而徙鳶先風而翔陰陽之氣混沌磅礴於覆載之間而一（通篇以心字作）

物之微先見其幾如印券符鑰無毫釐之差何也通天地一氣同（主句三呼心字）

流而無間者也一物且然而况聖人偹萬物於我乎聖人偹萬物（偹乎心也）

於一身上下四方之宇古今來往之宙聚散慘舒吉凶哀樂猶疾（能覺然知者心也）

痛疴癢之於我身觸之即覺下之即知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欲（二步一峽）

將至有開必先仰而觀之熒惑德星欃槍枉矢皆吾心之發見也

俯而觀之醴泉瑞石川沸水鳴亦吾心之發見也蓍龜而占之方功

義弓若少奇耦亦吾心之發見也未灼之前（心在萬物之先）三兆已具未揲之前
三易已彰龜既灼矣蓍既揲矣是兆之吉乃吾心之吉是易之爻（卜之）
乃吾心之變混融交徹泯然無際敗甲朽株云乎哉故曰聖人不
（以心）煩卜筮在聖人觀之拂龜布蓍已為煩矣況區區推步揣摩之（心而已）煩
耶卜筮之理嘗見於大舜之訓矣曰卜不習吉而已一吉之（心而已）外無
他語也又嘗見於神禹之疇矣曰象從筮從而已一從之（心而已）外無他
語也又嘗見於武王之誓矣曰朕夢協朕卜而已一協之外無他
語也又嘗見於周公之誥矣曰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而已一食（心而已）（不求于心吉凶無憑証安附見）
食之外無他語也後世始求吉凶於心外心愈疑而說愈鑿說愈

鑿而驗愈疎傳之以瞽史之習雜之以巫覡之妄千蹊百徑庶幾
一中失之於心而求之於事殆見日勞而日拙矣左氏之所載是
已或者以左氏所載巧發奇中動心駭目而不知起隱訖哀二百
四十二年之間其驗者總數十事耳是數十事者聚於左氏之書
則多散於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則希闊寂寥絕無而僅有也乃若
誕謾無驗不傳於書者吾意不啻什百千萬於此也謂左氏之所
載彼善於此如穆姜荀罃子服惠伯之屬猶庶幾焉是雖未足少
議聖人之卜筮然類能信其心之所安而不奪於瞽史之說近之
矣不信瞽史是真信著龜者也是心之外豈復有所謂著龜者耶

雖而快足破好奇之惑

著龜在心故

噫桑林之見妄也倭句之應僭也實沈臺駘之祟妖也彼龜著之中曷嘗真有是耶妄者見其妄僭者見其僭妖者見其妖皆心之所自發見耳龜蓍者心之影也小大修短咸其自取偃者曲而躄者跛夫豈影之罪哉

左氏所載卜筮有驗之事凡十數條今以文多不錄

王濟之曰鑿理精透

吉凶禍福何憑可憑者人心耳可為洞見本原之談掃盡瞽史之妄萬物一體痛痒相關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故首以物之先喚出心字朱子晚年乃悔其格物支離之學使東萊更與商確

復有異同守丞　孫執升

曹劌諫觀社

春秋之時王綱解紐周官三百六十咸曠其職惟史官僅不失其（摘出史官不失職為治亂大）守（閔頑）耳曹劌諫魯莊公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當是時人（即入本事作斷簡峭）君之言動史官未有不書者為君者視以為當然而不怒為史者（當然一字有斷兩）視以為當然而不駭此三代之遺直也（當然即直道）其後管仲之戒齊威也曰（已與曹劌之言不同）作而不記非盛德也管仲之所言雖是而已開作而不記之端也（又與管仲之言不）又其後周王之私犒晉使也曰非禮也勿籍周王之所舉已非而（同引二事作轉出直道猶存）且顯然戒史官以勿籍矣然一時之史官世守其職公議雖廢於上而猶明於下以崔子之弒齊君史氏直書其惡殺三人而書者

踵至身可殺而筆不可奪鐵鉞有弊筆鋒益強威加一國而莫能（讀過鐘三是有歎）
增損汗簡之半辭終使君臣之分天高地下再明於世是果誰之（呼）
功哉鳴呼文武周公之澤既竭仲尼之聖未生是數百年間中國
所以不淪喪者皆史官扶持之力也（應）昧谷餞日之後暘谷賓日之（火官）
前暮夜晦冥群慝並作苟無燭以代明則天下之目瞽矣春秋之
（有功于春秋之時）
時非有史官司公議於其間則胥戕胥虐人之類已滅豈能復待
仲尼之出乎史官非特有功於仲尼之未出也使其阿諛畏法君（史官更有功于仲尼）
舉不書簡編失實無所考信則仲尼雖欲作春秋以示萬世將何
所據乎無車則造父不能御無弓則后羿不能射無城則墨翟不

能守大矣哉史官之功也

莊公二十三年〇公如齊觀社〇非禮也〇曹劌諫曰〇云云〇君舉必書〇書而不法〇後嗣何觀〇

開口說破主意〇不作承〇即斷結本題〇以後暢論直史之功〇滿肚〇不合時宜〇借一事作題目發出自家議論〇是東萊扶持世道文字〇東萊雖在史館〇不得行其志〇公是公非〇植直道於千古〇一部傳議當與知罪之書並行天地之間〇此篇殆自況與〇孫執升

○○○晉殺其世子申生

晉殺其世子申生孰殺之士蔿殺之也殺申生者實驪姬之譖士蔿何與焉士蔿開其隙驪姬乘其隙也群公子之出於威莊者豈他人哉其尊者固不待言其卑者猶獻公之從父昆弟也士蔿逢獻公之惡反覆詭詐陷之於死地使獻公屠其宗族昆弟如刈草管畧無惻怛不忍之意其於宗族昆弟之間既如此可獨難於其子乎此所以來驪姬之譖也對伯夷者不敢論賄賂對比干者不敢論阿諛驪姬雖嬖苟非習見獻公之殘忍亦豈敢一日遽譖其三子哉彼士蔿憂申生之不得立憂蒲屈之不可城終日焦然憂

晋之禍憂之誠是也抑不知造是禍者果誰乎驪姬之譖即襲吾（爲運無詞以對）（竊責至此士）
前日譖冨子之術也蒲屈之城即襲吾前日城聚之術也使我不
唱之彼烏得而和之使我不先之彼烏得而繼之是故開獻公殘
忍之心者士蔿也教驪姬離間之術者亦士蔿也已開則不可復（夯惑雖悔無及[illegible]得可痛可惜）（其毋不）
閉已教則不可復悔授賊以及而禁其殺人世寧有是理耶雖使（斷羞此然不爲深刻）
一法吏發是獄亦必首士蔿而從驪姬也吾嘗考晋國之本末又
知開禍端者非獨士蔿其所從來遠矣晋穆侯之二子長則文侯（推開一步非寛士蔿言開隙者必受其禍反覆推寃可悲可涕）
而威叔其季也而自威叔以来視文侯之子孫不啻寇讐必鋤其
根而奪其國者不過欲啓子孫之業耳殊不知殺文侯之子孫是

殺吾之子孫也吾私其子而殺其昆弟則吾之子亦私其子而殺
其昆弟矣然則威莊之族雖曰獻公殺之其實威莊殺之也威莊
親其子而讐昆弟於一族之中分親與讐其私也甚於獻公親奚
齊而讐申生入於諸子之中分親與讐可謂私之私矣私日勝則
心日侈當威莊殄滅文侯子孫之時其心必謂是害既除則吾子
（桓莊開隙以自殺其子孫）
孫可以享無窮之利也豈自料害其子孫者乃吾子孫耶當獻公
殄滅威莊子孫之時其心必謂是害既除則申生可以享無窮之
（獻公開隙以自殺其子）（說私字出愛字斷出無窮）
安也豈自料害申生者乃吾身耶嗚呼私生於愛而害愛者莫如
（議論）
私天下未有私而能愛者也獻公始私申生至於盡滅威莊之族

以除其偏愛之心至矣曾未閱時嬖於驪姬遽移其愛於奚齊其

（私而愛之反以生害况其愛又移而之他則禍無窮矣）

為奚齊而殺申生即為申生而殺威姜之族者也向之愛申生之

（獻公雖無此事亦理勢之所至）

心果何所在耶申生之愛既可移於奚齊則異時奚齊之愛亦可

移而之他矣不惟昔之愛申生者不可保即今之愛奚齊者亦未

（東愛私二字又出一真字）

可保矣然則徇私者豈能真有所愛哉果出於真則必不可移矣

（事出莊子）

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天性之愛豈外物所能移耶獻公

（私與愛皆非真則天性中來）

苟能悟此愛之非真一念之中識天性之愛則本根枝葉與生俱

（推本獻公是窮河之源）

生而不可離何憂乎士蔿何憂乎驪姬

莊公二十三年晉獻公患桓莊之族偪士蔿曰去富子則群公

子可謀也○士蔿○與群公子謀○譖去之○二十四年○人與群公子謀
使殺游氏之二子○二十五年○士蔿使群公子盡殺之○乃城聚而
處之○冬晉侯圍聚○盡殺群公子○二十八年○初晉獻公烝於齊姜○
生申生○伐驪戎○得驪姬○生奚齊○驪姬嬖○欲立奚齊○譖申生○縊死之○

汪南溟曰○名理之言○情辭俱切○穆獻有知○當涕泣領之
開隙○乘隙○善於立論○究得到斷○得定○又推出私字愛字○真字○摠
之○滅其○天性○故至此○極○使晉君臣愧之○無解○悔之○莫及○不惜痛
哭流涕○發出慘毒根由○告天下後世○東萊○真可○謂○大慈○悲○大雄○

猛孫執升

齊侯救邢封衛

王者之所憂（開口重處）霸者之所喜也王者憂（憂字）名霸者喜名（天快）一名何為而可憂（承明王者憂）名耶不經桀之暴民不知有湯不經紂之惡民不知有武使（敷語深）湯武幸（得湯武之心）而居唐虞之時無害可除無功可見與斯民相忘於無事之域則聖人之志願得矣功因亂而立名因功而生夫豈吾本心耶是故雲霓之望非湯之盛也乃湯之不幸也壺漿之迎非武王之盛也乃武王之不幸也（轉落霸者喜名）霸者之心異是矣王者恐天下之有亂霸者恐天下之無亂亂不極則功不大功不大則名不高將隆其名必張其功將張其功必養其亂狄以閔之元年伐邢其後二年而齊始

遷邢於夷儀遂以僖之二年滅衛其後二年而齊始封衛於楚丘齊威之恤二國必在於二年之後者何也所以養其亂也齊威之（養亂二字深誅桓公之）心以為當二國之始受兵吾亟却之則亦諸侯救災恤隣之常耳（心寫桓公養亂之意二開二闔一反一正愈搏愈切）其迹必不甚奇其事必不甚傳其恩必不甚深曷足以取威定霸哉（悲久寒有失妙算）先饑而後食之則其食美先渴而後飲之則其飲甘今吾坐養其亂待其社稷已顛都邑已傾屠戮已酷流亡已衆然後徐起而救之援於危蹙顛頓之中置於豐樂平泰之地是邢衛之君無國而有國邢衛之民無身而有身也深仁重施殆將淺九淵而輕九（泰手之心由書名之）鼎矣故其功名震越光耀赫然為五霸首向使絕之於萌芽則名

安得如是之著耶嗚呼邢衛之難曰君曰卿曰士曰民肝腦塗中（之遺胔）原膏液潤野草菅仁人視之奔走拯救不能一朝居也令齊威徒欲成區區之名安視其死至於二年之久何其忍耶長人之亂而（言其心之殘忍痛切）欲張吾之惠多人之虐而欲明己之勳是以萬人之命而易一身（之極）之名也是誠何心哉一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怵惕惻隱之心不期而生此人之真心也真心一發不可禦豈暇計其餘哉有人於此（舊語翻出新意）謂彼未入於井而全之其功淺既入於井而全之其功深縮手旁觀俟其既墜乃褰裳濡足而救之則其父母必以為再生之恩鄉隣必以為過人之行義槪凜凜頓動閭里回視前日未入井以救

之者父母不謝鄉鄰不稱若夫不倖然則為孺子計者寧遇前一（似詰問似點醒愈淡愈）

人耶寧遇後一人耶噫此王霸之辯也（徵　一句陡住有千鈞力）

閔公元年狄人伐邢僖公元年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

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還之閔公二年狄滅衛衛文戴公以廬於曹

僖公二年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

鍾伯敬曰寫霸者喜名喜功之心如畫

坐視塗毒而不救直謂之殘忍可也卻從喜名說起名何切於

桓公其養亂張功名實兼收其殘忍更深一層論曰正而不譎

醒人猶有怨詞行文鬆秀婉麗步步移情　孫執升

管仲言晏安（反言似正）

以言警世者不可為駭世之論管仲告齊威公之言曰宴安酖毒（先設反勢又是一法）不可懷也酖〻人之口裂肝腐腸死不旋踵宴安雖敗德其禍豈遽至如是之裂哉意者仲有警世之心而不免於駭世之病歟殆非也（論）使仲果盡言其實則世將愈駭矣（即將駭字照應又巧）世之死於酖者千萬人而（明眼人雖）一人耳死於宴安者天下皆是也（一篇主意）宴安之毒至慘至酷無物可譬仲殆就世之所畏者為譬也地之於車莫仁於羊腸而莫不仁於康衢水之於舟莫仁於瞿塘而莫不仁於溪澗（峭鍊似晉人語）蓋戒險則全翫平則覆也生於憂勤死於宴安厥理明甚人所以不知畏者特習之

而不察耳。端居之暇，嘗試思之，使吾志衰氣惰者誰歟？使吾功隳〔此貶言晏安爲毒〕
業廢者誰歟？使吾歲月虛棄者誰歟？使吾艸木同腐者誰歟？使吾
縱欲忘返而流於惡者誰歟？使吾馳騖忘患而陷於禍者誰歟？皆〔因門寒生四不出入字巧妙却有情〕
宴安之爲也。是宴安者，衆惡之門，以賢入者以愚出，以明入者以〔理使人猛省〕
昏出，以剛入者以懦出，以潔入者以污出，殺身滅國，項背相望，豈
不甚可畏耶？雖然，君子之耳目口鼻所欲與人無異也，苟衆人所〔諺盜而諧喚倍令須妬此〕
謂宴安者果可樂，則君子先攫之矣。其所以去彼而取此者，見衆
人之宴安，放肆偷惰，百殃並集，其心戚然不寧，乃憂勤之大者耳。
君子外雖若憂勤，中有逸樂者，自强不息，心廣體胖，無人非無鬼。〔樂在其中〕

責其安殆若泰山而四維之也然則善擇宴安者誰如君子哉

閔公元年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云云

王鳳洲曰冷捧熱喝最可發人深省

苑桂酖毒者少死於宴安者多千古至言當勤座右中段言宴安歷歷可畏君子亦人情豈不欲宴安但非人之所謂宴安是在善擇耳尤為警切　孫執升

齊仲孫湫觀政

（言觀俗所知之政非輕政而後其朝莫錯分淺）

觀政在朝，觀俗在野。政之所及者淺，俗之所得者深（深二字）。昔之善覘人之國者，未嘗不先其野而後其朝也。入單父之野而見棄漁之俗，則已知子賤之政矣；入中牟之野而見馴雉之俗，則已知魯恭之政矣。彼所以一見其俗，遽許二人之賢，不復考察其政者，殆有說也。（着語簡練，意更精到）

蓋善政未必能移薄俗，美俗猶足以救惡政。自武而成，自成而康，歷三世而利口未殄。（致語申薄俗難移）自高而惠，自惠而文，歷三世而辭語猶存。以政移俗，其難如此。（數語申美俗能久）以商之善，數百年而為宋；以堯之儉，餘千年而為晉，實流風遺俗攬持之力也。（引入本題，悠揚有度）彼覘國之興亡者，不占諸風

俗尚誰占耶齊仲孫湫之對齊侯曰魯秉周禮未可動也湫之所
謂秉周禮者果誰歟閔公魯君也哀姜君母也慶父大臣也閔公
叙事能品
生甫八年固不識所謂周禮若哀姜則棄位而奸若慶父則弑逆
之賊凡周禮之大禁舉犯之矣觀魯之朝王綱淪九法斁指何物
先頓周禮既失點落襯俗有勢此段
以為周禮耶吾是以知湫之觀魯不觀其政而觀其俗也魯自周
言魯俗之美句法字法俱妙
公伯禽以來風化浹洽其民耳濡目染身安體習無適而非周禮
者揭於觀藏於府講於泮宮流於洙泗被於絃歌形於冠服郁郁
乎其文也洋洋乎其穀也井井乎其條也雖經哀姜慶父之難能
言美俗雖奪甚有理味
易其主而不能易其理能奪其權而不能奪其俗舉魯國之俗皆

秉周禮其為惡者獨哀姜慶父二三人耳舉一國之美俗豈二三人之惡所能遽移乎歟可謂善覘國矣周公伯禽培其風俗於數百年之前而其效見於數百年之後其規模遠矣哉子孫之不能常賢也國之不能常安也法之不能常存也政之不能常善也固也雖聖人亦未如之何也是數者既來如之何獨有養其禮義之風俗以遺後人使衆亂之時猶可恃之以復振四隣望之而不敢謀其慮後世亦深矣世之弊精神於簿書期會視風俗為迂闊者果足以知此哉魯之風俗況存魯於既壞之餘盛矣苟魯之嗣君當閒暇時因已成風俗倍加以政事其治孰能禦之耶救已壞之

（此段推本魯立國以禮）

（義培養為美俗之本）

（轉重蓋之嗣）

（君見美然未可全恃尤為懍到）

（名論）

政甚難因已成之俗甚易今風俗尚能救政事之疵而政事反不能因風俗之美是風俗不負魯而魯負其風俗也悲夫

閔公元年齊仲孫湫來省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

有政而後有俗俗由政成也朝野豈可岐視急挨美俗猶足以救惡政要就魯後衰之時論耳故推言周公伯禽養禮義之風俗爲後世慮至深遠此則得其本矣結云救已壞之政甚難因已成之俗甚易眞爲救時格言　孫執升

晋里克

天下之理兩不可相無則不得不合兩不能相有則不得不爭父子之出於天性不可相無者也故於不可相無之中而調和於兩（里克功罪數語定之矣）間者謂之智於不可相有之中而依違於兩間者謂之奸蓋兩者並立然後有兩者之間兩者既不並立指何地而為兩者之間哉醫之于疾（以醫為喻尤甚真切）未嘗偏助一藏之氣至於治癰疽則潰決流血無所愛其視五藏則若驕子惟恐有毫髮之忤其視癰疽則若讐敵惟恐有毫髮之存是非前怯而後勇也疾愛則術愛也況當國家危難（知愛則不依違為奸是對症之藥）之時其可一其術而不知前後之變邪是知立乎父子之間合和

而使之而全柔者可能也立乎邪正之間別白而使之一勝剛者可能也然用其柔（剛柔不可倒用不磨之識）於邪正之間則懦而名姦用其剛於父子之間則激而生禍毫釐之差千里之謬何里克之工於前而拙於後也晉太子申生之將廢也獻公先遣之伐東山里克進而見公則告以君之（此處疑有脫誤）嗣適不可帥師退見太子則戒以子懼不孝告父以慈君子論小人則必謂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又何其不恕也嗚呼昔之達者蓋知之矣

閔公二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

非太子之事也○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不得立○修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國語○公之優施○道於驪姬○驪姬曰○吾欲為難○安始而可○優施曰○必於申生○既而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太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奈何○優施曰○子為我具特羊之饗○吾以從之飲酒○驪姬許諾○乃具使優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歌曰○暇豫之吾〻○不如鳥烏○人皆集於苑○已獨集於枯○里克笑曰○何謂苑○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為夫人○其子為

君可不謂苑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里克夜半召優施曰○曩而言戲乎○抑有所聞之乎○曰然○君既許驪姬殺太子而立奚齊○謀將成矣○里克曰○吾秉君而殺太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里克稱疾不朝○三旬難乃作○

王鳳洲曰○推勘精細○不移不覆無首無尾磊磊落落集中最高古文字然亦是妥貼

孫執升

○○○衛懿公好鶴

衛懿公以鶴亡其國[illegible]一翁之微而失一國之心人未嘗不撫卷而竊哂者吾以為懿公未易輕也世徒見丹其頂素其羽二足而六翮者謂之鶴耳抑不知浮華之士高自標致而實無所有者外貌雖人其中亦何以異於鶴哉稷下之蘇列第相望大冠長劍褒衣博帶談天雕龍之辯蠭起泉湧禹行舜移者肩相摩於道然擢筋之難松栢之因曾無窺左足而先應者是亦懿公之鶴也鴻都之與鳥跡蟲篆自衒鬻者日至受爵拜官光寵赫然若可以潤色皇猷及黃巾之起天下震動未聞有畫一策杖一戈佐國家之急

是亦懿公之鶴也永嘉之季清言者滿朝一觴一詠傲睨萬物曠懷雅量獨立風塵之表神峯雋拔珠璧相照而五胡之亂屠之不啻机上肉是亦懿公之鶴也普通之際朝談釋而暮言老環坐聽講迭問更難國殆成俗一旦侯景逼臺城士大夫習於驕惰至不能跨馬東手就戮莫敢枝梧是亦懿公之鶴也是數國者平居暇日所尊用之人玩其辭藻望其威儀接其議論揖其風度可嘉可仰可慕可親卒然臨之以患難則異於懿公鶴者幾希是獨可輕懿公也哉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使親者處其安而使疏者處其危使貴者受其利而使賤者受其害未有不蹈懿公之禍者也

抑吾又有所深感焉鶴之為禽載于易播于詩雜出騷人墨客之詠其為人之所貴重非凡禽匹也懿公乘之以軒而舉國疾之視如鴟梟然豈人之憎愛遷變於前耶罪在于處非其據而已以鶴之素為人所貴一非其據已為人疾惡如此苟他禽而處非其據則人疾惡之者復何如耶吾於是乎有感（將從筆之士作結束）

閔公二年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

凌以棟曰音響悲壯頓挫婉約此集中不易得者故人多喜讀

之

鍾伯敬曰借懿公之鶴而痛掃浮華之士有無限淋漓感慨因衛有鶴而人者遂指出古來許多人而鶴者為下痛棒而其文雄愽奇麗如初脫稿持世名世卓然不朽

孫執升

齊寺人貂漏師

管仲始進說於威公，盤遊縱佚之屬，皆曰不害霸。其深戒痛絕以為害霸者，獨參用小人而已。仲之意謂有抑必有揚，有操必有縱，故其得政之始，首與齊威約：舉一國之樂皆歸君，舉一國之權皆歸我。二與君以樂，君與我以權，以是樂而市之權，而相貿易。自今日以後，仲苟進苦言以阻威公之樂耶，則仲為負威公；威公苟用小人以侵仲之權耶，則威公為負管仲。其所以得君專，持權久，成功偉者，恃此約也。夫彼所謂寺人貂者，崇臺榭，盛狗馬，侈聲色，以奉威公游宴之樂，是固仲所許也。今乃恃寵干政，漏泄軍事，則政

杞仲之約矣為仲者盍質威公以素約乃給于軍門可也傾乃隱

（郎杞仲約）（此䟽言仲熟約去寺人勢有不能故嘗）

忍坐視而不爭者殆必有說矣奕者舉棊未竟斂手而甘敗者國

（仲不為）（喻之趣）

棊也倒奩空枰大敗塗地爭猶不止則棊之下者耳仲國棊也先

自見不勝之兆於冥冥之中安得不知難而止乎使待舌救力屈

（此䟽言仲所約夫之）

然後始肯處不勝之地亦何以曾仲為哉仲始與威公約既以佚

（至切小人未有不佚樂貪權者仲雖悔而不敢逐寺人）

樂與公矣資人君之樂者君子乎小人乎名曰佚樂未有不資小

人者名曰小人未有不貪權勢者已許其縱佚樂而禁其近小人

是授人以田而奪其耒耜也已容其近小人而禁其奪吾權是與

盜者同處而惡其攘竊也世寧有是理耶仲急於功利亟欲得齊

國之柄不暇長顧卻慮而為是約至渦師多魚之時固已黑然陰
悔初約之謬矣失之於初而不能救之於後此仲所以吞聲而不
此段言仲處逐寺人之後君必責其故深隱恐人言
敢較也若他人居仲之地必不度事勢而爭之雖使威公勉聽其
言而逐貂然逐之後在公左右者必擁腫缺掌而後可耳威公左
右誠皆擁腫缺掌之徒則塊然宮中無以自遣必反責管仲曰爾
所以許我者享為君之樂也我所以與爾權者亦以易吾之樂也
今吾迫蹙褊乾曾不得少享為君之樂豈非爾欺我耶是則用貂
之初仲固可持左券而責威公之負約逐貂之後威公亦可持右
此段言當時
券而責管仲之負約矣仲之隱忍而不爭者此也自貂始進言之

之摯仲不能逐寺人故主先方言

威公所以敢用貂者以仲許之也當是時仲為主而貂為客自貂嬖寵之時言之威公所以未疎仲者以不害貂也當是時貂為主而仲為客君臣之歡潛移主客之勢互易昔也貂為仲所容今也仲為貂所容方且取容之不暇猶曰逐之云乎迨仲將死始明數貂之姦列於易牙開方之間欲併逐之平時則不敢排擊以為保身之計將死則盡言不諱以取知人之名其自為謀亦巧矣然卒開禍亂之原廢孽交爭國統殆絕天下之事信非巧者所能辨也嗚呼管仲輔威公之初心其自期何如耶晚節末路至使威公不能自定其子區區之偕仲屬之於宋襄焉吾讀書至此未嘗不憐其

哀而哀其窮也世之詆霸者必曰尚功利五霸威公為盛諸子相屑身死不殯禍且不能避豈功利之敢望乎是知王道之外無坦涂峯皆荊棘仁義之外無功利舉皆禍殃彼詆霸以功利者何其倚磬之深也

併功利二字亦不許他　妙絕妙絕

僖公二年　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

公羨山曰問得明辨得盡引喻的確誠千古快心之論

楊升菴曰識見高卓筆力遒勁故字字直刺入小人之骨

小人之進始以佚樂後必干政許佚樂而不許用小人此約原非為國長慮只欲固位專功利故不解深計治後有覆水難收

之勢既怨桓公之責又恐小人之禍隱忍不言不似始約時草
草無深慮也平時不擊以保身臨死盡言以取名確有此意不
為失入約者市道也首拈一市字括盡一生心事括盡一篇
主意始與君為市繼與小人為市終以國為市欲功利二字猶
是譽詞千古佐伯之術一時敗露 孫執升

鄭孔叔申侯

為世俗之說者曰狥時者通忤時者窮天下堯舜而戕獨共鯀是以有放殛之禍天下桀紂而栽獨湯文是以有幽擧之禍亂世之不利為善猶治世之不利為惡也予欲為善於亂世盡先自省能傲笑萬而輕髡鉗乎能嗜刀鋸而親碪質乎如曰未能盡亦隨時上下以徼寵保身哉是說之行風靡波蕩十人而九矣噫是果何道以排之乎春秋之時澆偽蠭起之時也狥時而生者吾見其人矣忤時而死者吾見其人矣祭仲潘崇之顯榮洩冶伯宗之戮辱皆世俗所指以藉口者也蓋嘗以齊楚爭鄭之際觀之鄭伯之臣

終始主齊不變其說者孔叔也反移趨利且齊且楚者申侯也格
之以世俗之說則孔叔之樸固膠滯殆難免乎今之世申侯持說
譎之術遇澆偽之時所謂卉之春稼之秋也然孔叔卒無纖芥之
禍而申侯反以殺其身則世俗之說果可盡信耶附丁傅者皆貴
於哀帝之朝而朱博以丁傅敗獻符命者皆侯於王莽之世而劉
棻以符命誅昔之君子介然自守佇時而不悔者其知之矣嗚呼
治世者小人失志之時也亂世者小人得志之時也抑不知事有
大謬不然者小人之在治世片言犯義則鐫譏至跬步觸法則譴
責隨含毒蓄險鬱不得吐信乎其不得志也然抑其惡所以全其

佇時者　徇時者　佇時當窮　徇時當通　轉出正意　此數／徇時　浮徇　惟君子不以徇俗易其守豈有意于徇時而生其悔　猶是世俗之論　小人豈暇

身愛小人者孰有加於治世乎嚴師之箠楚慈母之訶叱吾見其恩而不見其讐也亂世則反是矣貪大者家亦大詐高者位亦高羣讙華囂競於為惡不至於覆宗絕祀不止也有餌焉以釁其鉤有錦焉以華其阱安得不誘而納之死地乎嗚呼小人者毋以遇亂世為幸哉

僖公三年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四年齊伐楚盟于召陵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

遇歎懼不可用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五年陳轅宣仲怨申侯之反已於召陵也故勸之城其賜邑遂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秋諸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以從楚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弗聽七年齊人伐鄭〻殺申侯以說於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

王鳳洲曰反覆証辯其勸君子而戒小人者至矣

薛方山曰議論出沒人不得端倪

世俗第知狥時忤時其窮通有不盡然者不知人當辨君子小人時當辨治世亂世此文前後似不相蒙實有至理結構末段

議論尤高

孫執升

齊伐楚

甚小人之惡者寬小人之惡者也多小人之罪者薄小人之罪者也小人之懷惡負罪者其心未嘗一日安也一旦為人所發情得計露何辭之敢爭其所以旅拒不服者非小人之罪也治小人之罪也治小人者疾之太過求之太深謂正指其罪惡未足以深陷小人由是于本惡之外復增其惡以甚之于本罪之外復增其罪以多之小人方患無以自解也日夜幸吾一言之誤一字之差乘隙以破吾之說今吾乃故為溢毀無實之辭使彼得以藉口是遺小人以自解之資也彼之惡本實因吾增之反變實惡為虛惡彼

之罪本實因吾增之反爰實罪為虛罪（浮以自解）則為小人者惟恐君子增加之不多耳嗚呼君子何苦坐一偽而喪百真小人亦何幸借一誣而解百謫乎一蔡戚公與曾仲為伐楚之役（先揷正意却是虛勢）苟直指其不共貢職以討之（應情浮討露何辭敢爭）則遂投其病楚必稽首而知罪矣而君臣過計以不共貢職之罪為不足遂遠求昭王不復之事欲張楚之罪大吾出師之名以蓋侵蔡之私抑不知膠舟之楢年踰數百荒忽沉昧不可考（應溢毀無定之）（辞）質楚人肯坐受其責乎此昭以來水濱之侮尚待進師至陘而僅得其請盟乎（寬說一段君子服人自有法所以起後文也）以小人而誘君子謂之誣以君子而增小人之罪亦謂之誣小人之誣君子全體之誣也君子之誣小人一事之誣也

大小雖殊然終同歸于誣而已矣君子方疾小人之為誣而復効
其為誣亦何以服彼哉惜乎伐楚之際無以是語威公者也然則
一段驚人大議論前面未肯說出留在結尾精神百倍
楚之罪果止於不共王祭而已矣曰否楚聞周之衰竊王號以自
尊罪未有先焉者也威公管仲方求出師之名尚遠取數百年之
罪以加楚使知其僭王必無反為楚隱之理今恬不知問是必不
之見也人之求隧箸者箸橫吾之前或瞀亂而不能見箸曷嘗自
又設一喻閑情冷語餘音嫋嫋
匿哉心切於求則目眩於視也威公管仲之不見楚罪其以是哉
僖公四年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不
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

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

茅鹿門曰○謚毀豈獨為小人藉口○往々釀成莫解之禍○伯恭此論○最深最透○

楚僭稱王○其罪莫大此不必甚不待多也將昭王荒忽之事○謚毀無實○而無以服其心○此反為治小人者之罪○立議甚正甚大○篇內自解之資一假○透情刻理字々精金美玉○

孫執升

楚文王寵申侯

愛而知其惡者，天下之至善也，亦天下之至不善也。人情有所愛則有所蔽，有所蔽則有所忘。不蔽不忘，卓然知其惡於深愛之中，惟天下之至公者能之。何以反謂之大不善乎？知所遠之善之善也。知而近之，不善之不善也。明皇之於林甫，德宗之於盧杞，同用小人者也；同以小人致亂者也。彼善於此，則德宗猶愈焉。德宗之言曰：人皆以盧杞為奸邪，朕獨不覺其然。是德宗之用杞，愛而不知其惡者也。不知其惡而用之，猶人情也。若明皇則既知林甫之妬賢嫉能，反尊寵信任至十九年之久，謂之人情不可也。是知意

舊語數出新意

非愛而知其惡，乃知其惡而愛耳

不知其惡

一反轉出正意

此段請二客作虛案發迷情欺人

自用之罪以擊入楚文

一段

中一作三層而下叅五反覆盡致

在用賢而不知其惡者德宗也誤也意在於用姦而不恤其惡者明皇也故也受欺者其罪小欺人者其罪大德宗不過為杞所欺耳是杞之罪大而德宗之罪小也明皇洞視林甫之姦如見肺肝是林甫本不能欺明皇而明皇自用之罪豈在於林甫乎（紐安明皇以安楚桑）楚文之嬖申侯也猶明皇之嬖林甫也明皇知林甫之妬賢嫉能楚文王亦知申侯之專利不厭一則終彼之身任之不替一則終我之身（拍句鬆而縻）寵之不衰二君之罪吾未知孰輕孰重也彼子文不知楚文之失（又引一柔以甚楚文）反追誦其明亦惑矣古今以郭公惡惡不能去為大議然郭公非（見楚文）愛其惡而不忍去也實惡其惡而不能去也郭公雖懦而惡惡之

本心猶未失也豈若楚文與明皇既知其惡而猶愛之乎聲之不可並者（二語有致）笑與哭也貌之不可並者慢與喜也愛其人必不知其惡知其惡必不愛其人異哉楚文明皇既知其惡又愛其人二者並（一語）處於胸中獨何歟（援証定罪至此方寫出情由）蓋有說也善有力惡亦有力不見可欲而不亂者善力尚淺也他日見可欲安知其不亂也（大類舉惡一邊卻善惡並論大局正）不見其奸而不惑者惡力尚淺也他日見其奸安知其不惑也見可欲而不亂則其心深入於善善之力已堅矣（非所愛者之惡乃愛惡者之惡）見其奸而不惑則其心深入於惡惡之力已堅矣二君知二臣之奸乃良知之猶未泯者至於知其奸而尚愛之是為惡所恃其力既堅雖良知不能奪也（結首至不善意）吾故論發之以

為善惡淺深驗○楚○文○之○惡○深○矣

僖公七年○鄭殺申侯○以說於齊○初申侯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汝○ゝ專利而不厭○我死汝必速行○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知臣莫若君○勿可改也已○

此○援○古○斷○今○法○古人之案定○則今人之案定○故指斥楚文止數○語○而意自道○郭公與唐二宗○皆不能去惡○未可輕重○東萊一○出○一○入○雖○文○家○主○容○之○法○却○是○情○真○罪○當○文○中○酷○吏○也○

孫執升

齊威公辭鄭太子華

（待字二徧血脉）

道無待而有待非道也夫一彼一此而待之名生焉心之與道豈（心道二字作兩柱子）有彼此之可待乎心外有道非心也道外有心非道也古之學者（駢透是無待至處）為己非以人不足為也通天下無非己不見有人之可為也動靜（此言無待之消）語默出入起居未有由乎人者餝躬厲行非以揚名也別嫌明微非以避謗也簡賦省刑非以求名也深謀遠慮非以防患也本無（此言有待之非）待而作亦豈有待而止哉有所慕而作者外無所慕則止也有所畏而止者外無畏則作也曰作曰止皆待於外而不出於我則吾之為善既無本矣無本之水朝滿夕除無本之善朝銳夕墮是烏可

恃耶管仲諫威公之卻子華曰諸侯之會德刑禮義無國不記〻
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仲不能以道格君之心使
自不為惡反待簡冊之毀譽以制之噫為善果待於外使自古無（快）（進一步）（駁浮）
史官諸侯無史籍將放意而不復為善邪不遵其君以心制物而
反以物制心是以外制內也幸而威公以好名之心易好利之心（又入就桓公聽諫一默）（更快）
僅從管仲之諫若威公好利之心勝則仲之説窮矣信如是則聖（更翻入）
人立左右史以記言動者亦豈以外制內耶非然也聖人之心萬（百尺竿頭拈出秘旨）
物皆備不見其為外也史心史也記心記也推而至於盤盂之銘（變上）
凡物之戒未有一物居心外者也嗚呼此豈管仲所知哉

僖公七年盟于甯毋謀鄭故也鄭使太子華聽命於會言于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君若去之以爲成我以鄭爲内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父子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奸莫大焉○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奸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

唐荆川曰○莊子逍遙遊曰○此猶有待者也○齊物論曰○吾有待而然者也○此篇以待字立説○實從此脱化○

徐揚貢曰○筆力峭勁○○春秋左史記事之書○東萊先王說理至
精細處○直○傳○聖○人○心○法○可○謂○說○經○之○宗○
道何以無待○心○外○無○道○故○也○心○豈○有○待○者○乎○曰○通天下無非已○
不見有人之可為○曰○聖○人○之○心○萬○物○皆○備○是○論○學○絕○頂○語○曰○此○
豈管仲所及哉○先○生○蓋○為○後○學○說○非○為○管○仲○說○也○文○特○醇○粹○簡○
靜○孫執升

重訂東萊博議卷二　終

東萊博議卷三四

LIBRARY
JUL 28 1972
UNIVERSITY OF TORONTO

西吴　孫　琮執升評定

葵丘之會

一語托定

天下之為治者未嘗無所期也王期於王霸期於霸強期於強不有以約之孰得而射之不有以望之孰得而趨之志也者所以立是期也動也者所以赴是期也效也者所以應是期也汎然而議

期字與前補待字相類

數語言不可無所期

卒然而行忽然而罷汗漫荒忽無所歸宿者是豈與為治哉故期者聖君賢臣所以先天下之治者也期固為治之先亦或為治

轉出下意

之害自期於強者至強則止欲挽之使進於霸不可得也自期於霸者至霸則止欲挽之使進於王不可得也何則其素所期者止於如是也（滑哄一縱文情委曲）強而止於強霸而止於霸是特安於小耳雖不足有盛世而追遐軌然下視弱國陋邦所獲不既多矣乎謂之無志則可（轉下有力）謂之有害則未也抑不知天下之勢不盛則衰天下之治不進則（期為治之害）退強而止於強必不能保其強也霸而止於霸必不能保其霸也（喻為治無可正之法）驅駿馬而馳峻坂中間豈有駐足之地乎齊威公拔管仲於纍囚（應上者所以立是期）桎梏之中屬之國政立談之間遽以伯功相期何其壯也所期既（應動者）立左國右高前鮑後隰下逮比閭族黨之民夙興夜寐淬厲奮發

以赴吾君之所期至於葵丘之會威加諸侯名震四海天子致胙王人下臨環以旌旄崇以壇壝幙張燎舉有司戒期駢圭交錫抑首就位弁冕秩秩穆然無聲於是威公降所遵廷下拜王命興俯（寫伯者得意光景如畫）跪起之容翼翼如也環佩衝牙之音鏘鏘如也降寵榮光焜燿在列申以五命之嚴永以載書之信盟約顯命若挾河漢而轟雷霆區區（寫伯者氣燄震動赫奕光景如畫）曹許之君出於鼠攘蟻封之中驟見曠古駭俗之偉觀目眩氣奪莫敢仰視雖平日跋扈倔強不受控御如晉侯者猶膏車秣馬奔走道路恐干後至之誅五霸莫高於威公而威公九合之盟葵丘之會寔居其最一時文物之盛騷人墨客誇談矜語至於今不衰

嗚呼威公素所自期者及葵丘之會悉償所願滿足無餘種之累
（應效者所以應是期至此方轉下說期滿之）
年而穫於今日信可謂不負所期矣所期既滿其心亦滿滿則驕
（寔文字有次第）
驕則怠怠則氣衰近以来宰孔之識遠以及五公子之亂孰知盛之
極乃衰之始乎吾嘗譬威公之功業葵丘未會之前猶自朔至望
之月也浸長而浸盈葵丘既會之後猶自望至晦之月也浸缺而
浸盡蓋未滿則有增既滿則招損而已尚安能復增乎甚矣人心
（文情接右）
之不可滿也威公非不知滿之可戒也所期既滿其心不得不滿
也使威公所自期者不止於霸詎肯至霸而滿哉威公之罪在於
（期者淺則易滿）
自期之時而不在於既滿之時也而暴而沼濫酒暴而危翻治之

所受有常限危之所容有常量人之所期有常願踰其限過其量塞其願雖不欲滿而不自知其滿矣我不為汰何憂乎十日之霖我不為危何知乎千醸之醴戚公素不以霸自期則下視霸功亦蚊虻之過前耳吾以是知自期之不可小也進霸而至於王極天下之所期無在其上者其亦可以息乎曰王道果可息則堯之兢兢舜之業〻湯之汲〻何為者耶

（東萊文字毋〻曲終雅奏）

僖公九年會于葵丘王使宰孔賜齊侯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於下以

遺天子蓋敢不下拜下拜登受諸侯盟於葵丘曰凡我同盟之
人既盟之後言歸於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君務靖
亂無勤於行晉侯乃還

王濟之曰鋪叙瞻博

聖君賢臣未嘗無所期為治之害者在於滿滿不見於滿之時
而見於期之時期淺易盈橫溢之禍生焉故以桓公不得不滿
罪之孔子以器小譏管氏即此意亮競彝業乃為善立期者
昔韓昌黎作樊宗師誌即倣宗師文此篇雄渾灝大獨有霸氣
孫執升

衛侯遜位激民

天下之物有置之則不可見動之則不可禦者殆非人力之所能（悠然而來自多會心）爲也機之發於天者然也（机字最微）兄弟鬩於墻而外禦其侮是心安從生（五倫另說兄弟只借鬩墻禦侮挑剔）耶（机字非有輕重）兄弟之愛天也鬪鬩之時其機伏而不見初未嘗亡也一旦遇途人之辱以動吾之機是機一發豈薄愆細怨所能遏耶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兄弟也朋友也五者天下之大機也（五倫系以机字定大識見）私欲牿之小智藩之封埶固密其機若不可復還也或叩焉或觸焉其機立應斲其牿決其藩固有破百年之人僞於一息之間者矣（机一不容爲故一息可破百年）（作案）（引唐宗）唐之代德何知君也昏庸猜虐民困其暴固已不復知有君臣之義也及在

播遷流離之中。用柳伉陸贄之言。貶損自責。以感發天下君臣之機。真機既失。森不可禦。向日之柳塞。向日之殘酷。向日之横斂。向日之征徭。後機一衝。前態咸息。愛君之外。舉無餘念。疾首痛心。爭先赴敵。不越月踰時。而歸二君於故都。祀唐配天。不失舊物。暫動其機。效已若此。況（應前首年一息）其機素明者耶。衛國之（入類以議論為叙事）君。而用此機。文公以邪狄之侵。避位而激其民。動是機於前。而終能滅邪。靈公以晉之侮。亦避位而激其民。動是機於後。而終能叛晉。是非樂於自屈也。不屈已於此。則無以發机於彼也。文公固賢主。若靈公豈素捐循其民者耶。民之所以畢力拒晉者。非為靈公也。靈公之言。適動其愛

君之機而不能已也雖然動天之機者不可雜之以人狄侵晉侮
非有陜郊之危奉天之急也而文公靈公張大其事甚己之辱而
起民之怒其動民之本既雜而不純矣故衛國之民天機雖動人
機亦隨馴致其患公孫彌牟反竊是機以拒出公非動其機者不
端詛至是耶以人蔽天猶可也以人亂天不可也蔽者其天尚存
方開之以天而遽揆之以人本原汩亂吾不知其何時而能去也
僖公十八年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圃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及
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師於訾婁狄師還定
公八年晉侯將盟衛侯於鄟澤趙簡子曰羣臣誰能盟衛君者

涉沱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君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歃○涉沱捘衛侯之手及捥○衛侯怒○欲叛晉○次於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詬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朝國人○使王孫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

楊升菴曰○天人二字○正王霸之分○

機動於天○而天道必由人事○不可雜以人者○不可亂以私也○借出公作結○機亦危哉○孫執升

梁亡

片言居要

天下之不容泯者天理也登唐虞之朝者舉目皆德政入洙泗之席者入耳皆德音縱橫交錯無非此理左顧右盼應接不暇其何自而窺天理之真哉至於居橫逆淫詖之中天理間發豈非是理之真在歟我生不有命在天人皆知紂之託辭也然天之一言胡為而忽出於紂之口哉無適而無道人皆知跖之託辭也然道之一言胡為而忽出於跖之口哉紂身與天違而口忽言天跖身與道違而口忽言道噫不如是何以知是理之果不可亡歟梁伯溺於土功罔民致寇自速滅亡其罪固然矣吾獨於是之中而知

天理隨處而在獨于淫逆中發露

轉筆醒而提

天理之所在焉人皆以罔民為梁伯之詐心吾獨（善論）以為梁伯之良心世之論良心者歸之仁歸之義歸之禮智信未有敢以詐為良（一矜姜曲損挫扎姦邪復奚宕）心者也名詐以良心豈有說乎曰詐非良心也所以詐者良心也梁伯之版築其自以為是乎其自以為非乎如自以為是必不待罔民以其寇將至也如是以為非必不待罔民以秦將襲我也惟其心慊以為非恐民之不我從故虛張外寇以脅之耳嗜版築而（慊即在詐中故）不已者心之私也慊版築而不安者心之正也詐固非良心慊獨（詐為良心）非良心乎以是知天理常在人欲中未嘗須臾離也欲心方熾而慊心遽生孰導之而孰發之乎嗚呼梁伯一念之慊（使人一念不敢自棄）此改過之門

也此復禮之基也此堯舜禹湯文武之路也使聖人迎其善端推
而大之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奈何一慊方生而遽總以詐自
起自作良心安得而獨勝乎是知與生俱生者謂之良心毀之而
不能消背之而不能遠有以總之則為君子無以總之則為小人
總與不總而君子小人分焉故學者不憂良心之不生而憂良心
之不總

僖公十九年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患而弗堪則曰某
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唐荊川曰文有理趣而語句灑脫

前半言天理後半言良心良心之不亡即天理也天理獨出於紂跖之口良心獨在於詐心之中專爲小人誘掖故多用叩擊法

孫執升

用人祀神

冒語精商

無間則仁有間則暴無間則天下皆吾體烏得而不仁有間則獨私其身烏得而不暴幽明也物我也混沌同流而無間者也喜同

承無間說浮暴洞徹

一喜之觸於心則幽明物我不約而皆喜怒同一怒之觸於心則幽明物我不約而皆怒判而為慘舒休戚愛憎哀樂之情別而為盈虛予奪是非損益之理散而為禍福利害安危死生之變彼動則此應彼發則此知未嘗有間也昔之仁人所以視民如傷者豈以冥冥之不可欺昭昭之不可犯哉幽明物我通為一體不見其有可傷之地也既傷於民亦傷於身既傷於身復傷於神噫知此

者其知仁之方乎不仁則不覺不覺則不合不合幽明不合而有人與神之間焉物我不合而有人與己之間焉遂以為苟便於身何恥乎媚神苟媚於神何恤乎害人以妄傳妄以偽傳偽然後淫誣怪誕之說興然後君蒿悽愴之妖作然後陰詭側僻之祀起然後釁塗刳剔之亂生如宋襄楚靈季平子之事蓋有禽獸之所不忍為者非天獨賦以酷戾狠逆之性也私己深畏神甚淪惑其心至此極也一時之君子又從而譏之曰若求其為暴之源而滌之乎天下之理有通有塞其通耶入荒之外六合之內幽明物我不見其間孰非吾仁其塞耶雖淚淚以愛人利物為念然毫芒之差藩籬

限焉發於其心害於其事發于其事害於其政民有不得其死者矣一念之毒流金鑠石一念之駛奔雷走霆雖未嘗以兵殺人（深刻）寔以心殺人雖未嘗用人以祭祀之神實用人以祭（更刻）心（更慘）之神也其視宋襄輩何以太相過乎（削徼之極）過者仁之門也塞者暴之門也是故欲仁者不於其仁於其通去暴者不於其暴於其塞

僖公十九年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於次睢之社子魚曰古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

王鳳洲曰不就殘忍立論但曰有間無間字字從性命上滑来

鍾伯敬曰以通塞申論無間更覺精透

徐揚貢曰胡文定元年傳發明仁體東萊此議更透

東萊先生說理之文最多精語讀至復傷於神及用人以祭心之神二語毛髮俱竪神在人心之中殺人者自殺其心之神似為孟夫子一間語下注脚語更危甚痛其

孫孫升

宋人圍曹 速遲上字隱冐王伯

天下之情不見其速未有見其遲者也浴馬而食食馬而繭繭馬 以下俞王而繅繅馬而織歷數月而後得帛尺蠶者皆以為同然不聞厭其遲也耕馬而種種馬而耘耘馬而穫歷一歲而後得粟尺農者皆以為同然不聞厭其遲也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一階一級豈可躐哉由三代以前亦未聞有厭其遲 以下喻伯 者也見倚市門者得帛於一笑之頃則回視蠶婦數月之勞不勝其遲矣見坐賈區者得粟以一日之間則回視農夫終歲之勞不勝其遲矣功利之說興變詐之風起棄本狗末競收富强之效於

立談之餘反顧王道豈不甚遲而可厭哉是宜子魚舉文王之事（以下中前正論轉出小人欲速不知）
而終不能止宋襄之師也儒者之論曰蠶而帛農而粟身而治正（本）
也不以蠶不以農不以身雖得利如不正何嗚呼小人之情惟利
是嗜既衣其帛何恤乎不蠶之名既食其粟何恤乎不農之名既
享其治何恤乎不身之名為是論者豈足以梶小人之心哉盡反（以下是本論之篇正意在此）
其本矣天下之所以有僥倖而得帛者以蠶婦陰為之織也天下（陵之補入諭語久勞迴翔有情有景）
之所以有僥倖而得粟者以農夫陰為之耕也如使天下盡厭耕
織棄其机斧其耒則雖有巧術何從而取粟帛皆將凍於家而餒
於途矣彼僥倖而收功豈真其力哉亦聖人之遺澤三綱五常之

猶未亡者陰有以扶持之也向若聖人皆效後世之欲速歷其根涸其源以爭旦暮之利則大經大法殄滅無遺人之類滅久矣雖有欲速之心何所用哉然則後世共詆薄以為遲鈍迂闊者乃其所恃以生者也無賢者則不肖者不能獨立無智者則愚者不能獨存彼其相戕相賊歲消月鑠而戴髮含齒之屬終不可盡者意其中必有所恃也所恃者果專在於聖人乎曰否（設雖以待後之君相）

僖公十九年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

動、

孫月峰曰文勢縱橫然觀其步驟卻又按轡而馳

鍾伯敬曰臨去又一轉有餘不盡含無限烟波

王者無速成之效伯者俛偉一旦笑王道迂遲然迂者可恃聖人賢智陰扶天下者為人所恃愚不肖者恃人天下所以治也不恃人不恃於人則為宋襄之欲速未有不敗文章曲折跌宕亹亹動人　孫執升

隨伐楚

自強是正論主意

君子憂我之弱而不憂敵之強憂我之愚而不憂敵之智弱者強之對也我苟不弱則天下無強兵智者愚之對也我苟不愚則天下無智術後之為國者終歲憂敵之強而未嘗一日憂我之弱終歲憂敵之智而未嘗一日憂我之愚使其移憂敵之心而自憂則誰敢侮之哉以隨之陋而隣於楚以隨之君臣而與楚成子文抗

提明隨楚之勢左氏譏其不量力為後文翻駁地

其強弱愚智判之矣隨非惟不知自憂乃不自量其力怒臂當轍以縮衄敗左氏以不量力譏之允矣其言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左氏之意以謂楚雖

以下發盡左氏之意

意（下文乃取其非）

强暴終不敢無故加兵於隨使隨自知力不如楚甘處退怯則禍何由至哉伐隨者楚也召楚者隨也是隨之敗由己而不由人也見伐者雖在人無致伐之端者顧不在我耶嗚呼信如是說乃所（轉語極佳）謂由人而不由己也畏楚而不敢先動者固出於隨矣所以制隨而使之不動者非楚乎是其不動者名由於我而寔由於人也有宗廟有社稷有民人而寄存亡之命於他國惴惴自保惟幸不見（引此以破左氏之說極當）侵陋矣漢陽諸姬楚實盡之彼豈皆先犯楚者哉隨雖量力自守恪遵信約疆埸有釁楚之執事豈其傾盟然則隨雖自守不能禁楚之吞噬存亡之權固由楚而不由隨也左氏能誦善敗由己之

言而止耳孰知善敗由己之理乎天下之事未有不由己者善者己也其善則為堯舜禹湯者亦己也敗者己也極其敗則為桀紂幽厲者亦己也前無禦者欲聖則聖後無挽者欲狂則狂隨俟果（不知由己之理）知此理則位天地育萬物無不由己況區區之楚何畏乎左氏（而以畏人為量力非量力也）（發明量力二字）謂畏楚為量力不知適以隳人之力也古人之所謂量力者蓋有（寔是由己至理）說矣養而未充也為而未成也修而未備也於是量力而未敢輕動焉所憂固在於己而不在於人也養己充為己成修己備有所不動動無敵矣苟以齷齪自保為量力則人將自安於弱而終於（復前段收住弁力）弱矣自安於愚而終於愚矣隳天下之力者非量力之論歟

僖公二十年○隨以漢東諸侯叛楚○楚鬬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

王鳳洲曰○立言愷切○

駁左氏不量力一語立論筆筆逆入却自一氣旋折而波瀾層疊是以撇翻理窾 孫執升

宋人楚人戰于泓

由涿鹿而至牧野舉帝王之兵更數十戰由六經而至諸子談帝（淡淡說起而攻擊處舒徐有度）王之兵踰數萬言莫非不明而說非不詳也及宋襄公為泓之役而以帝王之兵自許及至喪敗後世指其一戰之失盡疑帝王之兵為不可信果哉說之遷也宋襄君于宋豈不知宋之弱迫于楚豈不知楚之強今乃不量宋之力偃然自為盟主欲屈強楚之君于會其愚而不能料事一矣（宋襄有三愚而不知帝王之兵不與焉）齊威之霸宋襄耳目所接也宋襄自視信義與齊威孰愈壤地與齊威孰愈兵甲與齊威孰愈齊威九合諸侯終不能屈致楚子而宋襄乃驟欲致之其愚而不能料事

二矣孟之是執炭不免虎口僅而縱釋骨未閲時遽忘前日之辱
尚敢稱兵與楚爭鄭其愚而不能料事三矣是三者皆匹夫匹婦
之所共曉況所謂帝王之兵制遠在千百年之外斷編遺簡若蔵（三愚）
若没若存若亡是豈宋襄之所能知乎觀其料今事之跡即可見（以下段々借）
其談古道之謬雖未交鋒之前固知其必敗也一說者乃以宋襄之（不諒知帝王之道）
敗為古道之累是猶見噎者之誤訐角宮遂欲并廢大樂豈不過（客意翻入）
甚矣戲戎者又謂宋襄無帝王之德而欲效帝王之兵所以致敗（數語破盡迂儒之障）
亦非也使帝王之世人皆服其德則固不待於用兵矣德不能服
是以有兵則兵者生於人之所不服也彼既不服矣豨縱豕突亦

何所不至我乃欲從揖遜以待之適遺之禽耳吾恐帝王之兵不
如是之拙也（以上皆翻駁語）古之誓師者曰殄殲乃讐曰取彼凶殘凜然未嘗有（此方是正說帝王之兵）
毫髮貸其所見者惟弗迓克奔而已奔而歸我是以弗擊苟摧鋒
而與之爭一旦之命胡為而縱之哉是縱降者帝王之兵縱敵者（此文仁倫說來）
（好笑）宋襄之兵也烏可置之一域耶公羊子以宋襄之戰為文王不是（以下駁公羊而贊子魚所以與）
（出宋襄之愚）過嗚呼宋襄何足以知文王若子魚乃真知文王者也子魚諫宋
襄伐曹曰文王因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復伐
之因壘而降其言薰然而不傷退然而不伐妙得文王之本心至
于泓之戰諫宋襄之辭發揚激烈奮起勁悍驟與前日異若與文

王不相似與變推移不王故常此眞學文王者也知子魚之善學
文王則知宋襄之不善學文王矣
僖公二十年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
以人從欲鮮濟二十一年宋人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
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秋諸侯會宋公于盂子魚
曰禍其在此乎于是楚執宋公以伐宋二十二年宋公伐鄭子
魚曰所謂禍在此矣秋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及楚人戰于泓
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
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不可既陳而後擊

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〻曰君子不重傷
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
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云云二十三年宋襄公卒傷於泓故也

焦弱侯曰學文王不與宋襄而與子魚所謂善學柳下惠者無
如魯男子深得脫胎換骨之法不待辨論而公羊之說自屈尤
見筆力之高也

宋襄不足知帝王之兵無論目前之勢不能料尚能自保乎未
引文王非欲其學文王伐國欲其學文王自強也故曰不主故
常為善學此寔東萊言外之意　孫執升

○魯饑而不害

天者人之所不能外也（冒語深渾）世之論天者何其小耶日月星辰之運則付之天災祥妖孽之變則付之天豐歉疫癘之數則付之天若是者皆非人之所能為吾知崇吾德修吾政而已彼蒼蒼者吾烏知之哉（語論奇峭）以湯之時而天旱天與湯未嘗相參也當是時天亂而湯治以秦之暴而天稔天與秦未嘗相參也當是時天治而秦亂天自旱之湯自養之天自稔之秦自暴之天與人曷嘗相預耶自世俗之說行天人始離而不合矣（鎖合起意）

魯僖遇旱而欲焚巫尫其陋已甚賴從文仲之諫亟修旱備是歲飢而不害詳考左氏所載殆未免世

俗（虞頃）之見也左氏之意以為旱在天（推其意作新）備在人泉枯石燥土焦金流人
固無如天何修城節費務穡勸分天亦無如人何飢者天之所為
也不害者人之所為也果如是說則所見者不適還物之天耳抑
（即前說轉深一層）
不知天大無外人或順或違或向或皆徒為紛說實未嘗有出於
天之外者也順中有天違中有天向中有天皆中有天果爾適而
（又埋左氏說轉深一層此一篇關鍵）
非天耶左氏謂修旱備無預於天抑不知文仲之諫自何而發僖
（天人一体言之鑿鑿）
公之悔自何而生旱備之修自何而出人言之發即天理之發也
人心之悔即天意之悔也人事之修即天道之修也無動非天而
反謂無預於天可不謂太息耶善觀天者觀其精不善觀天者觀

其形成王之方疑周公其天固嘗蔽也及雷電以風成王肅然感
懼與召公太公共啓金縢之書始信周公之勤勞是成王胸中之
天已回於執書以泣之時矣豈必待天雨反風禾則盡起然後知
天意之回耶待天雨反風而知天意者周人之知天也非召公太
公之為知也

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尫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
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尫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
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飢而不害

袁中郎曰圓言灑灑如聞玉屑

理境層折淺深反正都借端發議無支離膚近之病如萬壑千巖分歷積霧觀者情不給賞　孫執升

成風請封須句

（送不忘周并論墓說先澤穆肸神遠）

先主之澤入人之深雖至于世降道散猶相與誦說歌詠而不哀

出於學士大夫之談者教之餘也出於故家遺老之傳者俗之餘

（點入數等合淡出一文字）

也出於田夫野父之口者治之餘也習其教漸其俗思其治嚮望

懷想而不能自已亦其勢之當然乃若所謂婦人女子者其視先

王之道果何物耶蓋嘗觀詩之變風徃徃多出於婦人女子之手

綠衣莊姜之詩也泉水衛女之詩也柏舟共姜之詩也載馳許穆

夫人之詩也其辭忠厚雅馴憂而不傷勁而不怒藹然文武周公

（設疑以情呼全意）

之遺澤在焉是孰開之而孰誘之耶吾是以知文武周公之化固

有默行乎禮教風俗政治之外者矣○不然○則婦人女子（又設疑情）豈告語之（以呼本意是文家波瀾○身分）所可及防範之所可率哉○成周之澤○至於使婦人女子不能○忘則

文武周公之用功深矣○是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成風請救須句特以親昵而發○此人情之常○不足深道○然其言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成風以一女子而造次發言○不稽周室○非

文武周公之遺化潛中其心○陰致其意○詎能至是乎○遠矣○周澤之長也（又就成風語中單拈周禍二字發出深意）○吾嘗細繹成風周禮之說○如仲孫湫韓宣子○知之者○代不乏人○至周禍之說○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諸侯曾不能知○知之者○成風一人而已○平王之東○降於列國○異政殊俗○各私其私○曰天禍

晉國者晉人自言也未聞在晉而言周禍也曰天禍鄭國者鄭人

（意必快暢而後止）

自言也未聞在鄭而言周禍也戍風請救須句必以邾既滅須句

（又將魯字剔周字緊緊侵削直入肝脾）

勢將逼魯實魯之禍原幾動僖公之聽今乃置魯而言周何耶戍

風之意則有在矣通天下皆周也魯非魯之象乃周之象也須句

非須句之須句乃周之須句也邾為不道翦滅周之須句則為周

（側結象依詞理周匝）

之象者安得不被髮纓冠而亟救之耶嗚呼文武周公既沒數百

年而一女子之所見猶非周時諸侯之所能及吾是以知周之所

以盛君子盍為之嘆息焉

僖公二十一年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寔司太皞與有濟之祀

邾人滅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為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皥濟而修祀紓禍也○

茅鹿門曰○拈出者○皆與名教攸關○東萊洵有功於聖學矣○

春秋時無王久矣一女子不忘周室而先王之澤在人者深其感嘆切矣然議論斟酌弘暢穆如清風吾即先生兩言以評是文曰憂而不傷勸而不怒　孫執升

子圍逃歸

善于論情〻理勢勢者也

謀於塗者不若謀於隣謀於隣者不若謀於家非遠愚而近智也
愛淺者其慮畧愛深者其慮詳理也亦勢也四海九州之人卒然
相遇問焉而不對叩焉而不應者則有之矣家人婦子則不然同
分義均休戚內無所隱故其情真外無所飾故其語真以真遇真
懇款惻怛往往得利害之真焉彼家人父子之智非果踰於他人
也智者之畧固不如愚者之詳也故家人婦子之謀智慮有所不
及聰明有所不逮則付之無可奈何而已豈肯僥倖苟免而懷不
盡如塗人之忍恥異哉蘇氏之於子圍何其親則同室而情則塗

駁得盡情

斷得是

人也當子圉逃秦而歸曾不為之反覆訂議遍告之宜歸以順其
意又不與之俱以脫其身入自說不泄以解其疑意之所主特欲
自為僥倖苟免之計苟免固賤行也然世人之苟免者猶曰姑以
（意欲苟免却失自）
免吾身焉父子一體也夫婦一體也害於彼則傷於此矣義不足
（全之義喚醒真切）
以全子圉又何足以全其身哉此嬴氏所以始欲苟免而終不免
於二嬖之辱也昔之烈女不幸而處不可兩全之地固有殺身以
致吾義者矣況子圉之事未至於不可兩全耶使嬴氏當子圉之
（代為對語妙絕）
謀歸易辭以對曰子淹恤於秦者非他所以合秦晉之交也今不
（非獨用意妙亦是詞令佳品在左國之上）
恐數年之不蕆而蔑棄敝邑若二國何寡君有社稷之事不得以

身服役使賤妾得侍巾櫛子介有他志是寡君不得事子也妾將
（設身處地理發明確真是萬全之）
復於寡君嬴氏苟能為此言則子圉悼嬴氏之告必不敢興逃遁
（策）
之謀嬴氏席秦伯之勢必不至為子圉之害秦伯傾嬴氏之愛必
不入重耳之策父子夫婦之間傾不兩全乎嗚呼嬴氏固知出此
則可以成父之志可以解夫之禍可以盡婦之道可以全己之節
可以續惠公廢絕之祀可以解秦伯戎狄之託一舉而數利得使
嬴氏少致思焉則何悼而不出於此也思之苟生於情之跡情之使
（秀苞可發）
跡生於義之薄土薄則無豐殖雲薄則無甘霖鐘薄則無震韻味
（推勘根由在一薄字薄不在臨時而在乎平日有識）
薄則無珍膳未有薄其誠於先而厚其謀於後者也然則嬴氏之

不能謀豈在於子圉逃秦之時哉

僖公二十二年晉太子圉為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
乎對曰子晉太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
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
遂逃歸

先生之文談理者精深雅健談情者斐亹穠摯使人意消宋儒
著不可多得也此文因嬴氏之苟免責以大義檢嚴峻肅更百
折不窮只以薄守斷其獄不能全子圉以全其身非老吏手豈
足以服其心　孫執升

魯畀邾不設備

大勝小强勝弱多勝寡兵家之定論也魯與邾未交兵之前人皆意魯之必勝矣而僖公畀邾不設備卒以取敗是魯無魯而邾有邾也（意警詞拔）以有對無勝安得不在邾敗安得不在魯乎吾嘗論僖公之為君納莒拏之俘受萬盧之朝贅然軒然自處於衆人之上是亦一僖公也奔走於葵丘之會周章於踐土之盟惴然恥然自處於（形容僖公如畫）衆人之下是亦一僖公也彼一僖公耳昨勇今怯朝盛夕衰何其（一篇主意）多變而無持操耶殆非專僖公之罪其居使之然也僖公所居者魯以魯而臨介莒則自大視細心不期驕而驕以魯而望齊晉則

句不期句既見必見皆說無持搖

自細視大心不期畏而畏既見大國之可尊必見小國之可忽斯其所以禍生所忽而召魚門之辱歟文仲之諫忠矣惜其能感僖公之病而未知僖公受病之原也僖公受病之原安在哉使僖公易地而居齊晉則將變畏為驕易地而居介莒則將變驕為畏吾是以知尊大國者非僖公也魯也忽小國者非僖公也亦魯也

總一無持操造語奇雋

僖公不以己為己而以魯為己故大於魯者吾亦大之小於魯者吾亦小之豈非為居之所稅乎昔者舜自側微而登至尊

詞氣容與議論正大

木石不能使之愚鹿豕不能使之野耕稼不能使之勞陶漁不能使之辱袗衣鼓琴不能使之逸牛羊倉廩不能使之奢蓋居為舜所移而舜

未嘗為居旰移也○憶當僖公之時○有與誦犨之事○以起僖公之病○庶其有瘳乎○

僖公二十二年○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蜂蠆有毒○而况國乎○弗聽○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懸諸魚門○

鍾伯敬曰○造語○新而古○

胸無持操○大則畏○小則驕○當其驕中○猶懷怯情○每至於受辱敗○八題即寫其昨勇今怯之狀　孫執升

○○○成得臣郤獻子

滿欲極忿成二蕭謀論

多而不可滿者慾也銳而不可及者忿也治慾之法有窒而無開

設言以騁其辨

治忿之法有懲而無肆或者曰饑止於食渴止於飲欲者得求則

止忿者得報則止嗚呼為是說者是畏火之怒而投薪以滅之祗

二篇主意

益其熾也夫薪者火之資也權位者忿欲之資也假其資而望其

以防字換止字防

止天下寧有是哉先王尊權位以示天下所以嚴萬世之巨防也

在先止在後矣

何人而無欲何人而無忿忿欲之興局於無權無位而不得展是

將行而駐手將舉而礙有谿壑貪惏之欲鬱勃炮燔之忿莫不限

於權位之巨防而止回則自趨於善矣天下之馳騖於忿欲而不

不能防則不能止爭則

知反也先王固未嘗與之争也嚴吾權位之巨防使忿欲者窘於

益後矣故先王不為

無資志衰力怠道窮途絶悵悵然而無所歸雖吾不使之趨於善

而彼自不得不趨於善然則權位者真先王閑忿欲之巨防也歟

揖轉入題最有情

惜乎先王以是為忿欲之防後世乃以是為忿欲之資何其反也

楚成得臣有功於陳子文推令尹之位以塞其欲晉郤克旣辱於

凛凛正詞真足以服人之

齊范武子授郤克以政使逞其忿憶令尹豈賞功之物而晉數百

[illegible]

年之社稷亦豈二三臣逞憾之具歟楚非置兩令尹也幸而一成

堅滑剴

得臣有功耳如之數人者並立大功吾不知子文復何以與之晉

之行人見辱者多矣解揚之見執於宋韓起羊舌肸之見挫於楚

如與郤克並發於時則晉師亦將東馳西逐盡報諸臣之怨而後已歟甚矣子文武子之不思也將以飽其欲適以滋其欲將以散（應前假資望止）其忿適以張其忿使得臣之欲與位俱長嗜勝不止迄至城濮之敗使郤克之忿與位俱長狃宰之勝忿不思難至欲質齊侯之毋得臣之欲得子文之位而盛郤克之忿得武子之位而伸君子不能救人之忿欲則已矣（不能救未足責成惡加一等）安得假其資而成其惡乎雖然武子猶未之責也彼子文靖國之語一何悖耶（側重子文作結發出大議是窂頗更進法）已人爵不足以酬功慊之者固多矣若遽作不靖危其國家自非盜賊小人未必皆有是心也子文之言何概以盜賊小人待天下耶斯出一言人臣之立大功

有功反成大悪一言何可不慎

人君或懼其不靖反加屠戮是功者身之賊也以是位而得是功不問能否使播其惡於民是功者民之賊也既立大功自未居危疑不賞之地而奸謀始出是功者國之賊也一有大功則為身之不幸位之不幸國之不幸孰敢以功業自奮耶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

引詩作結法從韓氏外傳

僖公二十三年楚成得臣帥師伐陳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宣公十七年晉侯使郤克徵會於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克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

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至請伐齊范武子將老召
文子曰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余將老使郤子逞其
志庶有解乎請老而郤獻子為政
唐荊川曰此南華所謂以人國為僥倖者也
國家權位非資忿欲之具先王防於先而止之其深心大用如
見若授以資是成其惡也此文至論不磨辯才亦自無礙　孫執
升

晉懷公殺狐突

（觀己是一篇眼目）明於觀人暗於觀己此天下之公患也見秋毫之末者不能自見其睫舉千鈞之重者不能自舉其身甚矣己之難觀也（承出觀己語意新巧）人皆知以己觀己之難而不知以人觀己之易（照明一篇主意）因人之善見己之惡因人之惡見己之善觀孰切於此者乎晉懷公不知己之無以致人徒責人之不從己殆未嘗以人而觀己也（照應緊簇）懷公晉國之君彼重耳特一亾公子耳（此段將從重耳從懷公兩地相形）狐趙之徒出從重耳陷敵困衛逃齊脫楚人有不堪其憂者矣乞食投塊觀浴操戈人有不堪其辱者矣風飄雨濺過都歷邑人有不堪其勞者矣使其捨重耳而從懷公（峰回路轉恍然入一佳境）則閭里歡迎婚

理趣明暢詞調敷蔚

族畢至擊鮮釃酒舒發歛情此天下之至樂也高軒華轂豹飾羔
裘前趨後陪光生徒馭此天下之至榮也堂宇靚深自公退食體
胖心廣四顧無虞此天下之至安也懷公盡亦以人觀己乎從彼

此情事須狀可見說來更新發動人

者憂如是辱如是勞如是而狐趙輩乃就之而不辭從我者樂如
是榮如是安如是而狐趙輩棄之而不顧則德之優劣厚薄不待
言而可見矣懷公盡亦因此其反曰樂也榮也安也人之所同嗜

又切一步

也狐趙之徒所以崎嶇從重耳者豈與人異情哉其棄樂而忘憂
者必重耳之德有以勝其辱也其棄安而就危者必重耳之德有
以勝其危也況吾以晉國之大而增修其德則人之從我者既有

道德之樂又有名位之樂既有道德之安又有名位之安重耳無我之所有而我有重耳之所無有無之相形人將不待指而至矣此猶為懷公而言非論之至也德之休明桂海冰天荒區絕域將奉琛重譯而皆來臣何至下與一亡公子爭數僕役哉陋矣懷公之褊也懷公肆其褊心不知反己徒殺人以逞使在外者絕向我之意而堅事讐之志計無失於此者矣雖重耳老安於外彼毛偃挾不戴天之讐思欲一逞豈容重耳之安於外乎是則納重耳于晉者非秦伯也非狐趙也懷公也

僖公二十三年懷公命無從亡人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

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任。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贄。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乃殺之。卜偃曰。君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其何後之有矣。

孫月峰曰。掉轉處。文法靈甚。捷甚。

袁中郎曰。結語悠然。有餘韻。

從公子之苦在晉國之樂。猶就俗情論耳。說到德之厚薄。且堅事佚之心。然則。殺突之。事。竟為重耳入國之原。甚有高識遠見。是老成憂國之言。非迂儒所能道。孫執升

○○○賦詩

至理所在可以心遇而不可以力求斷編殘簡呻吟諷誦越宿已（已抱靈蛇三寸珠）（一氣呵成絶無痕絡可尋）有遺忘至於途歌里詠偶入吾耳則雖終身而不廢天下之理固眩於求而真於遇也理有觸於吾心無意而相遭無約而相會油（悠然自得超然不可控摶）然自生雖吾不能以語人況可以力求乎一涉於求雖有見非其（言力求之失）正矣日用飲食之間無非至理惟吾推而求之則隨得隨失研精極思日入於鑿曾不知是理交發於吾前而吾自不遇是非不用力之罪乃用力之罪也天下之學者皆知不用力之害而不知用（探本之談）（似續若斷）力之害亦知力之不足恃盡黜其力而至於無所用力之地則幾

文家化境

矣二帝三王之書羲文孔子之易禮之儀章樂之節奏春秋之褒貶皆所以形天下之理也天下之人不以理視經而以經視經刻剔離析彫繢琢鑿之變多而天下無全經矣聖人有憂焉汎觀天壤之間鳥鳴於春蟲鳴於秋匹夫匹婦惟悲勞佚喜怒舒慘動於天機不能已而自泄其鳴於詩謠歌詠之間於是釋然喜曰天理之未鑿者賴有此存是固匹夫匹婦胸中之全經也遽取而刻諸書易禮樂春秋之間并數而謂之六經龔匿賤妾之辭與堯舜禹湯文武之格言大訓並列而無所輕重聖人之意將舉匹夫匹婦胸中之全經以救天下破裂不全之經使學者知所謂詩者本

發乎閭巷草野之間非可格以義例而局以訓詁也一吟一諷聲

所謂六經皆我注脚非章句陋儒所知

轉機四虛徐容與至理自遇片言有味而五經皆氷釋矣是聖人欲以詩之平易而救五經之支離也孰知後世反以五經之支離而變詩之平易乎蓋嘗觀春秋之賦詩々因於事不遷事以就詩事寓於詩不遷詩以就事意傳於肯綮毫釐之中跡異於牝牡驪黃之外斷章取義可以神遇而不可以言求區々陋儒之義例訓詁至是皆敗春秋之時善用詩者盖如此

已上一語下題

火於秦雜於漢別之以齊魯汨之以讖諱亂之以五際狹之以專門銖々而析之寸々而

後學通病

較之豈復有詩噫安得春秋賦詩之說語之

凡數十條。皆左傳所載賦詩之事。今以文多不復載。

茅鹿門曰。讀此覺從前註疏俱可廢。首提心字。是六經之星宿海也。人心有全經。非可以義例訓詁求。春秋君臣因事賦詩。斷章亂義。頗得聖人之意。行文甚有理趣。但覺清空一氣如話。孫執升

○○○衛禮至為銘（借金石以起君子之論）

物莫壽於金石言於千載之上而傳於千載之下者皆託金石以不朽然金有時而銷石有時而泐其所託者未必真可恃也一得其託不銷不泐視古今如旦暮者果何物也司君子之論是也（一篇主意）天下不見湯之盤而能誦日新之銘者託於大學也（借大學周官以起左氏文情）天下不見周之量而能誦大思之銘者託於周官也是則銘託於湯盤者反不如託於大學之堅銘託於周量者反不如託於周官之固（繚繞側）君子之論其可恃豈金石比耶（一語鎖住）善託於君子之論固不朽惡託於君子之論（接入無痕）亦不朽衛禮至行險僥倖戕人而滅其國恬不知恥反勒其功於

銘以章示後世人皆以禮至之惡因金石而遺臭萬年也抑不知禮至之惡雖因金石而專不因金石而遠自今而求禮至之所銘者鼎邪鐘邪敦耶鉶邪而已滅已沒化為飛塵蕩為太虛無絲髮之存矣器物不存則銘不存銘不存則惡不存然孔聖之惡猶在人口初不隨物而朽吾是以知禮至之所以遺臭者非金石也君子之論也使幸而不為左氏所載則銘亡而惡亦亡矣豈至於今日猶為人詆訶而不已耶見辱於市人越宿而已忘見辱於君子萬世而不泯君子所以筆誅口伐於篳門圭竇之間而老奸巨猾心喪膽落者特此權也遇伯樂者駑駘之不幸遇匠石者樗櫟之

不幸遇左氏者禮至之不幸是舉衛國之朝哂不如左氏一字之辱也禮至之辱雖他人代之汗顏泚顙然至君嘗自以爲辱哉想其題書深刻之時未必不顧君子之紀錄也以辱爲榮其無愧而不知恥蓋不足多責（將禮至點一步以責天下之頌美禮至者）吾竊怪戰國秦漢以來用兵者反覆狙詐大率皆禮至之比不特其人自矜其功而作史者亦從而咨美頌嘆之以誇示來世甚矣風俗之日薄也春秋之時有一禮至人固已指爲異物特書之以爲笑端（後人復美後人後人復笑後人）孰知後世爲禮至者將千百而未已耶又孰知後世執筆而記之者亦禮至之徒耶（下古同慨人偽之文真是有關世道）甚矣風俗之日薄矣（復一句傷感無限）

僖公二十四年衛人将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二十五年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遂滅邢禮至為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

茅鹿門曰前一轉已不勝淋漓感慨末再一轉悽〻惻〻幾於哭矣

論必誅心意必刻骨使人竦然可畏可恥却以一種慈祥愷悌之氣行於運墨之間語云劉四罵人〻不怒者是也嬉笑成文者猶非雅人之致 孫執升

○○○周與晉陽樊溫攢茅之田

言周秦之強弱者必歸之形勢（形勢二字是一篇眼）其說蓋始於婁敬〻之言曰周公營成周都雒以為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亾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衰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形勢弱時）秦地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此所謂天府論周秦之形勢者皆宗於（形勢強時）敬吾獨謂敬所見者特平王之周耳曷嘗見文武成康之周哉敬（只言秦之強非真似周也）之所謂秦乃文武成康之周也文武成康之世岐豊乃周之都故所謂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者（不知周強反謂是秦強論更透亮）蓋皆周之形勢當是時安得有所謂秦邪（下頓）迨至平王東遷周輕捐岐豊之地以封秦遂成秦之強是

秦非能自强也得周之形勢而强也秦得周之形勢以無道處之無道猶足以吞天下形勢之可恃猶如此足以雄視諸侯并吞天下況文武成康本之於盛德輔之以形勢其孰能禦之耶是天下形勢之強者莫周若也歟何所見而遷結定二句以弱名周耶敬論周之形勢既謬其論周之德益謬形勢與德夫轉出德字在形勢之中豈二物耶形勢猶身也德猶氣也人未有恃氣之充而置身於易死之地者亦未有恃德之盛而置國於易亡之地者王者之興其德必有以先天下其形勢亦必有以先天下文武成康之德天下合形勢合德之大莫如也岐周豐鎬之形天下亦莫如也隆其德而殺其形勢烏得為王者之道耶陋矣哉敬之論也先折倒婁敬以為貶襄王張本是論也非特敬為然雖周之子漫渡處

（意思連絡）

孫莫不皆然晉文侯既定子帶之難請隧以自寵襄王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先說襄王之意方可辨駁）襄王之意以謂吾周之為周在德而不在形勢典章文物之制子孫當世守之不可一毫假人至於區區土壤吾何愛而以犯强國之怒邪抑不知隧固王章也千里之畿甸亦王章也（此辨甚明）襄王惜禮文不以與晉自謂能守王章抑不知割地自削則畿甸之王章（棄畿甸即棄王章）既不全矣惜其一而隳其一烏在其能守王章邪形勢猶身也德猶氣也披其肩背斷其手足自謂能氣者吾不信也（首比中人應喻意妙妙）嗚呼周自平王捐岐豐以封秦既失周之半矣（此言周既不全豈堪復與晉田）以破裂不全之周僥僥自保猶

應難立豈容復有所侵削邪奈何子孫猶不知惜今日割虎牢畀
鄭明日割酒泉畀虢文武境土歲朘月削至襄王之時鄰於亡矣
又頻捐數邑於晉是棄糧於陳蔡之間揮金於原曾之室果何以
堪乎周之堙替至此見之者皆為之惻惻晉文乃忍於此時多取
其地以自肥亦猶奪糧於陳蔡之間攫金於原曾之室其亦不仁
甚矣意晉文獨非周之苗裔邪坐視宗國之危蹙不能附益反從
而漁奪之是而可忍孰不可忍議者反屑屑然論其伐原之信問
守之非何其捨本而求末也雖然仲叔于奚有功於衛賞之繁纓
夫子以為不如多與之邑隧之於繁纓不亦大乎襄王重隧而輕

意可哀憐語能解頤
此責晉文忿周之裔何忍滑田以自肥
絕好証佐

邑適合夫子之訓夫子是則襄王亦是襄王非則夫子亦非必居

一於此矣曰不類仲叔於奚内臣也雖多與之邑猶衛地也晉文

審理揆勢之論豈可泥常而失聖人之意

公外臣也朝受圖而夕設版矣是不同

一語斷盡

僖公二十五年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

唐荊川曰補禆處筆周力到

王聖俞曰論形勢合德深見帝王之大

楊升菴曰立論必推其原勘理必求其至所以與俗見迥別

瞿昆湖曰議論垂竭折衷仲尼之字汪洋可驚可愕且一難一解語不費而意自析真大手筆德與形勢相唇齒此文以身氣作箭辨論精明嚴確可以破在德不在險一語劉敬亦不足辨矣　孫執升

鄭子臧好聚鷸冠

（根字是一篇主意）

物之有是根者遇物必發鄭世子華以貴國誅其弟子臧出奔宋境坐鷸冠而死當見殺之時去子華之誅始將十年而宋鄭之封疆亦不啻數百里也況鷸冠之後得之道路之傳其在鄭伯初無損益聞之非所怒也怒之非所殺也今一聞鷸冠之後必置之死地何喜怒之不類邪蓋鄭伯之怒本不在冠也特遇冠而發耳鄭伯殺子臧之根固已萌於朋附子華之時矣以國君而誅一亡公子如狐豚腐鼠何所不可乃淹遲而不發者非有所待也時移地移鄭伯固已忘其怒也怒雖忘而怒之根不忘未與物遇之時固

（翻起筆意悠揚可喜）

（跌宕以起下意）

（此是正解）

（照出根字）

讀東萊性言……憂嘆恨字叢中神脉
伏匿而不可見及鬭雞之傳怨動其根前日之積忿宿憾一旦如
新非翦滅其身不足以逞其毒此所以罪之小而怒之大也不然
影快冠字如鏡中花
則冠雞未必不附於孔門貂蟬未必不貴於漢室鬭雞為冠豈有
可怒之實邪鄰人之笛懷舊者感之斜谷之鈴溺愛者悲之感在
一鳴三嘆讀者情移
人而不在笛悲在人而不在鈴怒在人而不在冠也嗚呼鄭伯之
怒子臧根於一念雖事在十年之前而身居數百里之外終不能以
試發出
臧怒貫鄭伯因根字生來
免吾是以知怒之不可藏也然則子臧雖欲還善改過而鄭伯之
又生改過一
妙理
怒已根於胸中能保其不遇初而發邪曰鄭伯何為而怒也以子
臧而怒也過在子臧而怒在鄭伯吾是以知人心固相通而無間

也子臧之過既可以動鄭伯之怒則子臧之改獨不可以動鄭伯之喜乎想子臧意方回於睢陽之野而鄭伯之顏已解於溱洧之湄矣心之相遠胡越無間況父子間耶

僖公二十四年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鷸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殺之於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

汪伯玉曰通篇正解大意

鍾伯敬曰中用鷸冠帶鷸字又開纖巧法門茁鈴二句穠艷而雋可謂東萊別調

未發為中〻節為和是亦有根也鄭伯乃私忿之根故責其藏

怒未還善一腔發出天性之妙　怒有根善豈無根與大舜亦喜亦憂相似此性同無分聖凡也闡出聖學大源頭是東萊衛道之意

孫執升

楚滅夔

(新韻出入意表卻是至論)

以君子之言借小人之口發之則天下見其邪而不見其正以小人之言借君子之口發之則天下見其正而不見其邪是故大誥之篇入於王莽之筆則為奸說是非變其言也氣變則言隨之變(枯出氣字有原委)也於此有木焉柯榦未嘗改也春氣至則枯者榮衰者盛陳者新悴者澤秋氣至則榮者枯盛者衰新者陳澤者悴氣也者潛乎柯榦之中而浮乎柯榦之外者也(氣能変言)惟言亦然溫厚之氣加焉凡勁暴粗厲之言皆變而為溫厚忿戾之氣加焉凡易直下恕之言皆變而為忿戾一言不移而善惡霄壤是孰使之然哉氣可以奪言而

言不可以奪氣也故君子之學治氣而不治言（大學問大根本）夔子之對楚問正也其邀楚怒而見滅者以氣之忿而奪言之正也夔不祀祝融與鬻熊禮也衛祖康叔不敢祀后稷魯祖周公不敢祀公劉非所以為罪也此固先儒之所以論也然夔子言之則是而言之所出則非治言而不治氣雖有正禮大義反為忿戾之所敗不足以紓解而反以速禍豈不甚可惜哉

僖公二十六年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於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滅夔

李本寧曰開口奇特援禮甚確

氣是本詞是枝故治言必先治氣畧論出辭氣斯遠鄙倍孟子知言必由養氣東萊小小立論見大學問讀之肅然而敬　孫執升

臧文仲分曹田

（兩語抱定）（一承剖判嚴明）

利則居後害則居先此君子處利害之常法也是故見利而先謂

（二毫不可假借）

之貪見利而後謂之廉見害而先謂之義見害而後謂之怯（入）晉文

（題）

私有討於曹披裂其地諸侯不能救則已矣乃乘其危而共取其

利是誠何心哉臧文仲所以遲遲其行者亦忸怩而不安歟異哉

（令人有良心）

重館人之言也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重館

之人所謂共其諸異乎聖人之所謂共歟信如是說則彼商賈

（運筆有曲致）

趨利如風雨者皆重館人之所謂共也彼逡巡推揖恥於冒利之

君子格以重館人之言晉不共之大者也其說陋甚孰謂臧文仲

之賢而反為所動乎（動于利則失其良心）昔萬章與石顯善（借萬章之不受財以明文仲之不可）顯免官留物數百萬與章（受田）章不受曰吾以布衣見哀於石君石君家破不能有以安也而受其財物吾以為石君之禍萬氏反當以為福邪魯與曹同出姬姓並列諸侯其恩義信誓之重非若顯一時之私交也魯坐視曹之覆不惟不能辭其也又奔走而趨之以曹之禍為魯之福（以禍為福至愚）（不為）魯為文仲之賢不如一萬章乎（較量一句文勢躍然）使文仲緩轡徐驅以致吾不忍之意（不忍字從前）雖後諸侯之期不傳尺土以歸吾親親之義固已盡矣（怛怛勤出）今冒利競進雖得地之多吾恐文仲之所喪者多於地也前日魯侯之請復衛侯（前引萬章石顯事）文仲嘗為謀主矣諸侯在患諸侯恤之所以訓民也君盍請衛君（此又借文仲事層層翻完以失其本心為定論）

以示親於諸侯且以動晉夫晉新得諸侯使亦曰衆不棄其親其亦不可以惡于是納玉于晉以免衛侯曹衛一體也免衛之難其義既足以動晉辭曹之田其義又不足以動晉乎文仲于衛則割我之所有棄之而不惜於曹則奪彼之所有受之而不疑非忌衛而讐曹也本心易失而利心易昏也吁可畏哉雖然太公之就封道宿行遲逆旅人曰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國則萊侯既與之爭營丘矣太公聽逆旅之言其心亦未免趨於利欲非也君子固不以利自逸亦不以利自嫌也一國之重有民人焉有社稷焉吾其可以避趨利之小嫌而濡滯逗撓

（氣脉忠厚）

（頂門一針）

（又借太公之事以見彼此遲速之不同）

使為奸寇之所伺乎故太公之不可遲猶文仲之不可速也然受

遲速二意對照分明

封分地之事逆旅重館之言同異是非間不容髮若之何而辨之

到

頭二尺

曰在明善

僖公三十一年取祭西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重

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無及也從之

唐荊川曰先自委曲辨明使人不得議其後此東萊論法最高

處

東萊文中每有絕妙證佐斷側深嚴不獨此案定彼案亦定眼

明手辣皆由義精仁熟　孫執升

卷三終

西吳孫　琮執升評定

穆伯襄仲

（兩意反起空中立架）

問修怨於君子必以為非問修怨於小人則以為是二者皆未為定論也專於報怨者鞅睢之徒耳專於忘怨者老莊之徒耳吾聖

（怨之于人甚矣不修不忘說得極平極淡）

人未嘗修怨亦未嘗忘怨權其小大輕重而中持衡焉未嘗倚一偏而主一說也穆伯為襄仲聘婦于莒中道而奪之夫豈細怨也（反跌一句）

（通篇之意俱已在此）

哉而惠伯區區其間委曲調護始釋其憾終全其恩彼非不知輕

重小大之所在也。蓋穆伯之于襄仲兄弟也。怨之大小輕重在他人可言耳。兄弟之間豈較小大輕重之也哉。以人合者有時而離。（將大小輕重又進一步發出天合二字）以天合者無時而離。兄弟之屬天也。人怨不足以害之。襄仲之怨（兄弟屬天人皆知之說來親切醒）穆伯以人觀之固大矣重矣。以天觀之則兄弟之親與生俱生而（快使我不敢作大字觀）不可離。豈以恩怨而加損哉。雨暘變於前而太虛之真體未嘗動也。恩怨交於前而兄弟之真情未嘗動也。襄仲向者之怨私情之（無解更深更妙）怨耳。今者之解私情之解耳。乃若胸中之天則向無怨而今無解也。不然豈惠伯立談之頃所能解耶。焚廪捐階之虐。治棲入宮之侮。百世之後讀其書者猶為舜切齒。而舜之恩意源源不絕者。非

以德報怨也以弟待象而不以象待象也以天觀象而不以人觀

（指出象之天即傲弟不容不化于善較孟子之論更為精微）

象也蓋欝陶思舜乃象之天彼傲而害舜者特象之人耳舜之胸

中純乎天故見象之天而不見象之人也使惠伯立於舜之廷將

化於舜之天而不自知爾雖有喙三尺焉攸用

文公七年穆伯娶於莒曰戴己生文伯其娣聲己生惠叔戴己

卒又聘於莒莒人以聲己辭則為襄仲聘焉穆伯如莒涖盟且

為仲逆及鄢陵登城見之美自為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

仲惠伯諫曰云云使仲舍之公叔敖反之復為兄弟如初

李袁一曰中段提出天合覺恩怨皆有所不受

[illegible]

權衡者至平之物天道也故以此發議況兄弟更非較量之地

天合難離使人不敢言恩言怨末言以天見天舜象俱化矣妙

絕奇絕　孫執升

先軫死師

至難發者悔心也（兩意並提側重難持）至難持者亦悔心也（心難發其寔難持亦在其中）凡人之過狠者遂之詐者（此數語言悔）文之愚者蔽之吝者執之誇者諱之怠者安之孰能盡去數累之外而悔心獨發者乎然是悔也未發則憂其難發既發則憂其難持悔心初發自厭自愧自怨自咎然不能以一日安苟無以持之（心中曲折搜剔殆盡絲忽難漏）則自厭者苟且弛縱必入於自肆矣自愧者退縮羞赧必入於自棄矣自怨者鬱積繳繞必入於自懟矣自咎者憂憤感激必入於自殘矣（難持之累）是悔固可以生善亦可以生不善也萬斛之舟非遇大風（畧作小喻）則不回苟無以持之由風而反溺者多矣一念之悔其勁烈葢甚（即繳題面文勢勁捷）

於風馬烏可不知所以持之耶吾覯先軫之死未甞不嘉其悔而又傷其無以自持也軫以不顧而唾無禮於君及箕之役深悔前過免冑而死於狄師一念之勁烈如此使有以持之固可一日而收克己復禮之功矣惟其無以持之不用是力於禮義而用是力於血氣身為元帥總三軍之重輕棄其身身死無名驕敵遺笑殆與自經於溝壑者等耳先軫意在於改過而反至於生過失不在於悔而在於不能持其悔也風之無力者不能回舟至於風力之勁者惟善操舟者為能持之悔之無力者不能遷善至於悔力之勁者惟善治心者為能持之使軫果能持其悔則舒泰恬愉之地

（一路將持字為線累累若貫珠）

（迴風舞雲筆勢淋漓）

（反收却是正意）

自有真樂何至輕殺其身哉惜乎軫之不能持其悔也

僖公三十三年晉敗秦師於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請三帥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云云不顧而唾狄伐晉及箕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冑入師死焉

孫月峯曰寫人情歷歷如見乃知不深維世故不可以為文章

王鳳洲曰只就悔心難持四字翻論到底句句名言

先軫悔無禮於其君而乃以驕敵辱國蓋由血氣之勇非無以持其悔乃無以持其志耳故文以善治心為結究觀此乃知大

章貴窮理之功　孫執升

相術

（欸闘異端先迯開惡異端者嫉謙光文家識力地步）

勢相敵而後訟未有非其敵而訟者也親屈公卿之貴而與皂隸訟親屈巨室之富而與窶人訟親屈儒者之重而與卜祝訟勝之不武不勝為笑適自卑而已矣荀卿以大儒而著非相之篇下與卜祝較何其不自愛也（一語斷定）彼挾相術以苟衣食者卑冗凡賤廁迹於巫醫優伶之間仰視儒者如斥鷃望大鵬於羊角扶搖之上敢有（直者原不敢與吾道爭）一毫爭衡之心乎荀卿譊譊與相師辨連篇累牘而不已是書一（吾與異端屛不待較曲直吾與爭是與彼以伉吾之詞荀卿何其不自愛）出相師之氣可以百倍以謂我何人也彼何人也今彼乃明目張膽極其辯而與我爭曲直若恐不勝者是必我之道可以與彼抗

也由是卜祝之流相勸相勉相形之術遂蔓延於天下矣然則荀
卿之于相術將以排之適以助之非相之篇吾恐未免為是相之
（提出孔子壓倒荀卿）
篇也自孔子以前相術固已概見於世矣若周叔服之相公孫敖
之二子一言其必食子一言其必收子是以相而預知人之福也
子文及叔向母見越椒伯石之始生一言其必滅若敖氏一言其
（二人言禍福亦非畢凡相術孔子猶不取）
必喪羊舌氏是以相而預言人之禍也數十年之後福焉而福禍
焉而禍無一不合誇於口者有之筆於書者有之孔子未嘗過而
問焉豈孔子衛道之心反緩於荀卿邪孔子以謂天下之曲技小
（及一句推出孔子之意以入荀卿之罪）
術雜然而不可縷數如蜩蟬鼃黽自鳴自止本不足為吾道之輕

重荀獨耻其一而辯焉則天下必以為是術也至勞聖人與之辯必其道可與聖人抗殆將有陷溺而從之矣是反為吾道增一異端也天下本未嘗以異端待相術荀卿強斥以為異端而與之辯（從孔子身上說相術）無故而為吾道增一異端非荀卿之罪耶吾嘗觀孔子周游於天（不必非但付一笑）下鄙夫陋人每以區區相術而竊之有曰額類堯也項類皐陶也（孔門相書）肩類子產也孔子與門弟子聞之不過付之一笑耳乃若吾夫子（正是譎）之門自有相書申申夭夭即孔門相容貌之術誾誾侃侃即孔門相言語之術翼如襜如即孔門相步趨之術勃如愉如即孔門相顏色之術曾子傳此以相人故發而為動容貌之論子思傳此以

相人故發而為動乎四體之論孟子傳此以相人故發而為眸子瞭眊之論荀荀卿得孔門之相書將心醉服膺之不暇何暇非他人之相書邪

文公元年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

○宣公四年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昭公二十八年初叔向娶於申公巫臣氏生伯石始生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

茅鹿門曰末一段語帶調笑正完其不足與辨之意

孫月峰曰絶異端以不辨自是聖人居上流之法而又就相冷敲熱棒痛喝一番奇文妙義眞屬匪夷所思

揚升菴曰落筆何等矜貴東萊胸次曠然可想

袁中郎曰掀翻名理之窟而妙在以游戲出之

孔門相術自有傳書其流遠矣荀卿不得其傳排之適以助之篇中攄出孔子一步不放推倒荀卿何況畢冗相術至於似讖似謔如以名理為游戲論小術合以滑稽為治法孫執升

晉侯朝王伐衛

（照題發論自有善長惡短之意）

因人而有過者君子不謂之過因人而有善者君子不謂之善因人而過猶鑑遇媸毋而醜本非鑑之醜也因人而善猶木託泰華而高本非木之高也爲善由已而由人乎哉晉襄公即位而朝王于温人皆善其尊周也及考其朝王之由蓋將討衛之不朝故身先朝周以責之然則尊王之善豈襄公之本心哉（誅心之論）則吾知晉襄之旆來必入於周境矣彼因人而有善者果足以爲善耶臣之於君（以父）（喻君謙自正大）猶子之於父也子必因責人而始敬父則父得子之敬寡矣臣必因責人而始朝君則君得臣之朝寡矣又況子之敬父自敬汝父

可毁耶上有一庸字

耳于人何有臣之朝君自朝（更說浮親切）汝君耳亦于人何有使晉襄之事周
春秋朝覲史不絕書亦晨省昏定之常耳猶不足以自高況甫陟
周之庭遽傲然自足鳴鐘擊鼓凌責他人之無禮安得不納孔達
（晉非令君何以責他人之朝哄非人父何以責他人之）
之侮哉世有安人嘗拜其父者他日執塗人而責之曰我嘗拜父
（拜其垂悖正是相等伯恭喻帶嘲哄然擄其情確真確是）
汝何為不拜我天下未有不笑其狂者晉襄之責衛非此類耶雖
然無諸己而後非諸人大學之道也晉襄先朝王而後責衛似有
合于大學之旨可毀耶非也觀書者要當忘言而得意大學之意
在於無諸己而不在於非諸人也欲學者將非人之時常思無諸
（說書妙絕榮陽退舍）
己之戒不欲學者待無己之論用為非人之資也故先曰無諸己

次曰非諸人其意主於攻已過而不主於攻人過明矣吾隱說經者以文害辭故力辨之以告吾黨之士云

文公元年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襄公既祥使告於諸侯而伐衛先且居曰効尤禍也諸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胥臣伐衛

丘瓊山曰妙辭若環

焦弱侯曰尊周大義齊桓晉文皆由是耳豈但朝王于溫哉此五霸之所謂假之也

鍾伯敬曰中拜父一揄寫呆愚之狀可發一笑

欲衛之朝已而朝王是非尊周乃自尊自尊者無周矣申責以君父大義後論無已非人庶幾不悪而嚴　孫執升

〇〇〇宋蕩意諸

待人欲寬（簡練）論人欲盡論人者借人之短以攻我之短借人之失以（承出欲盡之意）攻我之失言主於自為而非為人也品題之高下所以驗我識之高下與奪之公私所以驗吾心之公私苟發於言者略而不盡則藏於心者必有昏而不明矣（作如是觀方不愧于論古）吾夫子識賜之方人而自操春秋褒貶之筆豈遽忘前語哉（此段是先揚）待人與論人固自有體也宋襄夫人之亂（法）蕩意諸始則出奔終則致死大浸稽天而砥柱不移風雨如晦而雞鳴不已凜然亂臣賊子之大閑也（輕頓取局）當是時奔走於君夫人之宮（又引他人見不宜專責意諸）者冠蓋相望受施於公子鮑之室者肩袂相屬至於安受昭公之（擘出立論之意皆是空中結構）

賜橐珍囊寶散而之四方者又不知其幾人也不追議此而惟意
諸之是責吾不知與逆徒何親與公室何讎乎與小人何厚與君
子何薄乎讎公室而親逆徒厚小人而薄君子雖鄉黨自好者猶
（至此綫轉）（表明責備之意）
恥為之未有名學者而反不恥者也然立論之際先則譽意諸之
（乃見深文之非苛）
思後則責意諸之過變譽為責夫豈得已哉蓋將假意諸既往之
過為吾身將來之戒也意諸效節之去義當去也意諸從因之死
（前半透迤曲折說來方入責意諸語）
義當死也然意諸親則公族官則司城坐視昭公之失道襄夫人
（譽自譽責自責了）
之蓄怒公子鮑之陰謀以德參會待釁而發上則不聞有正救之
（不相借）
諫中則不聞有調護之功下則不聞有擊斷之勇見亂而始去〻

何晚也見弑而始死〻何補也想夫亂機之將兆弑械之將成通國內外舉知之矣曾謂意諸之賢獨不知耶其所以徘徊濡滯不能翻然高舉者蓋懷其父去官則族無所庇之言顧位苟祿日復又推原其意刺入為誅心之論一日其心以為無難則忍恥以庇宗有難則捐身以刷恥以後之節贖前之非後世君子要必有知吾之用心者殊不知君子不忍一日置其身於可愧之地今日為善尚恐他日為惡詎有身居可愧之中顧指他日之節以贖前日之非乎他日之節未至今日之前既肩責其罪至此以冷語愧之非方前斯時也斯心也君子乎小人乎此吾所以為意諸懼也此為吾身懼正深為意諸懼吾所以不為意諸懼而為吾身懼也

文公八年宋襄夫人殺昭公之黨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十六年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賜左右而使行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冬宋襄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使師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

意諸之死節無可議若竟畧其過節亦不顯矣欲盡二字是深文亦是表忠與夫子觀過知仁同無蓋其過不掩其節故前半極揚其善後半盡發其罪結到為吾身惧正為天下後世節而召過者說法也真不愧春秋褒貶之筆　孫執升

〇〇〇楚范山請圖北方

〇晉靈公即位之初其失德未有聞於人也〇內而欒郤胥原〇日陪日侍傳不載其諷諫之辭外而宋衛陳鄭〇時聘時覲傳不載其諮詐之語〇彼范山者邈然介居方城漢水之間〇果何自而知靈公之可輕〇北方之可圖乎吾知其說矣以地以勢則近者詳而遠者略以〇情〇以理則近者蔽而遠者明問官府之政於鈴下馬走甲是乙非〇迭無定說〇至於大山之隈絕澗之曲〇農夫樵公相與畫地而議長吏之能否若辨黑白若數一二彼豈嘗識刺史之屏而望縣令之曷哉蓋愛憎絕於耳目之前毀譽公於郊野之外近者之蔽固不

直起作疑情〇又是一格

開論立案

近〇遠〇三字是主意

遠

近

虛伸更有筆

如遠者之明也。靈公不君。基於始而成於終。當其嗣服之初。雖無萌芽之可尋。豈無兆朕之可卜。舉世不知。而范山獨知之。豈山之智獨踰於衆人乎。亦有所蔽焉。爾嬖幸者。靈公恩賞之所及也。故蔽於愛而不知。卿大夫者。靈公政令之所及也。故蔽於尊而不知。列於齊盟者。靈公兵威之所及也。故蔽於畏而不知。惟范山立楚之朝。食楚之祿。非晉國恩賞政令兵威之所可及。故撥之趙盾隨會之諫。反在於十年之先也。孰謂近者難掩而遠者易欺邪。吾嘗深味范山晉君不在諸侯之一語。深有感焉。晉主夏盟。自文至靈。三君矣。靈公即位之始。其拊循諸侯。必不敢遽改先世之舊。玉帛

此段申蔽字。議論明暢。

會數蔽字。文情迭宕。

結遠明近蔽。

又提不在一語發意。

瑞節猶文襄也芻粟牲牢猶文襄也物采辭令盟約要束猶文襄
也惟其心不在諸侯故幣雖厚而人自見其薄禮雖備而人自見
其略儀雖華而人自見其疏令雖嚴而人自見其慢吁范山其妙
於觀國哉

文公九年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
子師於狼淵以伐鄭因公子堅

王鳳洲曰東萊文字妙處在必究其原

袁中郎曰觀其雋秀處直據歐蘇之上

鍾伯敬曰揣恩深細入眼其論理下筆疎宕吾賞其多姿

道古宕逸唱嘆有餘韻而詞意工整俱經百練近蔽遠明尤為論事卓識　孫執升

○○○楚文無畏戮宋公僕

（談語冒浮全意）

名不可以幸取也天下之事固有外似而中實不然者幸其似而竊其名非不可以欺一時然他日人即其似而求其真則情見實吐無不立敗名果可以幸取邪然則受名（有筋骨）之始乃受責之始也孟諸之殺文之無畏席強楚之威而窘辱宋公一無足稱者然宋公國雖弱而位則君也文之無畏國雖強而位則臣也論其實則以楚加宋以強淩弱人之所甚易論其迹則以卑犯尊以弱擊強人之所甚難居甚易之地而坐得至難之名人情誰不樂此哉此無畏之所以因其似而竊其名也」（此段言竊名轉下說幸字）必嘗揮金發粟然後人許其豪必

嘗赴敵突圍然後人許其勇今無畏挾六千里之楚而析一小國之君前無權勢之可懼後無憂患之可虞從容談笑而冒不畏强禦之名天下之所謂幸者有過於此乎想無畏正色莊語以荅或（此段發明幸字在無能）人之問必謂名固可以幸取人固可以名欺雖吾君亦將以勁正（而借楚之威）見期孰知吾之有所挾哉捘衛侯之腕人知涉佗之直而不知其借晉之威也沒太子之車人知江充之直而不知其借漢之威也（主客交互涕淚千古）戮宋公之僕人知無畏之直而不知其借楚之威也無畏借楚之威以為己名無毫末之勞而有丘山之譽使知是而無後憂則誠（以不能偉免後憂作鎖以起下虛名受禍）不知詐直不如曲君子不如小人矣抑不知人既以直期之亦必

以直使之楚子畏曰遣使過宋而不假道置他人而推無畏豈不以直辭勁氣固可以橫身犯難而張强楚之大聲乎無畏始知前日之虛名適所以招今日之實禍惶惑而言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哀憐至大向之直辭勁氣安在耶始則曰敢愛死以亂官令則曰我則必死始一何壯今一何怯耶無事則為不畏死之言有事則為畏死之語真情本態至是盡露矣名之不可苟得如是哉自古以來挾外以為重者失其所挾未有不危者也無畏之所挾者楚耳一旦身出方城之外宋人豈惧夫楚之無畏哉宜其甘心而不顧也吾故表而出之以為挾外物者之戒

歸来

收得有力通篇意俱

餘文了前挾字縝密不漏

○文公十年○陳侯鄭伯會楚子於息○遂及蔡侯次於厥貉○將以伐宋○宋乃逆楚子○遂道以田孟諸○文之無畏爲左司馬○命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無畏抶其僕以狥○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强之有○敢愛死以亂官乎○宣公十四年○楚子使申舟聘於齊○曰無假道於宋○亦使公子馮聘於晉○不假道於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

王聖俞曰○小人虛憍情狀○無不寫出○

一節深一節而節節有聯絡一步緊一步而步步有迴旋縱橫
踈快淋漓愷切極文情之妙太史而後惟六一深得此法此與
前篇皆東萊進一格文字　孫執升

○○○長遊
防風氏身橫九畝不能免於會稽之誅巨無霸身大十圍不能免
於昆陽之敗久矣形之不足恃也（一篇主意）造化一機坯冶一陶陰陽張
萬形並賦遇川澤則黑而津遇墳衍則皙而瘠遇原隰則豊而痺
遇山林則毛而方予其形者無愛憎受其形者無恩怨是故鷃鵬（造化無心萬物一体）
（可叅齊物論）
不以大自夸蜩鷽不以小自慊冥靈不以久自喜蟪蛄不以短自
褻私天地之形以為己有固已得罪於鑪錘况敢恃之為暴耶衣（安之回頭恃字）
不勝而成霸晉之功者無所恃也貌不稱而撞佐漢之謀者無所
恃也形不長而專伐蔡之勳者無所恃也以是知無恃者存有恃

者亡延龐么麼未必無福魁梧壯偉未必非殃有形不能使而反見使於形可不為大哀耶長遜之種其軀幹絕異於人是亦偶得一氣之偏者耳自緣斯以來負其軀幹暴蔑上國每出輙敗種殲族殄靡有孑遺豈非形為之累耶（形非累恃形則為累故下段仍發恃字意）東西南北自古及今其族類自若也使長遜賦形與他處等彼必安其氈毳甘其湩酪未必敢與上國抗衡詎至此極耶惟其偉岸自伐故飛揚跋扈睨視泰華垤視城郭蟻視甲兵兄蹈於前而不悛弟仆於後而不止挫愈奮敗愈張非覆宗絕祀蕩無吹火未有晏然不為（平論）害者也貔虎之猛形實軀之大馬之馴形實束之長遜族類豈皆好為暴哉一受其形

雖欲已而不能自已也（聖凡不以形限）心為君則形為臣形為君則心為臣同是
貌也仲尼聖而陽僨狂同是目也大舜仁而項羽纍賦其形者非
有異特制其形者不同耳（聖凡不以地限）小心翼翼徽柔懿恭忘其十尺之高者
是亦西夷之人也議者勿謂遊無人

文公十一年鄋瞞侵齊遂伐我冬十月敗狄于鹹獲僑如宋武
公之世司徒皇父敗狄於長丘獲緣斯晉之滅潞也獲僑如之
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衛人獲其季
弟簡如鄋瞞由是遂亡

焦弱侯曰似子非子別饒雋永之味

人有聖狂形無聖狂恃形則狂亾形則聖同在造化鑪錘惟真儒爲能探本　孫執升

周公閱王孫蘇訟于晉

昔者文王聽虞芮之訟而商道始衰（始終以商事陪說迴環掩映文情巧妙）聽訟非文王之心也文王不與虞芮期而虞芮自至故謙者以二國之嚮背繫商周之興亡也（訟獄乃民情國勢所係）舜避朱禹避均未嘗不視獄訟之所歸以爲決虞芮之訟爭田近（有感嘆有頓挫）捨朝歌而遠趨豐鎬彼紂雖屈強於酒池肉林間直寄坐焉爾吾（切周本國）嘗持是以觀後世隆替之由權在則昌權去則亡未有失權而國（勢）不隨之者也周道既降辟王僕臣不能主方夏之柄儕於列國至正王之世則殆甚焉周公大臣也王孫蘇卿士也二臣有訟不之王而之晉君天下者尚將照臨萬國大彰淑慝外薄海隅咸滑其

職令至不能尸惜聽之訟則國之置王將何用乎虞芮介然遠圖（說虞芮訟出）
（商臣以說周二臣之訟渝中有渝二轉一警策）
其質成於周議者尚為商危之向若飛廉惡来內相忿競棄紂而
即文紂雖無道亦未必能堪也正王怡然坐視不惟不駭反使人
拾晉助所辱者之訟惴惴然恐其不伸巍然被袞黼稱天子頓乃（損撲商應上權去）
企足矯首待晉之予奪以為輕重何其衰也是周之危過於商而
正王之無恥甚於紂也周之顏厚甚於商季何為當亡而不亡晉（推確去而不亡之故）
侯之小心不及文王何為可取而不取蓋嘗思其故矣紂之季年（推偽精確）
雖三分失其二然威令尚行境內亡虐尚能及人故民不堪其暴
而共亡之晚周之微門內小訟猶不得專雖欲溪傷誰聽其指克

雖欲以酷誰愛其指令其起其仆近不係斯民之休戚遠不係諸
侯之強弱晉雖陽尊貌敬不過以鄭莒遇之耳何嫌何疑而遽欲
墟之哉故周非不亾無可亾也晉非不取不足取也大抵能害人
者必能利人能殺人者必能生人紂雖下愚不移然操柄猶未盡
失使其移比干之戮於崇侯移崇侯之寵於比干朝散鹿臺之財
暮發鉅橋之粟烏知其不聽天永命編名於六七君之列乎至於
正王拱然見空名於六服之上禮樂政刑舉不在己雖欲自奮其
道何由是將隤之商猶有起復之望未墜之周已如既隕之時也
左支虧右支緩奄々餘息綿百世而閱千齡樂乎哉周過其歷之

確然　確然　王　非侯商紂借以懸周　非鬼莱胆識不能立此謀

○論 言吾斯之未能信

文公十四年周公閱與王孫蘇訟於晉王叛王孫蘇而使尹氏與聃啓訟周公於晉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

紂為共主而訟者之文王周為共主而訟者之晉國而事正相類東萊乃揭紂而抑周細之較勘周之微弱可憫可笑末言紂可復起而周無再興或有慨於南宋之微而言此歟其憂患深矣○孫執升

○○○狼瞫死秦師

○狼瞫之死左氏之所譽也○然瞫烈士也○回犯上之氣而為○狗國之（將狼瞫先○許一番筆情○深遠）
勇雖非中節○要非常人之所能望也以瞫之烈豈僕僕乞憐而求
人之怨者耶瞫雖往矣吾想其心必願受人之責而不願受人之（寫○出○烈○士○激○昂○）
譽也請得而備責之人心當知所止非可出其位也惟各止其位
故冉有之用矛不為讐齊顏回之後至不為懼匡曾子之避寇不（歷引諸賢是○責人也厚○矣）
為畏越子思之守國不為厚衛皆止其所止而已矣狼瞫前日為
右死歟可也既不為右固可以止今乃無職而侵在職者之憂輕（點○出○意○）
進而死於敵則是心不止於事而思出其位矣雖所成之功壯偉

勁厲外為人之所譽而一心之間實忿懟怨恨之所集也當瞫趙
敵之時忿懟怨恨交衝競進含毒而沒雖得千百年之虛譽豈救
其心之擾哉我實清淵人以我為汙渠于我何損我寔丘垤人以
我為華岱于我何加君子當觀其在我者何如爾人之毀譽何有
焉九原可作吾意狼瞫樂聞吾之言未必不過於左氏之譽也
文公二年晉侯及秦師戰於彭衙秦師敗績戰於殽之明日晉
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
囚擒之以從公乘遂為右箕之役先軫黜之狼瞫怒其友曰盍
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云云子姑待之及彭衙之役以其屬馳

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

王鳳洲曰○將責狼瞫○先許其烈○文○字○紆○徐○容○與○而○意○亦○新奇○

瞿昆湖曰○首○尾○相○應○

○責狼瞫無苟詞○意實嚴謹○○責吾者愛吾者也○譽吾者寬吾者也頗受責不頗受譽○亦○是○規○責○之○語○　孫執升

○○○楚人滅江

利○害○之○乃○其○惧○近○利○害○之○外○其○惧○遠

天下之可懼者惟出乎利害之外乃能知之○風濤浩蕩舟中之人

古躍○肰真畏霆動之筆　借喻作○不能使江

不知懼而舟外之人為之懼○酣醉怒罵席上之人不知懼而席外

之人為之懼身游乎吉凶禍福之塗心戰乎搶攘爭奪之境未有

○點○惧○字○骨○節○俱○靈

知懼之為懼者也○春秋之世王澤既竭反道敗德亂倫悖理不可

○緊舉至知滅國之禍尤所謂慘烈而可懼者國于天地有與立焉

讀○此○段○語○乃○見○滅○國○之○可○惧○下○文○警○君

封殖於唐虞長育於夏商既灌澤於文武成康之際廟陳四代之

○停○匝○稍○長○為○慘○害

鼎彝府藏百世之典籍朝有世臣野有世農肆有世工市有世商

雖蕞爾小國不知幾人之力幾日之功扶持保衛而至於斯也一

旦忽為強暴之所凌滅繫其君而俘其臣墟其宮而遷其社列其本而堙其井此豈小故也哉而當時之君視之恬然此無他惟處於危亂之中而不知懼之可懼也（應轉二句前說俱靈）秦穆公於江之滅獨怵然戒惕然悟避朝服食不勝其憂非出於危亂之外豈能深見可懼之真者乎（堯兢舜業不過充此懼心論最正大）穆公信能推此懼心而充之視天下之諸侯國一滅則心一警心一警則政一新國可離危亡之門而卜治安之基矣豈止西（伯亦）戎之霸耶（內懼來）

文公四年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舉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

孫月峰曰典雅似國語

楊升菴曰正論說得凜凜畏人

戰國相殘滅秦有吞併之志其視利害為切矣然列國之君處堂晏然乃見秦穆之憂深慮遠謂伯業之基在此一懼亦可

孫執升

楊處父

至書無悅人之淺效而有化人之深功，至樂無娛人之近音而有感人之餘韻。凡天下之理，不能窺於未得味之前，必不能捨於既得味之後也。昔夫子設教於洙泗之間，子貢初見挾其智而傲之，子路初見挾其勇而陵之。以夫子之聖，猶不能動物悟人於一日之速也。彼楊父何人耶？甯嬴一遇諸逆旅，躡屩擔簦，從之如不及。其移人之速，若過於夫子矣。然夫子雖不能服由賜於一見，而能役由賜於終身；楊處父雖能致甯嬴於一朝，而不能留甯嬴於數日。孰優孰劣，必有能辨之者矣。嘗考甯嬴之言，然後知處父所以易

使人喜○易使人厭者○柳有由也蓋處父之剛盡發之於外而中無
○點○出○剛○字○為○陽○處○父○受○病○之○原○所○
○以○易喜亦易厭
所留溢於聲音浮於笑貌○形於步趨○平生神氣○發露無餘○外雖震
厲○而中無所畜○外雖暢茂○而中無所根○其始見也○其美易見○其德
易親○所以易使人喜也○其既見也○索之易窮○探之易盡○所以易使
人厭也○發○之○為○春○華○曾○不○能○歛○之○為○秋○實○玩○處○華○而○忘○實○味○是○豈○
為○腹○而○不○為○目○者○所○肯○留○哉○此○寗○嬴○所○以作喜作厭而不辭往來
○不○更○作○徒○求○意○供○在○言○外○
之○煩○也○

文公五年○晉陽處父聘於衛○反過寗○寗〻嬴從之○及溫而還○其妻
問之○嬴曰○以剛天為剛德○猶不于時○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寔○怨

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惧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
去之
茅鹿門曰起處便覺雋永有味
盡發於外而中無所留楊處父之剛尤淺淺者不深貶之更何
足與孔子相較而論東萊以聖賢望人真忠厚和平之旨孫執
升

宋華耦辭宴

君子之立言，待天下甚尊，期天下甚重。識雖在一世之先，而心嘗處一世之後，非自託於慊退也。（先左左氏羅棨所以責華耦者深矣）降衷在天，秉彝在民，凡具耳目口鼻號為人者，罔不備參贊化育之神，經緯幽明之用。吾其敢以淺心隘量大棄之於羅冗無能之地乎？（可薄待魯）左氏世傳以為魯史，則魯其（見不）父母之邦也。其載宋耦來聘，無故揚其先人之惡以辭宴，乃繫之（先法明法妙）曰：魯人以為敏。左氏之意，豈不以耦之辭令，魯人之所誇，而非君子之所貴乎？耦之言，少知禮義者皆知賤也。雖當時二三浮薄輩妄相矜衒，然曲阜龜蒙七百里之封，寧無一人知其非者？今概稱

魯人以為敏果哉左氏之論也概稱魯人以為敏是謂魯空國無君子抑不思所謂魯人者誰非爾之僚友乎誰非爾之姻戚乎誰非爾之師長乎一出言而盡置於庸鄙之域倨傲暴慢之氣勃然可掬歸之以不孫不弟之名吾意左氏不能辭也昔吾夫子亦嘗稱魯矣曰魯無君子斯焉取斯是夫子一言而待魯為君子左氏一言而待魯為小人人心之不同如是哉或謂左氏之言魯人特蚩蚩之流耳至於宏達博雅之君子敢名之以魯人哉曰闊達博雅之君子其材雖出人千百等然履魯地啜魯泉食魯粟豈不名之以魯人乎一為君子而皆鄉閭蒙名教不以魯人自命是外父

免而恥與同類也〇夫豈君子之所敢安哉〇吾益見左氏之妄也〇

又公十五年〇宋華耦來盟公與之宴〇辭曰〇君之先臣督得罪于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〇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於亞旅魯人以為敏〇

丘瓊山曰深滑排擊之體

責華耦者只一二語通篇就左氏魯人以為敏一句反覆攻擊其非左氏之罪定則華耦自不得從輕是文字避實擊虛法是論人責備賢者法

孫執升

季文子出莒僕

（東萊論人必究其）魯道衰而權移於季氏，議者徒見其專權之禍，而不見其竊權之（一句）始。（原是識力高大處）蓋由吾讀左氏書至季文子出莒僕之事，然後知季氏竊權之（咬定）在此也。權君之所司也，人臣豈能一旦徒手而奮之哉？必有隙焉，然後能乘之；（立三字作案以令文子之罪）必有名焉，然後能假之；必有術焉，然後能攘之。宣公篡立，大臣未附，國人未信，其權未有所屬。此千載一時之大隙也。（即將三字照明天理瞭然）故因莒僕之事，借其名，闞其術，默收一國之權於掌中，而人不悟，甚矣文子之險且譎也。莒僕弒君竊寶，宣公不惟納之，而又欲封（此段言文子之險且譎）之。是故群臣之所當爭也。文子託去惡之名，改君命而使司寇斥

直是然算無人可破

僕於境外以嘗試宣公意以謂君苟怒我耶則我固可自附於忠

憤愛君之徒君苟聽我耶則魯之大柄自是歸我矣退不失譽進

文子之意如此　此段言文子計

不失權君有從違我無增損其自為計乃知此自古之盜權者皆

出萬全無人可破且反得忠直名而國命已移矣結穴權之肉

覬成而惡敗蓋成則受大福敗則蹈大禍未有如文子之計不幸

在此一語

不成猶不失蹇諤之稱者其為計可謂高出古人之右矣既而宣

公果惑於史克之對終莫能詰一時上下皆為所眩君嘉其直人

誦其忠而不知國命已移於冥冥之中更千百載觀者猶以斥莒

僕為文子之美莫有辨其為竊權之始者嗚呼死諸葛可以走生

仲達死姚崇可以中生張說孰謂既死之文子餘欺遺譎尚能欺

千〇百〇歲〇之〇後〇乎」吾〇詳〇考〇史〇克〇之〇對〇歷〇數〇莒〇僕〇之〇罪〇言〇雖〇指〇僕〇而〇意〇
訖〇宣〇公〇宣〇公〇負〇篡〇弑〇之〇惡〇實〇魯〇之〇僕〇耳〇聞〇克〇之〇言〇其〇類〇能〇無〇洪〇乎〇
克〇內〇則〇陰〇中〇宣〇公〇之〇隱〇以〇脅之〇外則〇盛稱〇父〇子〇之〇功〇以〇誑〇之〇一〇脅〇
一誑捭〇闔箝制真季氏徒也然克之辭〇浮麗夸靡〇學者〇或咀其華
而忘〇其實吾請摘其妄以示之〇克首稱先大夫臧文仲〇教行父事
（摘其妄言以罪之）
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〇弗敢失墜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〇如鷹鸇
之〇逐〇鳥〇雀〇也〇鳴〇呼〇行〇父〇尚〇記〇文〇仲〇之〇教〇乎〇前〇日〇襄〇仲〇之〇難〇嗣〇子〇受〇
（弃〇誅〇文〇仲〇深〇文〇嚴〇新〇子〇玄〇不〇靡〇）
弑〇無〇禮〇於〇君〇孰〇大〇於〇是〇行〇父〇乃〇恬〇若不見者文仲之教何在也不〇
鷹〇鸇〇於〇襄〇仲〇而〇鷹〇鸇〇於〇莒〇僕〇可〇憐〇哉〇克之繆妄甚衆〇姑發其一以

告學者使無惑焉○

文公十八年○公薨○襄仲殺太子惡○及視○而立宣公○○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僕〻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〻〻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境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文子使太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

王鳳洲曰○正論自能服人○

袁中郎曰古今奸臣竊權莫不奉此為妙術即逼求文子而伯恭胸中筆下凜凜自具一春秋矣人但見專權之禍不知竊權之由故不能杜患於始東萊必推出原由以示後世防奸之法文中窮究文子之心嚴察無躲閃處并及史克文仲襄仲君子疾惡之筆莫条其株連

孫執升

宋昭公子武氏族

因韋造語文氣奇化

是非善惡之辯至於子孫而後定宋昭公之無道其子孫豈有措

承語俱用折筆

足之地哉武氏道昭公子為亂雖不克成然搖民心蕩國勢凡三

數年而後已使宋人果憾昭公安能至此彼昭公又何以得此於

此大臣言非昭公能得

民哉君天也民之於君固有不可觧於心者昭公雖無道然嘗託

此乎民之本心自與君有不可觧者情意悲摯

在君位矣君民之間蓋有不膠漆而自固者前日之怨豈民之本

心哉鈇焉鉞焉則怨桁焉楷焉則怨畋焉游焉則怨臺焉囿焉則

怨至於身沒之後鈇鉞弊桁楷朽畋游弛臺囿荒前日之怨宿然

空然墮於渺茫不見蹤跡冰泮則水流塵盡則鑑徹雲散則日明

然去則思來則民始怵惕悽慘追惟疇昔君臣之義見其遺嗣惻怛興憐故奸宄乘之猶足起說羣聽此真民之本心哉惜乎怨在身前思在身後昭公親當今日之怨而不及待後日之思此所以履危亡而莫救於柳不知民心本未嘗忘昭公特奪於殘虐不暇思爾使昭公奮發悔悟改前之為則民將移其身後之思于身前向之鴟鴞皆鸞鳳也向之堇葛皆參朮也向之碪質皆几席也向之讐敵皆姻婭也遷善之門翻手可闢遷治之路舉足可登乃延頸待斃自謂無策愚矣哉

文公十六年宋人弒其君杵臼君無道也十八年宋武氏之族

道昭公子○将奉司城須以作亂○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遂出
武氏之族○宣公三年○武氏之族○以曹師伐宋○
王濟之曰○三本心○揭出若民○一體悽然欲哭可補性善註疏○
無道之君○不可與言理尚可與言情故就民之本心愛君立論○
是○文○生○於情○更○覺○情○生○於文○ 孫執升

宋華元羊斟

〔厚薄二字一篇樞紐却似為大學下轉語〕

天下之情固有厚之而薄〻之而厚者不可不察也子弟與鄉人皆在席觴酒豆肉必先鄉人而後子弟豈人情固厚於疎而薄於親乎〔世情定理〕蓋疎則相責親則相恕其待鄉人物至而情不至所謂厚之而薄者也其待子弟物不至而情至所謂薄之而厚者也〔疏明首二語清空圓實〕凡人情相與至於無間則用之不擇置之不慍予之不辭奪之不憾曠然相期於形骸之外〔側入題理〕夫豈以薄物細故而遽為向背哉華元殺羊食士而其御羊斟不與人皆以為待羊斟之薄吾獨以為待羊斟之厚焉〔如何解〕元之意豈不以斟為吾御哉午矣左執鞭右奉轡旦則偕出

暮則偕入險夷寒暑升降馳驟無不與吾俱相悉已久相信已熟（見其厚不見其薄）（一片至情至公六）今日饗士吾肘腋同體之人豈計一杯羹為輕重姑及疏者遠者可也羊雖不及然親厚之意固已踰百牢而豐五鼎矣斟不知享（享）其意而徒欲享其食忿戾勃興驅車趨敵投華元於死地元待之（意妙）以君子之心斟報之以小人之行非特負元乃負國也謙者或謂（推開一步責以大義讀之可）元御下寡恩以起羊斟之怒吾觀元之為人樂易慈祥之氣溫然（恨）（此段就上意再翻入一層深）可掬其免於囚虜而歸再與斟遇猶慰解勉勞若恐傷其意者彼（斷華元之非薄）尚能恕羊斟於既叛之後豈不能撫羊斟於未交兵之前哉此（文似絕處逢生論褒貶斟酌）吾所以論元之待斟蓋厚而非薄也然元亦不能無罪焉曰與斟

周旋不知其肺腑猶以君子待之一罪也簞食豆羮見於色之人乃與共載二罪也（三罪点不失其厚）情意未孚而遽忽彼我以示無間三罪也明不足以燭姦誠不足以動物何適而不逢禍哉惜乎華元有君子之（掉下一句）資而未嘗學也（便有千句萬句）

宣公二年鄭伐宋華元御之宋師敗績囚華元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華元逃歸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

孫月峰曰掉轉最靈

王鳳洲曰。立意温厚。吐辭侃侃。羊斟不過以食生忿。却加以負國大罪。雖非立篇主意。亦見貪鄙負心人。不可與事君共國。為千古作鑒。其論華元之厚。委曲同至。後擬三罪。乃屬過厚。而非薄道。一褒一貶。豈是偶然。孫執升

楚鬪椒

（高談老識）

物以順至者必以逆觀天下之禍不生於逆而生於順劍楯戈戟未必能敗敵而金繒玉帛每足以滅人之國霜雪霾霧未必能生疾而聲色畋游每足以殞人之軀久矣夫順之生禍也物方順吾意而吾又以順觀之則見其吉而不見其凶溺心縱欲蓋有陷於死亡而不悟者矣至於撥乏紓華寓目昭曠彼以順至我以逆觀（禍之所伏使人惕朕知戒）停筯於大食之時覆觴於劇飲之際惟天下之至明者能之鬪椒（知幾妙法）決後於楚師救鄭晉趙盾乃退師示怯以順還其意而益其疾椒謂趙盾真畏己者憑恃其強肆為悖逆親集矢於其君之車以

覆其宗盾捘之以順而椒不觀之以逆殆非盾之能誤椒蓋椒之（順逆是一補王意故云〻轉頭）
不能察盾也然盾之為謀於難察之中猶有可察者焉豪奴悍婢（此段言趙盾之謀原非難察彼自不能深觀）
寘預狼戾闔室之人畏避之出而詈市人則必奮臂與之鬪蓋其（是喻常讀）
藏行於家而不行於市此殆易曉也椒之駁詰不過能使楚人畏
之爾一出楚境則相視如道路人何為處下之哉況以堂〻之晉
一且相遇卷旆改轅未戰而卻逡巡若有所懼者此理之不當然（言當深察倭下曷觀一注）
也理不當然而然其必有所以然矣椒於此曷不深致其觀乎謂
晉封略不如楚則否謂晉謀臣不如楚則否謂晉兵甲不如楚則（方明說順之為禍只二語）（此喻人似）
否反覆推考莫知其端是殆養戒而納之於禍也牛羊大豕醉於

豢養身日膌而死日近椒亦人爾乃坐受讎歛之豢養自負刀几亦愚矣向使不遇趙盾豈至此極乎曰意在於善凡所遇者皆養吾善之物也在于惡凡所遇者皆養吾惡之物也豈必遇一趙盾哉一雨露也梧檟得之以養其柯條荊棘得之以養其芒刺造物者曷嘗有心厚梧檟之材而稔荊棘之毒欲咸其自養而未有養之者也椒苟意於善則盾雖示弱而養其惡未必不逆覩其詐悚然徵懼而啟改過之門矣盾本將以養其惡椒反資以養其善殆惟恐過盾之不發也

宣公二年晉侵鄭楚鬬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

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於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

人皆喜順境而不知順中有逆〻觀直須有挽回造化之力所以歸結善惡皆在於意則物之順逆不足為禍福且禍者反資以為福造化在手矣此儒者談道之文為人世有用之文　孫執升

楚子問鼎

一夫而抗強敵一言而排大難此衆人之所喜而識者之所憂也〔契語雄渾慷慨〕
楚爲封豕長蛇薦食上國陳師鞠旅觀兵周郊問九鼎之輕重其
勢岌岌若岱華嵩岳將覆而未壓王孫滿獨善爲說辭引天援神〔練句雋甚〕
折其狂僭使楚人卷甲韜戈逡巡自却文昭武穆鐘簴不移瀍水
雒都城闕靡改其再造周室之功實在社稷是故衆人之所同喜〔老揚其却楚之功〕
也夫何憂憂之云者非憂其一時之功也喜在今日而憂在他日〔他日二字薦肯從此發揮〕
也天下之禍不可狃而幸不可恃問鼎大變也國幾亡而祀幾絕〔此下說可憂之故兩柱後面字字照應〕
王孫滿恃辯口以禦之所以楚子退聽者亦幸焉耳周人遂以爲

强楚之亾皦如是。尚畏吾文告而不敢前。異日復有跳梁鐵甸者。政煩一辯士足矣。是狃寇難為常。而其以三寸舌為可恃也。由東遷以來。周之君臣上恬下熙。奄奄㗊無立志。身不見鼙鼓之警。口（此段言周室本弱。又玩於晏安。不能儆懼覆亾。反倖于口舌）不誦板蕩之詩。玩於晏安。浸以媮墮。君子猶意儻遇禍變。庶幾儆（王孫滿為禍之始）懼。改前之為。今三代所傳之大寶。乃敢睥睨𧰼搖。欲以腥膻汙瀆之。侈然有改王改步之意。禍変孰大於此。使王公卿士怵惕祗畏。懷覆亾之虞。則后稷公劉之業。猶有望也。遣王孫滿之說。偶行其（下二開字）君臣相與高枕。遂謂吾舌尚存。寇至何畏。狃其禍而恃其幸開之（便見滿貽禍無窮。發明晏在他日意）者。非滿歟。自是之後。相襲成風。問其治國。則先文華而後德政。問

其禦寇則先辯說而後甲兵問其用人則先威儀而後行實問其交隣則先酬對而後信義内觀其實日薄日頹外觀其辭日新日巧典册紬麗尚如在文武成康之世而形勢陵遲固已若夏桀商紂之朝矣下逮戰國吞噬之際猶用滿之餘策虛張九三八十一萬之數以譎齊左欺右紿自矜淨計一旦秦兵東出辯不能屈說不能下緩頰長喙禁無所施稽首歸罪甘為俘虜始知浮語虛詞果有時而不可恃也晚矣哉故曰王孫滿却楚之功不足償其怠周之罪

宣公三年楚子至雒觀兵於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

問鼎之大小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云云。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王聖俞曰。曲盡周家弱景。可發一概。

丘瓊山曰。初讀疑迂疑刻。殊覺不近人情。然徐繹之則真儒治國規模。已悠然言外矣。

治必有原。亂必有原。等閑數語。便折強楚。豈口舌果是禦跋扈耶。有識者憂其遺禍之無窮。制治未亂。保邦未危。是老成人謀國一段識力。後儒何能道得。孫執升

○楚箴尹克黃（先說謀利計功吾儒不可處冒起文情紆緩）

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吾儒之本指也自謀利計功之說行雖古人之事峻厲卓絕表表然出於常情俗慮之外者莫不以是心量之其為害豈淺鮮哉楚之滅若敖氏也箴尹克黃（便伏謀利計功意）莫其餘裔遠出使於齊幸而漏網是宜委質諸侯以逃其死策無先於此者矣箴尹獨以君命為重明知死地而直赴之（數語表明箴尹之為人一篇之意已見）非審知義命一視生死者豈能之乎」謀利計功者猶曰死地乃生地也犯死以復君命君必以為輕其死而重吾命殆將赦之以勸事君是陽以死結君而陰取生之利也嗚呼是說也乃謀利計功者之心初

非箴尹之心也箴尹之言曰稟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因其言而知其心）
乎由其言以觀其心明粹端直固可對越在天而無愧使有一毫
觀偉之心聞之則心駭聽發必有不可掩者矣箴尹知有君而不（此段提生死之）
知有己知就義而不知就生雖不免於司敗之戮必以死得其所（守於功利之言箴尹非懼死偉宵其心果明）
為幸固瞑目而無憾也豈預期楚子之宥哉死與不死在箴尹本（立意高一層）
無加損向君借箴尹一身之死以塞萬世謀利計功者之口身雖
沒而道則彰矣今適會楚子之寬宥箴尹之心有如白水固不待
辨彼紛紛謀利計功之徒以己度箴尹者殆深可憐也吾嘗深求（結出楚宥箴尹乃為）
其故矣楚子之宥箴尹也非嘉其復命也蓋思子文之治楚也箴

文破前陽以死結陰以生意

尹之宥繫於為子文之後不繫於復命也然則箴尹之歸死豈求生之計耶吾故發之以祈謀利計功者之說

宣公四年楚滅若敖氏令尹子文之孫箴尹克黃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誰獨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

唐荊川曰原箴尹之心何等公平坦易固知他篇之深文奇辭特誅小人於漏網也

王鳳洲曰心聲不可掩二語大得觀人之法

生死人之所重。論人於此際最難。曰一視生死。曰死與不死。在戠尹本無加損。是何等本領。千古人品所係。千古聖賢豪傑講明寔。惟此事。此篇皆據根本發論。若功利之說。特就復命時商量而已。故未語破之。　孫執升

荀林父伯宗

世未有事非而心是者（冒語蝟勢）耆譽共驩者必非信，朋昵驕者必非廉，入許（承明事非心是决無此理）

史者必非正，屠表劉者必非忠，見其事則其心固不問而可知也

事非心是理所無有，亦天下有事是而心非者乎，曰有，赤狄伐晉（春秋為誅心之書，按東萊每論人必心）

圍懷之際，勢方強也，晉侯欲犯其疆，荀林父欲待其衰，林父之策

是也，赤狄酆舒殺伯姬之際，惡已暴也，晉大夫欲縱其暴，伯宗欲（兩是也擊出心非二字，觀三語文勢舒徐甚有）

討其罪，伯宗之策是也，人觀其前，莫不非晉侯而是荀林父，人觀（楊柳）

其後，莫不非晉大夫而是伯宗，孰知二子策雖是而心則非乎，圍（縣晴）

懷之役，林父堅忍以待其衰，是故理之正也，至於所以設謀者則

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蓋也嗚呼是誠何心哉酆舒之事伯宗奮厲欲討其罪是亦理之正也至於所以設謀者則曰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嗚呼是誠何心哉聞君子成人之美矣未聞成人之惡也聞君子懼人之亂矣未聞懼人之治也今林父則養人之惡惟恐其不盈伯宗則幸人之亂惟恐其改處心積慮可謂恐矣此吾所謂事是而心非者也論者安可信其事而畧其心哉人苟心不在於善凡所遇之事曲固曲也直亦曲也邪固邪也正亦邪也仲舒孫弘同以春秋而事武帝者也劉向谷永同奏諫諍而正成帝者也然世皆內仲

舒而外弘右向而左永何邪弘之春秋人所以羞道之者心累其書也井辱秣陵泉貪交廣果誰為之累者井耶泉耶人耶

旁搜曲證　結語風韻

宣公六年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十五年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欲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雋才不如俟之後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雋才雖多奚補焉

王鳳洲曰兩著嗚呼兩束是誠何心感慨嘆息中揭出聖賢正派

以事論心不若以心論事二子事是而心非心非是安得獨是東萊於此鬆一步後却云心不在善直亦曲正亦邪則是心與事非則俱非也前引數人是之非斷然者後引數人尚在是非之際結出累其書且累井累泉心豈可借尚能作一廻護語邪此等文甚是斟酌嚴謹　孫執升

公孫歸父言魯樂

舊國舊都望之悵然遲遲其行者亦聖人去父母國之道也夫思者聖愚之所共公孫歸父懷於魯曷以獨爲晏氏之所譏曰去國而懷者情之正也儀之琴居北而音南舄之吟身楚而聲越是故情之不可觧而仁人君子之所許也因去國之悲然後懷在國之樂曷有居其國而知其樂者乎獸在阱則思壙當其走壙未嘗知壙之樂也鳥在籠則思林當其棲林未嘗知林之樂也歸父方居魯而業業以魯樂告人自非不安其常而嗜其利何緣而知其樂哉岱之山洙之水五父之衢大庭之庫城闕井邑物産土俗弧而

育馬營而嬉馬并而遊馬固非驟見而忽聞胡為而誇語於人耶
日飯稻梁未嘗以告人一得熊蹯牛心之饋則譽其珍歲衣布帛
未嘗以告人一得霧縠文錦之服則譽其美吾是以知歸父之言
暴樂必棄常而嗜利也棄常嗜利乾沒不已雖非晏氏固可措期
而俟其亾矣至樂之地人皆有之惟不能有其樂而樂移於物故
馳騖而忘反權寵之樂勃如也詞華之樂驕如也縠色之樂昏如
也畋游之樂蕩如也是皆隨人之所樂君子之所哀哀之者豈願
憂其禍至哉鴟鴉嗜鼠即且甘帶何等腐臭而忻慕貌感以身償
而不悔是故達者之所甚憐也歸父譽暴樂之時固已可悲矣奚

論事之文與道通

勉其將已哉吾嘗論孔顏之樂矣曰樂在其中者孔子之樂也曰不改其樂者顏子之樂也然而飯也飲也曲肱也非孔子之樂特樂在其中而已簞也瓢也陋巷也非顏子之樂特不改其樂而已意者聖賢之樂果窅然而無物耶彼所謂樂在其中者在之一辭必有所居也彼所謂不改其樂者其之一辭必有所指也居何所居指何所指吾黨盍其繹之

孔顏之樂吾黨之樂是一是二繹何所繹

宣公十四年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言魯樂桓子曰子家其亡乎懷於魯矣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人亦謀己一國謀之何以不亡十八年歸父奔齊

孔顏樂處宋儒言之詳矣歸父何足知此惟不知其樂而以魯
為樂由於棄常者利為君子所哀論聖樂一段精深有味使人
悠然自得文亦風流婉孌致可樂也　孫執升

重訂東萊博議四卷　終

PL
2470
Z6L8
1664